

唐诗

①

鉴赏大典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唐诗鉴赏大典

主编 齐豫生 夏于全

第一卷

编撰委员会

特邀顾问：庞存周

主 编：齐豫生

编 委：夏于全

刘志红

谷 雨

杜新刚

游诗才

黄 勇

焦 康

雷鸣东

章函谷

陈 剑

夏于全

范文勇

朱立春

谭 克

沙 文

陶明俊

陈 滔

张思远

程绍文

许之山

张 桦

欧亚戈

孙 田

陈 剑

蹇凤兰

唐耀东

蒲昭虹

谭 雁

王咏竹

校 勘：艺文堂

排 版：张 丽

乔赫水

前言

中国是一个洋溢着诗韵的国度。诗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上古的“杭育”之声到当代中国五彩纷呈的各种流派的新诗,诗歌始终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没有诗的民族是悲哀的。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唐诗所奏起的伟大乐章无疑是中国诗歌的最强音。唐诗所在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自豪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诗歌更是后人竞相摹仿而又难以企及的诗歌。正如康熙皇帝所言:“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

本部《唐诗鉴赏大典》共收入唐代 182 位诗人的近 1300 首诗,涵括了唐代诗坛各个流派、各种题材、各种体式的诗歌,贯串有唐 300 年历史的始末,既反映了唐诗发展的总体概貌,同时又可让广大读者透过诗歌内容了解有唐 300 年历史。

本书在选裁时,坚持以“诗作质量第一”为标准,不论作者的身份地位、所属政治或文学派别,力图奉献给广大读者一部精品之作。因而本书所选诗歌的作者上至帝王将相、地方官吏,下至市民百姓、凡夫走卒,以至渔樵僧道、宫人艺伎,凡所应有,无所不有,代表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使得本部诗歌鉴赏所反映的内容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部《唐诗鉴赏大典》以李世民《饮马长城窟行》为全书之开篇,这除了考虑“诗作质量第一”之标准外,同时也是为了肯定其开启“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的首倡之功。李世民从十七岁开始即统领千军万马,决胜于两阵之间,扫荡群雄,以九五之尊,君临天下。当其于疆场未靖、戎马倥偬、殚思竭虑之时,亦未尝稍忘文事,召名儒十八人为秦府学士,记述征战生涯,备言创业之艰难;即帝位后,又开科取士、置弘文馆,弘扬文学,深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可不以之润色鸿业,于是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致有“贞观之治”。诗以言志,其于诗歌之创作,亦可谓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形成了沉丽高朗、从容秀发的诗风,声名播及朝野上下,于“风雅之盛”实与有力焉。饮水思源,故论有唐三百年诗歌之盛事,不可不言其首倡之功。另外,对于中唐“大历十才子”的诗歌,本书选取不少,比例甚至超过了国内目前任何一部综合性唐诗鉴赏作品。此举亦是为了正本清源,还历史人物以本来面目。前人认为“大历十才子”的诗歌缺乏盛唐时期的气象,对其一味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颇有微词。其实这是时势所然,况且这种风格上的差异,并不能作为优劣标准等闲视之。风格的多样化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诗的繁荣程度。至于诗歌形式技巧上的探索也是诗歌发展过程中所必需的,以盛唐气象去评判“大历十才子”的诗,确实有削足适履之嫌,这使得“十才子”在诗歌史上和读者心目中的位置与其在当时领导诗坛潮流的地位极不相称。颠倒了的历史应该重新颠倒过来。当然,对于像王维、李白、高适、岑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这样的大家,对其公认的优秀作品,我们是不会轻易

遗漏掉的。

本书鉴赏文章的撰写自始至终体现了“通俗易懂”这一特色。每首诗的鉴赏先是交待其大致背景或主要内容,给读者以总体印象;然后逐句鉴赏,在解释重点词句的基础上,简括其大意,挖掘其语境含义,层层生发,往往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最后总括全诗。我们的编撰宗旨是不仅要尽可能让每一位读者能从总体上读懂每一首诗,而且尽可能让每一位读者从细节上读懂每一首诗。这亦是本部《唐诗鉴赏大典》的最大特色。

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黑龙江大学、渝州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高等院校长期从事古典文学教学及研究的专家学者执笔撰写。年届九十高龄的著名国学大师庞存周先生为此书的编撰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性意见。在此,本书编委会一并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诗无达诂,由于鉴赏者力求以一家之言给广大读者读诗解诗提供一些新视角,由此而导致的某些偏见或疏漏恐怕在所难免。加以唐诗流传下来的版本多,不同版本之间的篇章字句互异性大,虽然我们尽可能地择善而从,但仍恐难以尽如人意。对于本书的不足之处,我们恳请广大读者及文史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以便让我们及时修正,在再版时做得更好。

本书编委会

2001 年 12 月

绪 论

——唐诗发展概论

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古老的文学样式。中国诗歌历经上古歌谣、诗经、楚辞、两汉骚体诗、五七言古诗的孕育和积累，在南北朝及隋代众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实践下，诗歌的体裁、题材及表现技巧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突破，终于在唐代迸发出了最为绚丽多彩的火花。唐诗堪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枝璀璨的奇葩，唐诗所奏响的伟大乐章无疑是中国诗歌的最强音。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唐诗所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更远远地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举凡国家时事、民生疾苦、生产劳动、歌舞艺术、自然山川、绘画、书法、佛道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被收入在了诗人的笔下。这一切便构成了唐诗特有的丰富内涵。

作为一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唐诗的繁盛并非偶然。它深深地植根于时代的土壤，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与时俱进，不断繁荣和发展。依照中国文学史的划分，可把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7世纪初～8世纪初为初唐，8世纪初～8世纪中期为盛唐，8世纪中叶～9世纪初为中唐，9世纪初～10世纪初为晚唐。

7世纪初年，隋朝政治荒败，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分裂山

河,宰割天下。在角逐中李渊父子异军突起,剪灭群雄,一统天下,建立大唐王朝。从太宗、高宗至玄宗,历朝君主都把目光放到边疆,次第征服东西突厥、铁勒、高丽、百济、高昌、龟兹、吐蕃、吐火罗、昭武九姓、吐谷浑、党项等等,维护与巩固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唐代推行“均田制”及其它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促使唐初出现了一百多年的经济高涨,为诗歌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唐代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了相对宽松自由的政策,民风较为开化,国内各民族之间互相融合,国际间的交流也较以往历朝历代更为广泛与频繁。这些都是促使唐文化普遍高涨的重要原因。唐是当时东方最强大的封建国家,社会的阶级基础是庶族地主阶级,唐诗的繁荣也决定于这一阶级力量的勃兴和发展,而唐朝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又恰恰为庶族大开了仕进之门,士族垄断政治被打破。科举设八科选拔人才,进士应试科目为诗赋。“文而优则仕”,诗歌成为庶族进入仕途的捷径。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同时也吸引了部分士族。因而此时的诗人大多是庶族或士族出身的举子,如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杜审言、王维等等。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唐代诗人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他们有的积极跻身于封建统治的上层,但大多数还是沦为下僚,在历经种种不平遭遇后浪迹江湖,心理上比较接近下层,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普通民众,加深了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虽然唐初诗赋多陈腐呆板,但以诗取士的制度,对于重视诗歌的社会风尚之形成,对诗歌艺术经验之积累,还是起了重要作用。

唐初诸帝王公为粉饰自己的文治武功,都颇好吟诗写诗。

太宗置文学馆、设十八学士,承齐梁诗风,经常与一班文学侍臣唱和赋写艳诗、应酬诗,一时间脂粉气、升平气、点缀气弥漫宫中。这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如何对待齐梁诗风,社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沈(佺期)宋(之问)为代表的继承齐梁的诗人;二是以王绩与陈子昂为代表的反对齐梁的诗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的王绩,是唐代最早的诗人。他崇拜阮籍、陶潜,诗风超齐梁而复魏晋。而陈子昂是公然提倡“汉魏风骨”,鄙弃“齐梁间诗”的第一人。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唐书》本传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两个“始”字,证明了陈子昂在唐代诗史上的重要地位。陈子昂在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都表现出鲜明而自觉的革新精神,他在《修竹篇序》中批评齐梁诗歌“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主张恢复《诗经》的风雅传统和建安、正始充实的风骨。体现了诗歌在复古中求革新的主张。王、陈诗风平易率真,自然拔俗,开创了唐五言古诗的新面貌。初唐四杰在形式上继承了齐梁新体而又有所推进,他们批评上官仪为代表的“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键不闻”的宫廷诗风,努力拓展诗歌的题材领域,表现出激越雄浑的基调。

初唐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大事是唐代律诗的成熟。初唐时期的宫体诗人沿袭梁陈诗风的程式作法,促进了新体诗向律诗的演进。在这方面上官仪的诗作颇有影响,一时号为“上官体”,他还在实践创作的基础上,将六朝以来诗歌对仗的方法正式归纳为六对:一是正名对;二是同类对;三是连珠对;四是双声对;五是叠韵对;六是双拟对。这些对仗的规范化虽然是

为写作宫体诗服务,但对发展律诗的对仗技巧也有一定的作用。五律的最后定型,七律的成熟是在武后、中宗时的宫廷诗人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手中最后完成的。沈宋的主要贡献是以他们的诗歌范例,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最后定型的任务。于是当时“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后人也公认“五律自沈宋始可称律”,“七言律滥觞沈宋”。

定型的唐代律诗,利用和发展了齐梁新体诗偶然出现的粘对规则,解决了两个律联之间的平仄关系问题,使一联之间平仄相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一对一粘,错综变化,唐代律诗还确定了四韵八句的形式,规定了中间两联必须对仗;总结出首句可用韵,可不用韵,押平声韵,一韵到底的规则。从此唐诗有了完整的规范,逐渐盛行起来,近体诗和古体诗也有了明确界限。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伴随着帝国的空前强盛,唐代诗歌也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代。一方面诗歌内容充满奋发、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名家纷呈,无论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都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盛唐诗歌创作出现了很有影响的两个流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以孟浩然、王维、储光羲、裴迪、常建、邱为、綦毋潜为代表。他们大都是在个人仕途失意且政治热情减退的情况下,接受佛道思想影响、寄情山水田园的。他们的诗侧重于描绘幽静秀美的自然境界,表现闲淡清远的个人心境。在艺术上则融合陶渊明、谢灵运、谢朓之所长,又有所发展,创造了情景相生,意趣盎然的审美境界,显示出唐代文化多姿多彩的繁荣气象。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之涣、王翰为代表,他们的诗作多写惊心

动魄的军旅生活和绚丽多彩的边塞风光,也集中地表现了唐代士人慷慨任侠的男儿风度和建功边塞的英雄气概。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西师出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的《出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更令人骄傲的是盛唐出现了李白、杜甫二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自小“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但终其一生壮志未酬。其诗今存 990 多首、体裁多样,擅长七言绝句,有很多乐府诗,律诗也不乏佳作,但最能代表其成就的当数七言古诗和五言古诗。李白的诗歌创作中有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充分展示了诗人非凡的抱负,奔放的激情,豪侠的气概,集中代表了盛唐诗歌昂扬奋发的典型音调。李白诗歌想象神奇,变化无端,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太子宾客贺知章因赏识李白诗歌的风采,赞许他为“谪仙人”,后世誉之为“诗仙”,诗风雄奇瑰丽,飘逸不群。

杜甫是唐代盛极而衰这一历史转折时期出现的伟大诗人,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思想,走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道路,但其理想没有获得伸展。目睹唐王朝的种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安史之乱带来的种种灾难,诗人用沉郁顿挫的笔触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系列的生活和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也赢得了“诗史”、“诗圣”的赞誉。杜甫的诗歌现存 1400 多首,不仅在内容上博大精深,而且在艺术方面也“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他能驾驭当时所有的各种诗体,并创造性地发挥了这些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

一位承前启后、影响极为深远的伟大诗人。他的诗歌在题材、内容、诗歌体式和修辞技巧方面,都集前人诗歌传统之大成,并有所创新和发展,并对中晚唐以后众多诗人和诗歌流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中唐时期的诗歌发展无论从内容、题材、风格都进一步多元化,而且诗坛上流派峰起,名人辈出。中唐前期活跃于诗坛的有以钱起、司空曙、卢纶为代表的“大历十才子”和元结、顾况、刘长卿、韦应物等。元结、顾况的诗,延续了杜甫反映民生疾苦,规讽时政的创作道路,又直接开启了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刘长卿擅长五言,号称“五言长城”,他和韦应物的诗歌都颇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十才子”的诗虽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安史之乱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但更多的是抒写个人生活的闲雅情趣以及战乱后的落漠感伤情思,他们在近体诗的形式技巧方面进一步走向圆熟精美、清淡有味的境界。

唐德宗贞元 到唐宪宗元和年间,诗坛上不仅风格各异的流派相继涌现,而且在以前的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等外,又出现了颇具规模的两大诗派:一是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新乐府诗派;一是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险怪诗派。新乐府诗派提倡“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主张诗歌创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因此其创作以通俗易懂见长。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主题明确专一,“首章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下都有小序,阐明写作意图,并在结尾点明主题。语言直切通俗,诗中多有典型的人物和事例,因而其诗通俗易懂,广为流传。元白诗派直接影响到晚唐诗人皮日休、杜荀鹤和聂夷中等。元白之前,王建、张籍、李绅也有不少新乐府诗

作。

韩愈在倡导古文运动的同时,也致力于更新诗风。他的诗继承了李白诗雄奇奔放的气势和杜甫诗体式变化、刻意求新的技巧,并有意在奇崛险怪方面另辟蹊径,自成一家。与韩愈诗风相近,在好奇争险方面各逞其能的诗人还有孟郊、贾岛、李贺、卢仝、刘叉等。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取得了较高成就。

在元白和韩孟诗派外,柳宗元和刘锡也是自成大家的诗人。二人同登进士第,又一同参与永贞革新,同遭贬官,是关系密切的好友,但诗风各异。柳宗元的诗大部分作于贬官永州、柳州时期,内容多写个人离乡去国的悲愤凄楚而又无可奈何的情怀。其叙事、咏史、寓言诗和山水诗也颇具特色。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他的不少诗也抒发了遭贬不遇而又悲愤不平的情思,但笔力刚健,意蕴深远。其咏史怀古诗亦堪称绝唱。民歌〔竹枝词〕〔杨枝词〕系列也取得了很高成就。

晚唐时期,唐王朝江河日下,诗歌创作也点染了浓厚的感伤色彩和衰落气象,杜牧和李商隐是晚唐前期出现的两位杰出诗人,他们与盛唐诗人李白、杜甫前后辉映,被称为“小李杜”。杜牧“苦心为诗”力求“高绝”,其长篇五古在晚唐独树一帜,其《感怀》近似于杜甫《北征》;他所擅长的七言律、绝,俊赏清丽,又感慨深沉;其咏史七绝构思精警,立意高远;其抒情之作更才思俊逸,画面明丽。总体来看,杜牧的诗歌在日趋绚丽的晚唐诗坛,尚能保持明朗峻峭的风格,确不失鹤立鸡群的风范。李商隐是位很有政治抱负,又多才善感的诗人。但其仕途坎坷,壮志未获伸展,潦倒至死。其诗歌内容广泛,有感而发的政治诗在其诗作中占相当比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行

次西郊作一百韵》、《安定城楼》等。爱情诗是其诗歌创作中最有特色的部分,这类诗或名《无题》,或取篇中两字为题,写得感情深挚缠绵,意象朦胧隐曲,造语精美,韵律和谐,这是前人爱情诗所没有达到的艺术境界,《夜雨寄北》、《锦瑟》、《无题》等都是千古绝唱的爱情之作。

在晚唐诗人中,与李商隐最相近的是温庭筠,他的笔触同样浓烈异常而富于色彩变化。他的《春野行》:“草浅浅,春如剪;花压李娘愁,饥蚕欲成茧。”几乎与词难以区别了。

杜荀鹤与皮日休、聂夷中的诗多反映百姓疾苦。如聂夷中的《公子行》:“一行书不读,身封万户侯。”这种人“走马踏杀人,街吏不敢诘”,老百姓之疾苦可想而知。杜荀鹤《山中寡妇》:“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

唐三百年历史结束了,三百年的诗史也随之完结。唐以后,虽然诗人辈出,诗作大量涌出,且不乏名家精品,但从总体上看缺乏唐代诗人及其诗作中的那种情致与灵气,在艺术手法和题材领域上缺乏突破,因而唐以后,诗歌的发展再也没有出现过唐代那种流光溢彩,万里锦绣的局面,后人称诗、引诗多以唐为标准,正如康熙皇帝所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以唐人为标准。”

本书编委会

2001年12月

《唐诗鉴赏大典》总目

第一卷

李世民
上官仪
虞世南
王绩
王梵志
寒山
魏征
王勃
卢照邻
杨炯
骆宾王

苏味道
陈子昂
杜审言
刘希夷
宋之问
郭震
沈佺期
张若虚
张说
张九龄

第二卷

苏颋
张敬忠

孟浩然
丘为

綦毋潜

王之涣

李颀

贺知章

祖咏

崔曙

张旭

王湾

王翰

储光羲

崔颢

王昌龄

张巡

第三卷

王维

高适

裴迪

第四卷

李白

第五卷

杜甫

第六卷

常建

李华

刘方平

岑参

民歌

天宝宫人

李隆基

张志和

元结

孟云卿

张继

苏涣

张谓

万楚

钱起

郎士元

第七卷

贾至

严武

李端

于良史

崔护

韩翃

耿伟

皇甫冉

刘昫虚

刘长卿

刘晏

柳宗庸

戴叔伦

韦应物

张潮

戎昱

卫象

司空曙

第八卷

崔峒

苗发

吉中孚

夏侯审

皎然

卢纶

冷朝阳

于鹄

胡令能

李约

顾况

李贺

柳宗元

第九卷

吕温	袁高
孟郊	张籍
杨巨源	王建
武元衡	权德舆
张仲素	施肩吾
陈羽	元稹
令狐楚	薛涛
韩愈	刘采春
李益	卢仝

第十卷

刘叉	韩琬
刘禹锡	刘皂
皇甫松	李绅
贾岛	白居易

第十一卷

坎曼尔	杜牧
张碧	李敬芳
李德裕	许浑
张祜	杨敬之
朱庆馀	李涉
雍陶	姚合

项斯

郑畋

温庭筠

薛逢

李商隐

金昌绪

贯休

第十二卷

葛鸦儿

聂夷中

赵嘏

司空图

马戴

钱珣

张乔

章碣

李群玉

曹松

刘驾

崔道融

刘沧

秦韬玉

司马札

唐彦谦

崔珣

杜荀鹤

曹邺

来鹄

李频

高骈

薛能

罗隐

于濬

韦庄

汪遵

陈陶

张孜

郑谷

皮日休

崔涂

陆龟蒙

黄滔

黄巢

韩偓

方干

吴融

周昙

颜仁郁

谭用之

郑遨

孟宾于

张泌

蒋贻恭

花蕊夫人徐氏

无名氏

第一卷卷目

李世民	(1)
上官仪	(9)
虞世南	(14)
王绩	(17)
王梵志	(23)
寒山	(26)
魏征	(29)
王勃	(35)
卢照邻	(51)
杨炯	(76)
骆宾王	(80)
苏味道	(133)
陈子昂	(136)
杜审言	(192)
刘希夷	(199)
宋之问	(204)
郭震	(212)
沈佺期	(217)

张若虚	(224)
张说	(231)
张九龄	(236)

第一卷目录

李世民

《饮马长城窟行》(塞外悲风切) (1)

《春日玄武门宴群臣》(韶光开令序) (5)

上官仪

《入朝洛堤步月》(脉脉广川流) (9)

《王昭君》(玉关春色晚) (11)

虞世南

《蝉》(垂绥饮清露) (14)

王绩

《野望》(东皋薄暮望) (17)

《秋夜喜遇王处士》(北场芸藿罢) (21)

王梵志

《吾富有钱时》(吾富有钱时) (23)

寒山

《杳杳寒山道》(杳杳寒山道) (26)

魏征

《述怀》(中原初逐鹿) (29)

王勃

《采莲曲》(采莲归,绿水芙蓉衣) (36)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 (41)

《滕王阁》(滕王高阁临江渚) (43)

《咏风》(肃肃凉风生) (46)

《山中》(长江悲已滞) (48)

卢照邻

《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 (51)

《咏史》二首 (63)

(季生昔未达) (63)

(昔有平陵男) (66)

《结客少年行》(长安重游侠) (69)

《望宅中树有所思》(我家有庭树) (73)

杨炯

《从军行》(烽火照西京) (76)

骆宾王

《至分水戍》(行役总离忧) (80)

《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边烽惊榆塞) (82)

《从军行》(平生一顾重) (84)

《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促驾逾三水) (86)

《夕次蒲类津》(二庭归望断) (91)

《晚度天山有怀京邑》(忽上天山望) (93)

《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庭) (96)

《边庭落日》(紫塞流沙北) (100)

《在军中赠先还知己》(蓬转俱行役) (104)

《久戍边城有怀京邑》(扰扰风尘地)	(106)
《从军中行路难》(君不见封狐雄虺自成群)	(116)
《宿温城望军营》(虏地寒胶折)	(124)
《边夜有怀》(汉地行逾远)	(127)
《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	(130)
苏味道	
《正月十五日夜》(火树银花合)	(133)
陈子昂	
《感遇》	(136)
(兰若生春夏)	(137)
(苍苍丁零塞)	(138)
(乐羊为魏将)	(140)
(圣人不利己)	(142)
(翡翠巢南海)	(144)
(丁亥岁云暮)	(147)
(朔风吹海树)	(150)
(本为贵公子)	(152)
(朝入云中郡)	(155)
《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峡口大漠南)	(157)
《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孟秋首归路) ...	(160)
《晚次乐乡县》(故乡杳无际)	(164)
《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	(166)
《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忽闻天上将)	(168)

《东征答朝臣相送》(平生白云意) (171)

《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蓟楼望燕国)
..... (173)

《答韩使同在边》(汉家失中策) (176)

《燕昭王》(南登碣石馆) (180)

《春夜别友人》(银烛吐青烟) (183)

《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 (185)

《送别出塞》(平生闻高义) (188)

杜审言

《赠苏馆书记》(知君书记本翩翩) (192)

《登襄阳城》(旅客三秋至) (194)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 (196)

刘希夷

《代悲白头翁》(洛阳城东桃李花) (199)

宋之问

《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 (204)

《题大庾岭北驿》(阳月南飞雁) (206)

《灵隐寺》(鹫岭郁岧峣) (208)

郭震

《古剑篇》(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 (212)

沈佺期

《杂诗》(闻道黄龙戍) (217)

《独不见》(卢家少妇郁金香) (219)

《夜宿七盘岭》(独游千里外) (222)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 (224)

张说

《蜀道后期》(客心争日月) (231)

《送梁六自洞庭山》(巴陵一望洞庭秋) (233)

张九龄

《答陆澧》(松叶堪为酒) (236)

《湖口望庐山瀑布》(万丈红泉落) (238)

《归燕诗》(海燕虽微眇) (241)

《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 (243)

《感遇》(兰叶春葳蕤) (246)

(孤鸿海上来) (249)

(江南有丹橘) (251)

李世民

李世民，即唐太宗，唐高祖李渊次子，聪明英武。贞观之治，庶几成康，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而锐情经术，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论典籍，杂以文咏。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诗笔草隶，卓越前古。至于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焉。在位二十四年，谥曰文。集四十卷。

饮马长城窟行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
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

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
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

行，古诗的一种体裁。王灼《碧鸡漫志》卷一：“故乐府中有歌有谣，有吟有引，有行有曲。”唐太宗李世民的文治武功是封建帝王中最为人们称道者。《旧唐书·太宗本纪》里赞曰：“……贞观之风，至今歌咏。”其文治武功可想而知。又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载：“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唐太宗勤于创作，并逐渐形成了秀丽、勃发、沉渊而明丽、高亢而爽朗的文风，直至开启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在这首诗中，诗人描写了边疆的凄迷、旷远之景；为保卫疆土，诗人奋而率兵出征；之后犁庭扫穴，消弥边患，充满了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自信和自豪。诗中所表现的塞外悲壮之景，出征奋然之情，立功慷慨之意，在此后的陈子昂、高适、王昌龄、李白等人所创作的边塞诗中屡有表现，多方阐发。因而此诗堪称唐代边塞诗的滥觞之作，有启迪一代文风的重大意义。

“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切，凄切；交河，北方河名。句意为：塞外，寒风悲鸣，十分凄切，交河上，严冰封冻了河道。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所载，太宗平定宋金刚之乱时，于“(武德)二年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履冰而渡之，……”可见诗中所描写的悲壮之景当是诗人亲眼所

见,想必此诗亦是濡笔马上而作。

“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瀚海,沙漠;波,沙丘起伏状。句意为:广袤的沙漠上,沙丘连绵不断;阴山上千里雪覆。此联进一步写塞外之景,壮阔迷茫,渲染了一种壮烈豪迈之情。其眼光,其气度,真有指点江山,总揽环宇之势,这一点是此后的许多诗人都难以企及的。

“迥戍危烽火,层峦引高节。”迥戍,远方的边戍;高节,旗帜。句意为:烽火中传来了远方的紧急军情,我于是挥兵远赴边疆,一路上层叠的山峦引导着我的旗帜。此二句点明为救边而出征,军队沿着山路前行,仿佛是山引领着队伍,意即此战很得天时,必将获胜。

“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句意为:风儿轻轻地吹起旗帜,我们挥师出长城而饮水放马。马是古代战争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到某处饮马,意即对某处用兵,占领某地。长城自秦始皇连结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守御工事,诗人敢于为前人所不敢为,兵出长城,争雄天下,其傲视环宇的胸怀确实令后人追慕不已。这两句点明了题中驰骋宇内,以天下为牧场之意。

“寒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朔吹,北风。句意为:寒冷的沙漠上,骑兵过处,迹印连绵;凛冽的北风阻隔了边塞的噪杂之声。这是写进军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

“胡尘清玉塞,羌笛韵金钲。”玉塞,玉门关;金钲,锣声。句意为:玉门关一带,胡人入侵的嚣尘已经消逝,羌人们正吹着笛子,敲着金钲,载歌载舞。意指大军所指蛮夷慑服,边境一带很快呈现出一片祥和、安宁的和平气象。而且

并非倚仗武力,更多的是以德感召,所以使羌人载歌载舞心悦诚服。《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可见在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太宗是做得很成功的,从这两句诗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绝漠干戈戢,车徒振原隰。”绝漠,大漠;干戈,指武器;戢,收藏;原隰,原野。句意为:大漠之上,武器收藏,车仗过处,原野为之震动。意即,平夷战祸后,军队凯旋,所到之处,群情振奋。所谓“吊民伐罪”,正义的战争,人民从来都是支持的。

“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龙堆,即白龙堆,今新疆库穆塔格沙漠。句意为:都尉从龙堆返回,将军们从马邑凯旋而归。这两句是互文见义,称述得胜还朝,所用地名都是边塞一带,给人以真实感,此后的边塞诗也常用这种手法,罗列多个边关地名,虽然这些地区往往与诗中的事件并无关联,而且地名之间也常常不具有确定的逻辑关系。

“扬麾氛雾静,纪石功名立。”纪石,刻石纪功。句意为:旗帜飘扬,云雾弥漫的氛围因之消歇,将士们功勋卓著,应该把他们的功绩刻在石头上,永远流传后世。这里运用了象征手法,“扬麾”指唐军旗帜鲜明地出战;“氛雾”形容外敌入侵,一片纷扰之状。这是对将士们的称述,也是勉励将士们努力作战以名垂千古,同时也是自勉。

“荒裔一戎衣,灵台凯歌入。”荒裔,边荒;戎衣,战士;灵台,周代台名。《后汉书·桓谭传》:“其后有诏会议灵台所处。”《三国志·魏书·王朗传》注:“明堂所以祀上帝,灵

台所以观天文。”这里指代朝廷。句意为：边远、荒凉之地只需一介之士戍守，朝廷中已有凯歌高奏。意即大唐王朝，威镇四夷，只需很少的守兵，就可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李唐全盛时，的确如这两句所描述的那样，边境安宁，四境宾服。

全诗立意高远，言辞从容，层次分明，音韵优美，达到了艺术手段与个中立意的高度统一，一扫六朝以来的绮靡和宫廷诗的艳丽，堪称唐诗的辟荒之作。所谓“要给人一杯水，自己先得有一桶水”，太宗正是以其高超的文艺才华，身处九五至尊，而力倡文学，遂有唐诗这一中华文坛之高峰的横空出世。老子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太宗正是身体力行，以雍容、淳厚的诗风进而推行其从善如流的政治，终于成就大唐伟业，光耀华夏，堪与古人“鼓琴而治”相媲美。

夏于全 范文勇

春日玄武门宴群臣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
紫庭文珮满，丹墀袞绂连。
九夷箠瑶席，五狄列琼筵。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

清尊浮绿醕，雅曲韵朱弦。
粤余君万国，还渐抚八埏。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

玄武门在唐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地方，《旧唐书·太宗本纪》：“（武德）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等于玄武门诛之。”《旧唐书·玄宗本纪》载玄宗夷平韦后之乱，也是“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可见玄武门是唐代政治漩涡的一个中心，太宗于此大宴群臣，又会是怎样一番情形呢？这首诗记叙了宴会上群臣毕集，九夷咸至的盛大场面，会中的一切是那么的华贵、典雅又丝毫不奢侈、铺张，尽显泱泱大国的气度。诗中还表达了克己复礼、求贤安邦的强烈愿望，亦是远见卓识。

“韶光开令序，淑气动芳年。”令序，美好的节气；淑气，和美之气。句意为：美好的时光开启美好的节气，和美之气筑就和美的年景。这里通过写时光美好、节气祥和、年景兴盛来喻指大唐王朝渐入佳境，四邻和睦，人民幸福，所以这场宴会也是和美兴盛的。开篇汪洋大度，极有天子气魄，这一点，令后来几乎所有描写欢会的诗作都难以望其项背。

“驻辇华林侧，高宴柏梁前。”辇，车名，用人推挽的车，秦以前，卿大夫皆可乘辇，秦以后，唯天子才得乘辇；柏梁，汉代宫名。句意为：我在华林之侧停下车子，在皇宫前大宴群臣。在大好形势下，缓缓道明欢宴之缘由，极具雍容气度。

“紫庭文珮满，丹墀袞绂连。”紫庭，宫殿，因紫色代表华贵，故名；丹墀，红色的阶梯；袞绂，华美的官服。句意为：宫殿里站满了佩带着精美玉珮的官员，红色的阶梯上也是身着华丽官服接踵摩肩的大臣。意即宴会的所在轩昂华美，与会的官员们人数众多，气度深阔。

“九夷箎瑶席，五狄列琼筵。”箎，齐，齐排；九夷、五狄，泛指少数民族。句意为：各少数民族也有代表列席盛会。可见这场宴会还有举国同乐、教化蛮夷之意，既是向归顺民族显示恩宠、礼遇有加，也是展示天朝上国的宽容大度，使其感佩服从。

“娱宾歌湛露，广乐奏钧天。”湛露，诗经篇名，喻君主恩泽；钧天，仙乐。句意为：歌手们高唱《湛露》之歌以欢娱宾客，乐队奏响广阔、华美的仙乐以祥和气氛。此联形容宴会盛况，喻指皇恩浩荡，令在座之人如坐春风。

“清尊浮绿醕，雅曲韵朱弦。”醕，美酒。句意为：洁净的酒杯盛满了泛着绿色光泽的美酒，朱红的弦琴奏响高雅的曲子。此联进一步写国宴中高贵、雅致的器具、饮食、娱乐，令人叹为观止。

“粤余君万国，还渐抚八埏。”粤，语气助词，用于句首或句中；八埏，八方。句意为：如今啊，我君临万国，还应进一步抚慰八方民众。这是太宗对宴会的总结，在宴会上，百官列坐，四夷来朝，充分体现了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气派；但同时唐太宗还能意识到现在这样还是不够的，要提高警惕，勤于政事，这样才能使国家日趋繁荣。太宗亲眼看到隋的兴亡，给他刺激很大，对骄奢而亡国有着深刻的认识，故

而能时刻警醒自己。

“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句意为：我谦虚谨慎，孜孜以求贤才，这样差不多能保证国家的繁荣、稳固吧。太宗没有在这大宴上骄傲自满，反而提醒自己要以求贤为务，在千古帝王中，确是十分难得。

《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这首诗中，唐太宗描写了春日在玄武门的一次国宴，体现了大唐的昌盛、官员的贤能，四夷的宾服，同时还体现了他能在身处盛会时想到时刻戒骄戒躁，以礼贤下士为务勤政治国的精神。真可谓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其能名垂千古确非幸致。

夏于全 范文勇

上官仪

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人。贞观初，擢进士第，召授弘文馆直学士，迁秘书郎。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仪工诗，其词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集三十卷。

入朝洛堤步月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
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

刘 餗《隋唐嘉话》：唐高宗时，“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云云，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洛水，源出陕西华山南麓，流经洛阳，后入黄河。这首诗写的就是诗人在驱马上朝经过洛水河堤时的见闻观感。

“脉脉广川流”，脉脉，原义指凝视的样子，此处用以形容水流的悠远绵长状；广川，指洛水。句意为：洛水悠远绵长，流向远方，流淌着安详、平静之美。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唐朝进入了国泰民安的盛世时期，国家安定，人民和乐，一切都像这洛水一样安详、从容。诗人也希望这样的太平盛世能如这洛水一样绵延不绝。诗人面对这水流，心境平和，眼界遥远，心旷神怡。

“驱马历长洲”，长洲，指洛堤。句意为：我打马经过长长的洛堤。此时诗人身居高位，君主对之言听计从，因而志得意满，昂首阔步，对即将开始的早朝充满自信与向往。诗人这一轻快地打马过洛堤与“春风得意马蹄疾”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诗人更显雍容华贵，从容不迫，内心虽然得意，但外表平静，举止安详，颇有辅弼大臣之风度。

“鹊飞山月曙”，月曙，即曙月，晓月，残月。句意为：鹊儿惊飞，划过晓月之影。意即残月低垂，惊鹊凌空飞起，在诗人的视野中正好是黑色的鹊影衬托出朦胧的淡月之美，笔致可谓细致入微、穷形尽象。这是从视觉的角度描写这清凉安适的晨景。

“蝉噪野风秋”句意为：初秋时节，野外清风吹拂，蝉鸣之声，一片噪杂。所谓“蝉噪林愈静”，这一片蝉鸣更增清晨的静谧，而这一抹清风也更增晨景的凉爽。一切都是那么的恬淡闲适，令人惬意。

全诗精于筹划，巧于抉择，各种自然景观妙加组合，气度从容，颇见一个执掌一代文栖的大臣风度。全诗在创作

手法上极见功力,但在意境与思想深度上却略嫌单薄。

范文勇

王昭君

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
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
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
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

王昭君,古代四大美人之一。据说,汉元帝命毛延寿为后宫妃姬绘制图像。每召幸后妃,先看图像而后决定。众宫妃为求画得漂亮,纷纷贿赂毛延寿,唯王昭君不肯贿赂,而被画得很丑,因此始终未被元帝召见。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廷求和亲时,王昭君请行。临行,元帝召见昭君,发现她的容貌为后宫第一,后悔不及,杀毛延寿。关于昭君出嫁西域之事,《汉书·帝妃第九》载为:“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列传第六十四下》则有载:“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昭君赐单于。”这首诗吟咏的正是这位身赴异域,颇有几分悲剧色彩,又颇有几分英雄气概的王昭君对家乡的思念。诗中言辞婉约柔媚,字斟字酌,生动地表达了女主人公几多哀怨、几多无奈的思想感情。

“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玉关，即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北；金河，古地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句意为：春日里，玉门关一带，天色已晚，这金河地区离家乡应有几千里的路途吧！意指王昭君幽居异域的帐篷之内，面对这即将到来的春夜，思念着远处的家乡。诗人选取“玉关”、“金河”这两个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异域地名，截取“春色晚”这一时间，再把“路几千”点明，使昭君的思乡之态、思乡之情恍然可以亲眼目睹，可以亲身感受，可见诗人对此情此景的渲染极具匠心。

“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桂条，桂树的枝条。传说月圆之时，可以看见月中桂树，故此句中以“桂条”指代明月；柳花，即柳絮，暗指《折杨柳》之曲。句意为：明月之下，抚琴而奏悲音；柳絮纷飞，吹笛而发怨声。意即，对着团圆的月亮，昭君却无由与家人团聚，只能抚琴以寄哀思，吹《折杨柳》之曲，以抒幽怨之情。“柳花”既是指柳絮，以表明节气，也是指流行于塞外、以哀怨而著称的《折杨柳》古曲。这种双关的手法亦是诗人匠心独运之处。

“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月，古代妇女梳妆时的一种月形饰物；鬓蝉，即蝉鬓，古代妇女发式的一种。句意为：浓雾掩映着正用于梳妆的月形饰物，清风掠起了蝉翼状的发鬓。此联描写昭君梳妆时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样子，可见其思乡之切。“掩”、“惊”二字，运用了拟人手法，仿佛雾与风也能感受到这一苦命女子心中的哀愁，萦绕在她周围，仿佛是在同情她，又仿佛是在安慰她。这种朦胧之中，昭君的美艳更加令人向往，可她的不幸亦更加令人叹惜、

同情。

“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缄，封闭。句意为：封好书信等待那回转的使节，思乡的眼泪啊，已经在那飘浮着白云的天空下哭干了。山路远隔，遥不知“几千”里，只能候“还使”，才能一通音讯，这是多么无奈，痛苦之时，亦只能面对蓝天白云哭泣。

据《旧唐书·列传第三十》所载：“上官仪，……本以词采自达，工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这首哀怨动人的诗篇即是“上官体”的代表之作。它对于诗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的探索，是对自己所奉行的一整套创作体例的实践，很难讲本身有多少真情实感可言。这种文体继承了六朝宫体诗的浮靡之风，因而为大多数唐代著名诗人所极力反对。但作为一个纯文学道路的实践者来说，诗人的成就还是极高的。他所代表的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后人不宜完全否定。所谓“百花齐放”，不妨求同存异，“择其善者而从之。”

范文勇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余姚人。沉静寡欲，精思读书，至累旬不盥栉。文章婉缦，见称于仆射徐陵，由是有名。在隋，官秘书郎，十年不徙。入唐，为秦府记室参军，迁太子中舍人。太宗践祚，历弘文馆学士、秘书监。卒谥文懿。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手诏魏王泰曰：“世南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集三十卷。

蝉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古人认为蝉栖于高树，餐风饮露，所以把它看成是高洁的象征。这首咏物诗在歌颂蝉的同时，也以蝉自喻，以蝉自励。诗人抓住蝉的声音特点巧加刻画，表达了人应该坚守志行的高洁，严于律己，时刻努力加强自身修养的处世

道理。诗文象征巧妙,笔墨集中,观点鲜明。

“垂绥饮清露”,绥,蝉喙。句意为:蝉垂下喙,吮吸清凉的露水。这是诗人描写蝉饮食的情形。“垂绥”,样子谦虚谨慎,谦恭自持,这也是诗人自己的处事原则;“饮清露”,喻指吸纳美好精良的事物,如圣贤之言等。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二》载:“世南性沉静寡欲,笃志勤学……”这与诗中诗人所歌颂的蝉所包含的处世之道几近吻合。可见诗人是这么倡导的,也是这么身体力行的。对于诗中的蝉而言,正因为它善于“饮清露”善于吸纳天地精华,因而能发出下文中所描绘的诸般美妙、高亢的清音。

“流响出疏桐”,桐,梧桐,《诗经·邶风·定之方中》:“其桐其椅,其实离离。”句意为:连续、绵延、清越的声响从疏落的梧桐树的枝叶中传出。“流”字,形容蝉的鸣叫之声有如泉流一般,连绵不断,平和清新。诗人在称述蝉声奇妙的同时亦喻指一个人在加强自身修养后,他的美名自然会

为人们所传播,而且永远为世人惦念,永垂不朽。

“居高声自远”,句意为:蝉身居高树,声音自然能传得很远。这是诗人对蝉声为何能“流响”而出,声闻遥远的解释。喻指人只有品格高尚,才能卓越,其声名才能传播得很远,言外之意即是:人一定要努力加强自身修养。

“非是藉秋风”,句意为:并不是凭借秋风的吹送。“秋风”又常为诗人呼作“长风”,因其遒劲绵延,不绝如缕。这里象征着外界的扶持与推动。诗人在此句中对此加以否定,强调“声自远”根基于“居高”,意即只有保持自身的志行高洁并且勤于修身,才能真正名播后代,流芳百世。

诗人的一生极为坎坷,先是在陈国任职,后隋灭陈,与其兄虞世基一同到了长安,“大业初,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后,被挟持至聊城,“又陷于窦建德,伪授黄门侍郎。”“太宗灭建德,引为秦府参军。”此后一直辅佐李世民,逐渐位高爵显,死后“敕图其形于凌烟阁。”可见诗人一生,始终坚持正道而行,在纷纭乱世,谨身守持,如履薄冰,终于得逢明主,成就美名。这首诗,即是诗人勤于自勉的写照。

范文勇

王 绩

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文中子之弟。隋末，授秘书省正字，不乐在朝，求为六合丞，嗜酒不任事，寻还乡里。唐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革死，弃官归东皋著书，号东皋子。集五卷

野 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地的清幽之景。诗人放眼四眺，只见一派秋色环绕，恬静安详。全诗言辞自然流畅，风格朴素清新，在初唐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之作。对于革除

六朝陋习,开创唐诗新风有着重要的意义。王绩是王勃的叔祖父,其在诗作上的成就直接对王勃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皋,山边;东皋,据说诗人渡河还家,游北山东皋,著书自号东皋子;薄,迫近;徙倚,徘徊;依,归依。句意为:傍晚时分,我在山的东边,惆怅地远望;我在田野上徘徊,不知道将归依何处。诗人开篇点题,申明在野外四望时,心情是迷茫彷徨的。诗人因嗜酒而被弹劾去官,归隐乡野,心中因而常怀压抑愤郁之气,却又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因而常常有这种孤立无依的落寞之感。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句意为:眼前的树木一棵棵都是秋色斑斓,远处连绵的山坡,只有落日的余晖斜照其上。诗人以孤独的身心来体悟秋景,映入眼帘的也是一派萧瑟之状。“树树”、“山山”的叠词运用让人强烈地感到,每一棵树、每一座山都沉浸在迷茫的秋日里,诗人也为这浓郁的凄清、空落的氛围所层层包裹难以自拔。

“牧童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句意为:放牧的童子赶着牛犊回家去了,打猎的人也骑着马满载着猎获的禽鸟归来。牧童与猎人都度过了充实的一天,并满载而归,可是诗人呢?诗人徘徊了一整天,仍然找不到自己的依凭,找不到自己的归宿。这是以他人欢快回家的美好景象反衬自己的哀伤、怅惋。其笔下的山村气息,平静祥和,令人向往。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采薇,指伯夷、叔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典故。《诗经·召南·草虫》有:“陟彼山

南,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之句。句意为:放眼望去,都没有相识之人,长声放歌中,心中怀有采薇而食的郁愤之情。全诗开篇之时,诗人身隐于野,因而眼之所见尽是山野的迷茫,此时更是连心灵都已专注于草莽,无意于市朝,于是恍如与世隔绝之人一般,放眼望去,竟然一个人都不认识了,这种心境与隐居首阳的伯夷、叔齐相去不远,因而诗人很自然地加以自比。

全诗先写身处东皋,心境孤单无依;在此心境下,诗人眼中亦满是肃杀秋景,更增苦闷之情;随即见到他人的欢喜归去,自己却仍是杳无所归,此时的凄凉、哀伤又更进一层;最后诗人已是心如死灰,完全置身世外,倘若还有一股愤郁之情的话,那也只能促使诗人更加的消极遁世。全诗恰如一片秋日的枯叶,脉络清晰,色彩黯淡,震撼人心。

范文勇

《野望》王绩

——〔清〕马骥

秋夜喜遇王处士

北场芸藿罢，东皋刈黍归。
相逢秋月满，更值夜萤飞。

王处士，一位与诗人一起隐居的友人。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二》载，“绩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这首诗记叙的就是诗人躬耕于东皋时的田园生活的情趣。诗人以恬淡、遁世之心面对这恬静的秋景和淳朴的田园劳作，感到无比的充实、自由，欣欣然而有志得意满之感。

“北场芸藿罢”，芸，锄草；藿，豆类作物的叶子，此指豆类植物。句意为：我在北边的田地里为豆子锄完了草。诗人以极为朴实的言辞，白描般地叙述自己的劳作，颇有达人知命，安贫乐道之意。

“东皋刈黍归”，刈，割；黍，黍子，一年生草本植物，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句意为：我在东边的山下割完黍子回来。这是诗人劳作的另一个场面，诗人絮絮道来，颇有山野气息，笔致随意，不拘形迹。

“相逢秋月满”，句意为：我们在秋日满月之时相逢。意即两人都是劳作而归，披星戴月而回，于是在月光下相遇。可见在丰收的秋天，劳作亦倍加艰辛，但收获的喜悦却使

他们忘却疲劳,反而更觉此时的满月之景别有一番趣味。

“更值夜萤飞”,句意为:更何况,正值夜里萤火虫纷飞之时。此时的萤火虫也仿佛很善解人意,刻意为晚归的诗人点缀了几许盎然秋趣。

纪昀称赞王绩的诗:“气格遒健,皆能涤初唐俳偶板滞之习,置之开元、天宝间,弗能别也。”意即其诗格调高远,已颇具盛唐诗作的气象。且看这首诗,首先在选材上,是为顺手拈来,取诸生活,有一股水淋淋的盎然生机,令人耳目一新;在写作手法上,笔致灵巧,如话家常,在不事雕琢的言辞中,田园生活的悠然情致已印入读者心底。在意境上,田园之美、劳作之乐溢满诗篇,直追陶潜诸篇。纪昀的评价是恰如其分。

范文勇

王梵志

(? —670?)僧人。原名梵天，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人。其诗语言浅近，大半类于佛家偈语。集已佚，唐宋诗话、笔记及敦煌残卷中尚保存若干诗篇。

吾富有钱时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
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
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
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
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
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
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
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

原诗并无标题，此以首句为题目。这首诗描绘了凡俗之中，妻子儿女对待有钱、无钱之时的“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揭露了世态的炎凉，讽刺了一心为钱的为人态度。言语直白，宛如民歌，用词真切，刻画入木三分，平浅的言辞中，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妇儿，妻子、儿女。句意为：我境况富裕，有很多钱的时候，妻子、儿女都待我非常好。这是概言“妇儿”对我“有钱”时的态度，即“看我好”。这两句引领下文，是诗章前半部分之纲，出语朴实、平易近人，极有亲和力。

“吾若脱衣裳，与吾叠袍袄。”句意为：如果我脱下衣裳，他们就会争着帮我把它们叠好。这是具体阐发“看我好”的一个方面，极力呵护，唯恐不顺心，其谄媚之态可笑可鄙。

“吾出经求去，送吾即上道。”经求，经营求财。句意为：我如果出门去经营求财，他们就会殷勤地送我，直到大路上。可见妇儿们极其希望我能发财，对我去“经求”十分欣赏。其贪婪之情状真是栩栩如生。

“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将，携。句意为：我带着钱进入家门，他们见到我马上满脸堆笑。真是媚态可掬，丝毫不加掩饰，其嘴脸可悲、可厌。

“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句意为：像白鸽一样盘旋在我的周围，像鹦鹉一样一呼百喏。意即他们看我又带钱回来，于是百般巴结，百依百顺。目的当然是把钱掏走，于是周旋身边，喋喋不休，理由层出不穷。

“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邂逅，偶尔碰上；貌哨，脸色难看。句意为：有时我偶然暂时贫穷，他们看到我就不给我好脸色看。此时的横眉相向与前文的“看我好”形成鲜明对比。截然不同的态度，只是因为前富后贫，世态反复，人情淡薄，可见一斑。

“人有七贫时，七富还相报。”七，虚指多次。句意为：人有多次贫困的时候，也还有多次富裕的时候以相报偿。意即人生贫富反复不定，大部分人都目光短浅，看不到这种变化。

“图财不顾人，且看来时道。”句意为：如果光只图钱财而不顾念亲人，那就等着看来时的报应吧。意即只顾钱不顾人终究会被人厌弃，落得可悲的下场。

全诗是生活经验的总结，是一种深刻思索后的提炼，笔致辛辣，讽刺强烈。诗人先写有钱之时，妻子、儿女趋之若鹜的态度，随后点出，一旦贫穷，则将被弃如敝屣，立刻横眉相向。两相对比，那种追逐金钱，毫无情感可言的可耻嘴脸便跃然纸上；诗人还进一步看到了人生起落变化不定，告诫人们不可两眼只盯着钱财，并以佛家的“报应”作为警诫。这首诗是通俗派社会宣教诗人所创作的典范之作。其诗篇直面世情，絮絮解说，谆谆教诲；题材独特，取诸生活；形式自由活泼，因意而生，因情而止，不拘一格。常于戏谑之中暗含规劝，于坦率、直白中表露哲理，有时近乎佛偈。这种形式被称为“梵志体”，略后的寒山、拾得继其余波，自成一派。

寒 山

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以桦皮为冠，布裘弊履。或长廊唱咏，或村墅歌啸，人莫识之。闾丘胤宦丹丘，临行，遇丰干师，言从天台来。闾丘问彼地有何贤堪师，师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贤。在国清寺库院厨中著火。”闾丘到官三日，亲往寺中。见二人，便礼拜。二人大笑曰：“丰干饶舌，阿弥不识，礼我何为？”即走出寺，归寒岩。寒山子入穴而去，其穴自合。尝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屋壁所写文句三百余首。

杳杳寒山道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

杳杳，幽暗状；寒山，天台始丰县（今浙江天台县西）有

寒暗二岩，寒山即指寒岩，乃诗人所居。原诗无标题，此以首句为题目。诗中描写了寒山道上的冷幽静寂、酷寒之景，表达了诗人孑然独处，厌弃世俗的冷漠心境。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落落，寂静冷落状。句意为：寒山道上一片幽暗，冷寂的涧边一片寥落。诗人开篇即将读者引入了一个幽僻、静寂、毫无人烟的处所。那种傲然弃世冷若冰霜的态度正如寒山、冷涧一样，令人望而却步，同时那股超凡脱俗之气又引人入胜。

“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句意为：这里常有鸟儿啾啾啼鸣，却空虚冷清罕见人烟。鸟儿的啼鸣益加衬托出空山的幽静、空旷无人，可见诗人确是孤孤单单，形影相吊。这种环境亦只有像诗人这种心如死灰、一平如水者方可恬然自处，常人是无法驻足其间的。

“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淅淅，象声词，形容风声。句意为：风淅淅沥沥地刮向我的面门，雪纷纷扬扬地洒落

在我的身上。气候如此之严寒,寒山形同绝域,诗人却能安之若素,任风吹面,任雪积身。其行为超凡脱俗,其精神亦游离物外。诗人心境之淡泊,令人叹为观止。

“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句意为:我身处其中天天都见不到阳光,年年也不知道有春天。诗人的这种心境一方面是由诗人所处的幽僻环境所造成,另一方面即是诗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的结果,终至浑然忘我的地步。日光、春天代表的是温暖与美丽,而在诗人心中则是谄媚、倾轧和一切丑恶的温床,诗人无力纠正时弊,只能消极遁世,洁身自好。

诗人连用叠词,表达了强烈的感情,而且音韵更加谐调,絮絮道出,风采天成。全诗意境层递,由寒山的表面冷寂清凄到渺无人烟的幽僻,直至诗人仿佛与山融为一体,行文到最后,令读者只能叹为观止,黯然沉默而已。

范文勇

魏 征

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为太子洗马（官职名），太宗即位，拜谏议大夫、秘书监，寻晋检校侍中，封郑国公。以疾辞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征性谅直，知无不言。太宗或引至卧内，访天下事。尝以古名臣称之。校辑秘书省群书，及撰齐、梁、陈、周、隋诸史，序论多出其手。卒谥文贞。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述 怀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载，“及密败，征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乃授秘书丞，……”这首诗即是作于唐高祖称帝之初。当时，如史书所载，诗人随李密一起投唐后不久，便请命赴华山以东地区，说服李密旧部。诗中言辞放旷、豪迈，表达了自己以意气为重，报效主恩、慷慨为国的壮志豪情。同时诗人亦细致地描绘了沿途的艰难险阻，表达了对前途崎岖的警惕和一往无前的决心。全诗以抒情为务，表达的志向其实只是一种向往，一种渴望，是诗人心中孜孜以求的图腾，并非确有所指。因为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李渊未能以“国士”待诗人，诗人也没有以“国士”相报答。诗人后来被窦建德俘获后，遂在窦帐下为官；窦失败后，又服侍太子李建成；李建成失败后，才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朝廷中以耿介直谏而成为一代诤臣，从而名垂后世。

“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逐鹿，比喻争夺政权。《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投笔，典出《后汉书·班超传》，东汉人班超年轻时曾做过抄写文书的刀笔小吏，一天，他投笔长叹：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哪能长期在笔砚间讨生活呢？事戎轩，从军；戎轩，兵车。句意为：天下大乱，群雄纷起的时候，我投笔从戎，奔赴军中。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所载，“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

应李密,召征使典书记。”可见诗人句中所述是对自己经历的描述。起句波澜壮阔,有傲视天下同侪之势。

“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纵横,战国时苏秦、张仪游说诸侯国事,苏秦主张东方六国联合抗秦,即“合纵”之计;张仪主张诸侯国听命于秦,即“连横”之计。苏、张因此被称为“纵横家”。此处指自己曾向李密献策;不就,无所成就。据《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载,“征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句意为:我纵横捭阖的妙计得不到赏识,但我为国效力的壮志豪情依然长存。在乱世之时,诗人一心以解民于倒悬为己任,并不愚忠于一方割据者,因此虽倍受挫折却仍能意气风发。

“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杖策,手持马箠,即言赶马快行;关,指潼关,在今陕西境内。句意为:打马拜别天子而去,飞快地出了潼关。这两句写的是自己投奔李渊后,奉使安抚山东。

全诗至此的前六句中,诗人以简洁粗放的笔调概述了自己一心为国,辗转动荡的军旅生活,充满了百折不挠的气概,此次东出潼关又是新一轮的冒险,新一轮的对理想的追求。

“请缨系南越,凭轼下东藩。”请缨,西汉人终军出使南越,他向汉武帝请命:“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见《汉书·终军传》)凭,依,靠;轼,车前横木;凭轼,即驾车;下,降服;东藩,东方属国。《汉书·酈食其传》载,汉初酈食其说降齐王田广,“凭轼下齐七十余城。”句意为:我将师法终军、酈食其等前人,劝降李密旧部。诗人的言辞

中充满了必能成功的自信,据史书记载,诗人此次劝降确实奏效,由此可见诗人才能卓著,高瞻远瞩。

“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郁纡,阻滞、曲折,形容山道曲折难行;陟,登;岫,山;出没,时隐时现。句意为:沿着曲折的山路登上高山,在身形隐没间遥望着平坦的原野。这是诗人对跋涉艰难的描绘。

“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句意为:寒冷的天空里,鸟儿在枯树上哀鸣,幽暗的夜里,猿猴在空山中悲啼。诗人进一步从听觉的角度描写行程中的艰难、孤寂,给人以慷慨苍凉之感。

“既伤千里目,还惊九逝魂。”伤千里目,《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逝魂,《楚辞·哀郢》:“魂一夕而九逝。”句意为:远眺千里之外,令人心伤,魂魄为之多次被惊逝。意即诗人因道路险阻而感到前途未卜。

“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土恩。”国土,《史记·列传第二十六》所载,豫让曰:“……国土遇我,我故国土报之。”意指一国之中的杰出之士。句意为:我哪里是不畏艰难险阻,只是深切感念君王以“国土”待我的恩宠。唐诗中,杀身以许国的感情寄托往往有这么几种:一是追逐功名,建功立业,一心为国为民;二是感激知遇之恩,这种知遇之恩有时体现为主将的赏识,有时是君主的恩宠;三是追慕先贤,崇尚武勇,以保家卫国为己任。这首诗中,诗人寄喻的是君主的恩宠。放到诗人的一生事迹中去考察,这个君主并不是指李渊,而是诗人心中的贤主。因而这首诗虽然是诗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创作的,但其所表现的精神境界却贯穿了诗人一生。

“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季布，汉初名臣，以信守诺言而著称。《史记·季布传》引楚谚：“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侯嬴，战国时魏信陵君门客；重一言，据《史记·列传第十七》载，信陵君救赵，侯嬴辞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句意为：古人言出如山，我也应该追随、效法他们。诗人认为应该自觉地信守忠心，为君王赴汤蹈火。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意气，此指有诺必践，有恩必报的精神。句意为：人生在世，感于知遇之恩，当以意气为重，所谓功劳与名声，谁还去计较它呢？这是诗人抒发以意气为重的胸怀。

《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载：“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与这首诗相对照，可见诗人当时踌躇满志的心态。这首诗是诗人留存至今的诗作中唯一一首言志诗，笔力遒劲，言辞简洁，格调刚健，意境浑厚，一扫六朝以来至唐初柔靡浮华的陋习。对唐代诗风的转变有一定影响，体现在风格上，其感人肺腑的慷慨之气，在此后的王勃、李白等著名诗人的作品中屡有体现；在表达方式上，“投笔”、“纵横”、“驱马”、“古木”、“夜猿”等字眼遍布唐诗名作之中。当然这种相似更多的是偶合，而非传承，但已可见这首诗的创作方式，艺术特征已极具代表性。且凭诗人在“前代诤臣，一人而已”的盛名，其文章必然广为流传，后人必然多有效仿。

夏于全 范文勇

王勃画像

——〔清〕上官周

王 勃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文中子王通之孙。勃六岁善文辞,才思敏捷,傲视同辈,14岁举幽索科及第。授朝散郎,数献颂阙下。沛王李贤闻其名,召署府修撰。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为沛王写了一篇对英王鸡挑战的檄文,触怒了高宗被认为是肆意挑拨诸王关系,被斥逐出府。勃既废,客剑南。久之,补虢州参军。不久犯罪,遇赦革职。勃父福畴,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惊悸而死,年二十八。勃好读书,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勃有集三十卷。

采莲曲

采莲归，绿水芙蓉衣。
秋风起浪鳧雁飞。
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櫓。
叶屿花潭极望平，江讴越吹相思苦。
相思苦，佳期不可驻。
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
今已暮，采莲花。
渠今那必尽娼家。
官道城南把桑叶，何如江上采莲花。
莲花复莲花，花叶何稠叠。
叶翠本羞眉，花红强如颊。
佳人不在兹，怅望别离时。
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
故情无处所，新物从华滋。
不惜西津交佩解，还羞北海雁书迟。
采莲歌有节，采莲夜未歇。
正逢浩荡江上风，又值徘徊江上月。
徘徊莲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
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

采莲曲，乐府旧题。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勤劳能干、心思敏锐、善良多情的越乡采莲女形象。荷塘风景宜人，清丽优美。越女心系远方爱人，在劳作中，反复品味那相思的哀苦，情景凄婉动人。六朝以来，文尚绮靡，宫廷诗人以艳丽为贵，身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以强烈的革新意识，激扬颓波，开辟诗坛新风。这首诗虽也文辞旖旎秀美，但其中所表达的采莲女思念情郎的哀怨则真切感人，其意境直追《诗经》中的《关雎》，《楚辞》中的《思美人》诸篇。不愧为领袖一代文坛的天才之作。

“采莲归，绿水芙蓉衣。”芙蓉，荷花。句意为：采莲归来，碧水荡漾，点缀着朵朵荷花的绿叶舒展如衣。诗人开篇点题，道明“采莲”二字。“归”字，意即劳动之余，倦怠而归，亦稍得闲暇，幽思之意于此时而生。放眼望去，只觉绿水碧荷亲切可人，劳动人民与作物之间鱼水情深，一个“衣”字可谓毕现此情。

“秋风起浪鳧雁飞。”鳧雁，野鸭与大雁。句意为：秋风过处，荷叶起伏，如波浪翻动，惊起了野鸭与大雁凌空飞起。一派超逸、纯朴的农家美景。

“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橹。”桂棹兰桡，对划船工具的美称；浦，水边，指代湖泊；罗，一种丝织品；橹，船橹，多安放于船尾的划水工具。徐铉《过江》诗：“登舻望程远，摇橹过江迟。”句意为：采莲女一叶扁舟驶入宽阔的湖泊，她身着罗裙，纤纤玉手缓缓地摇动着船橹。此联写采莲女恬静娴淑的曼妙姿态。

“叶屿花潭极望平，江讴越吹相思苦。”屿，小岛；讴、

吹,均指歌谣。句意为:叶儿互相挤挨好像小岛,花儿彼此相靠形成一片花的水潭,放眼望去,与天际齐平;采莲女唱着江南、越地的歌谣,寄托着深深的相思之苦。花叶无边无垠,恰如相思之恨了无边际。这两句由景入情,情景交融。

“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句意为:塞外征战远行的人儿还没有回来,我在江南采莲不知不觉已到了傍晚。“犹未还”、“今已暮”两相对照,意即一别经年,年华易逝,何时才能重温过去的恩爱甜蜜。相思的凄楚融注在字里行间。

“今已暮,采莲花。”句意为:现在已是日暮时分了,我还在采摘着莲花。此处运用顶针的修辞手法,强调了“今已暮”中所蕴含的强烈的凄凉、痛楚。仍在劳作,意即希望借辛勤的劳作来缓解那相思之苦,其相思之深多么感人肺腑。

“渠今那必尽娼家。”渠,他。句意为:他现在想必还会整日在娼伎之家度过吧。这是对爱人可能会负心的疑虑。

“官道城南把桑叶,何如江上采莲花。”官道,大道;把,采摘。句意为:在大道边的城南采桑叶,哪里比得上江南在荷塘里采摘莲花呢。这里化用的是《乐府古辞·陌上桑》的典故:“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典故里的罗敷是一位坚贞不移的女子。这两句意即,采莲女自明心志,守节不移,用情专一。不论对方是否负心,都将一心一意守候他回来。

“莲花复莲花,花叶何稠叠。”稠,稠密。句意为:莲花啊莲花,你的花和叶何其的稠密、重叠。此联运用顶针、反复的修辞手法,烘托出采莲女像莲花与莲叶一样矢志不渝的

心志。同时花叶的稠密又让采莲女觉得愁思像花叶一样浓重,无可排遣。

“叶翠本羞眉,花红强如颊。”羞眉,女子画眉的一种。句意为:青翠的荷叶色泽像是羞眉一样,花朵的红艳简直就像脸颊一样红润。意即采莲女貌美如花。

“佳人不在兹,怅望别离时。”句意为:爱人不在这里,我只能惆怅地想望那分别时依依不舍的情景。此联直抒相思之意,纯真朴实。

“牵花怜共蒂,折藕爱连丝。”句意为:抚弄花朵时最爱怜那并蒂而生的莲花,折藕而食,却欣赏其连绵的细丝。此二句写采莲女回忆两情相悦,赏花食藕的美好时光。句中语带双关,喻指采莲女希望与自己的丈夫永相牵挂,长相厮守。

“故情无处所,新物从华滋。”句意为:旧日深情已没有可以凭藉的地方了,新生的事物又像花儿一样不停滋生。

世事变迁,日新月异,采莲女还是非常担心对方喜新厌旧,抛弃旧日情份。

“不惜西津交佩解,还羞北海雁书迟。”西津,西边的渡口,指男女相别处;交佩,传说郑交甫在汉江滨遇二女,女解玉佩相赠。行数十步,玉佩突然不见,回视二女,亦无踪影。交甫始悟二女为神仙;北海雁书,指书信,此处借用苏武牧羊北海,单于扣押不让归汉,汉使者诈称有鸿雁传书的故事。句意为:当初我送你前行之时,不惜以玉佩相赠,订下永不相负誓言,如今你为何迟迟不肯将书信寄来。采莲女回忆别时情景,对对方迟迟没有情书寄来颇感抱怨,隐有一丝忧虑。

“采莲歌有节,采莲夜未歇。”句意为:采莲曲的节拍分明,夜里采莲的劳作尚未停息。意即,我重情重义,守节不移,对你的相思从无休歇。

“正逢浩荡江上风,又值徘徊江上月。”句意为:正值江上晚风浩荡,又逢那明月游移不前。意即景色迷离,引人相思。尤其是月亮,从来都是相思的凭藉。

“徘徊莲浦夜相逢,吴姬越女何丰茸。”丰茸,美好。句意为:夜里来回游荡在荷塘上,有许多美丽的吴地女子在这里相逢。可见相思的人很多,并非唯一。

“共问寒江千里外,征客关山路几重。”征客,远戍外地的人;关山,关隘与山岭。句意为:互相问起那千里以外戍守边疆的亲人们阻隔着重关隘与山岭。可见丈夫远戍边关,妻子孤独相思于家中的情况是一种社会现象。

全诗先描摹出的是一派安宁、平静的荷塘美景,在这

片美景中,女主人公缓缓摇船而出。一支支饱含相思之苦的采莲曲在莲浦中响起,此起彼伏,催人泪下。随后诗人将这哀怨悲苦细细道来,原来是爱人远戍他乡,采莲女独自劳作,心中凄凉。承此又称赞了采莲女坚贞不渝,并在最后点出这种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进一步拓宽了全诗的意境,增强了其社会意义。全诗层次清晰、言辞雅致,节奏从容,格调清新高雅。诗中巧妙运用了顶针、反复、双关等手法,颇具民歌韵致。

夏于全 范文勇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

蜀州,一作蜀川。《旧唐书·地理志》:“剑南道蜀州,垂拱二年分益州县置。”可见置州在王勃去世之后,当作“蜀川”。这首诗是王勃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句为全诗之诗眼,在送别诗中最为人所称道。全诗音律抑扬顿挫,意境壮阔,结构严谨,是五律的代表之作。诗中劝慰友人不必因离别而悲伤,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友情

的诚挚和旷达的胸襟。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城阙，指都城长安；辅三秦，以三秦为畿辅；三秦，项羽灭秦后，将秦旧地分为雍、塞、翟三国，封秦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号称三秦，此处泛指长安附近的关中之地；五津，《华阳国志》三载：“三江自湔堰下至犍为，有五津：始曰白华津，二曰万里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头津，五曰江南津。”此处泛指蜀中。句意为：长安城以关中地区为其屏障和拱卫，风烟弥漫中，我远眺你即将前往赴任的蜀中一带。第一句交待分别的场所是以三秦为辅翼的长安城。第二句描写分别时的气氛，不舍之意尽显于“望”字。这两句气势阔大，情景交融。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宦游人，出外做官者。句意为：你我之间充满离情别意，何况我们都是在外做官的人。宦游在外，本身就有背井离乡的苦楚，此时更兼好友分别，惆怅之意自然不同于寻常。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四海之内；比，近。句意为：四海之内，只要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就是远隔天涯也像近在比邻。此处高唱友谊的赞歌，尽扫别离的遗憾。古往今来，对友谊的推重，唯此诗为最。其豪放的情志，开阔的胸襟确有一代革故鼎新的文坛领袖的气度。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歧路，岔路，指分手的路口；儿女，像小儿女那样。句意为：不要在这分手的路口，像小儿女那样分别时让泪水沾满丝巾。既然已“天涯若比邻”了，分别之时自然用不着悲泣，而应该开怀畅饮，慨然赴任，如此才是大丈夫行径。

此诗为赠别之辞，却不作悲酸语，其气魄、胸襟确当为送别诗之摘桂者。

范文勇

滕王阁

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鸾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滕王阁，著名的古代建筑，与岳阳楼、黄鹤楼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赣江边上，为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滕王李元婴在永徽年间任洪州都督时所建，故名滕王阁。上元二年，王勃南下交趾（今越南）看望父亲，路过洪州，正碰上都督阎某在滕王阁宴请宾客。文士雅集，吟诗咏赋，王勃乘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滕王阁序》，本诗与该序系同时而作。诗中称述了滕王阁宴会的盛况，描写了周围清丽而颇有几分凄凉的美景，表达了自然永恒、岁月无情而人生短暂的感慨。

“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鸾罢歌舞。”渚，江中的小洲；鸾，鸾铃，一作銮铃，系于马颈下的铜铃。句意为：巍峨高耸的滕王阁挨临着江中的小洲，想当初，有多少身着佩

玉、坐着高头大马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前来此间，酹酒赋诗，高谈阔论，其场景何等壮阔，然而随着滕王的离去，当时歌舞终日的盛况也一去不复返了。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南浦，地名，在南昌市西南。王勃作此诗后，南浦飞云成为南昌八景之一；西山，南昌名胜，一名南昌山、厌原山、洪崖山。相传为洪崖先生得道之处，有洪崖井、炼丹炉等遗迹。句意为：早晨，南浦一带云彩飞扬，有如雕梁画栋；傍晚，西山上细雨飘洒，却似珠帘卷动。此联极言滕王阁周围环境之美，雍容华贵，略带几分朦胧、凄迷，仔细推敲，应当是诗人驰骋想象之景，未必是亲眼所见。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悠闲的云彩倒映在潭水之中，整天悠悠然地飘浮着，四季景物变换，斗转星移，时光飞逝，转眼间又过了许多个春秋。意即大自然中四季变换循环不休，永恒常在，而岁月无情，只管一个劲儿地向前推移。这两句概括性极强，读来似乎是饱经沧桑之笔，可见诗人于年轻之时即已阅历深广，笔致老辣。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帝子，指滕王李元婴。句意为：昔日游恬于阁中的滕王如今已不知哪里去了，只有那栏杆外的滔滔江水空自向远方流去。此联极言人事变迁何其迅速，而宇宙永恒不因人事而变更。

全诗言辞华美，颌联、颈联对仗工整，立意颇为高远。诗人于岁月蹉跎的感慨之中，寄寓了人事无常，仕途受挫，年华易逝的人生悲叹。

咏 风

肃肃凉风生，加我林壑清。
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
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记载：“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尤喜著书。”可见辛勤创作是诗人能够被称为“神童”，并在很年轻时就能登上当时文坛最高峰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细查此诗，我们发现，诗人对生活的观察极为敏锐而细致，诗中有风的清凉，有风的声音，有风的无影无形，有风的满腔情意。如此全面、独到的体察决非蒙头冥想所能成就，非有长期不断的积累，岂能率而为文，创作出如此内容丰富、意境清幽的诗章。坚持不懈的严谨观察，或许是诗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吧。

“肃肃凉风生，加我林壑清。”肃肃，阴沉清冷状。句意为：阴冷的凉风吹过，周围一片清凉；风儿给我带来了深林绝壑中的清幽气息。意即风从山林中吹来，带来了山林间阴凉的气氛。诗人驰骋想象，以点睛之笔传达出凉风吹面带给人的清凉感受，让人读来颇有如坐风中之感。

“驱烟寻涧户，卷雾出山楹。”户，门户，此指山涧的入口；楹，柱，此指山梁。句意为：风儿驱动烟岚，寻找着山涧的入口；它卷起雾霭，露出了朦胧的山梁。此处形容风颇具闲情逸致的寻幽揽胜的行动。风本来是看不清形状的，因为那只是空气的流动，但通过云雾的转移则可以观察到风的行迹。

“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句意为：风儿来去固然了无踪迹，但它的行动和休止之间却像满含情致。诗人不但观察到风的无形无迹，还能进一步感觉到其中的情致，这就是诗人的过人之处。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句意为：当太阳落山之后，山峦水潭都处在一片静谧之中，风儿却能为你奏起汹涌的松涛之声。这正是风的“有情”之处，四周一片静寂，往往让人心中感到空落、压抑，而隐然而来的松涛之声，会让人心生几分豪壮，这便是风的体贴人意的情致。

全诗先写风的清凉，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可谓朴实而平易近人；再写风的动态，这就不是一般人都能理解得了的了，非得有过攀山越岭的经验才行；最后写出风的情致，在那静悄悄的傍晚，阵阵遥远、壮阔的松涛之声，仿佛让人觉得，风简直成了一位音乐大师，正在抚动琴弦。如此深远的意境，唯有诗人深知其妙。诗人可谓难得的风的知己。

范文勇

山 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这首诗约作于咸亨二年秋。诗人于总章二年五月入蜀，至写作此诗时滞留蜀中已逾二年，颇有思归之念，此日登山远眺，见物换星移，又是一个秋天，心中百感交集，于是写下了此诗。

“长江悲已滞”，句意为：长江悲凉的呜咽声已经凝滞。“滞”，凝滞。秋天是长江的枯水期，因此水流不甚湍急，平稳的水流看起来好像凝滞了一样；同时水流平稳则水声低鸣，仿佛凄楚的呜咽。此句同时又语带双关，意即自己滞留他乡，无所建树，心情哀苦。

“万里念将归”，句意为：身处万里以外，心系故乡，希望能早日回去。“万里”极言离家之远，以衬托思乡之苦。第二句是由于第一句而引起，诗人感到滞留他乡的痛苦，故而生发回去之念，可又远在万里之遥，归去不易。“况属高风晚”，属，遇上。句意为：何况又遇上这傍晚凉风大作之时。这是描写秋天的景象以衬托思乡之情。

“山山黄叶飞”，句意为：举目环视，四周的山上一片黄叶飞舞的景象。此句进一步描写秋景，更增悲凉的气氛。秋

天苍茫的景象往往最易引起旅人感到境况的悲凄、旅途之辛苦,回忆起家庭的充实、温馨,从而产生强烈的思乡之念、归家之感。这最后两句描写秋景的用意正在于此。

全诗玲珑剔透,不事雕琢,如同顺手写来,淡淡地倾诉着自己的所见所感,风韵天然。进一步认真品咂,我们又发现,诗人的一字一句都是以古拙而胜乖巧,谋篇布局经过了深思熟虑:先写长江的水声、水势,语带双关,笔力凝炼,你想那浩浩荡荡的长江竟有凝滞之时,此情此景怎不令人遐想联翩;次写思乡,又归途万里,满眼火焜黄枯叶,漂泊的一年又将逝去,何时才能回家,那股悲凉催人泪下。因此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正是因思乡而登山排遣,没想到登山所见,却更增乡愁。

范文勇

卢照邻画像

——〔清〕上官周

卢照邻

(约 636—695 后)字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郡治今河北涿县涿州镇)人。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困,投颖水而死。为“初唐四杰”之一。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幽忧子集》。

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芳带晚霞。
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
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
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
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
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贴双燕。
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
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
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
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
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
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幙没金堤。
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
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啜口氛氲。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
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
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
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
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
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日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古意,与拟古、怀古之意相近,都是托古讽今的诗体。在这首诗中,诗人从第三者的角度,以华丽、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唐都长安的方方面面:有华丽的深阁高邸;有倚门卖笑的青楼女子;有快意恩仇的游侠;有倚权仗势的衙役;更有争权夺势、竞相倾轧的王侯将相。诗人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万般世态,或鄙视、或同情、或冷眼观察、或讽刺、或愤慨。最后诗人抚今追昔,看到诸多繁华、诸多争夺都随着岁月的流逝如过眼云烟一般湮没无闻,于是在意兴萧索之余颇为孤芳自赏地叙述了自己与书为伴,与世无争的安适、恬静的惬意生活,表现了诗人洒脱、飘逸的精神面貌。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狭斜,狭窄的小巷;七香车,用七种香木制成的华美的小车。句意为:长安城中,宽阔的大道与狭窄的小巷相连接;道上,青色的牛、白色的马拉曳着用多种香木制成的华贵小车。长安的大街小巷四通八达,把城里的家家户户都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既有豪门大宅,也有低小茅檐,因此这一细节暗喻城里各个阶层、各种文化相互矛盾,相互融合,关系甚为错综复杂。第二句随即写贵族的奢华马车,意即本诗先从观察贵族的生活状态入笔。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玉辇,本来是皇帝所用车的称号,此处泛指贵人所乘的车;主第,公主的府第。句意为:贵人们乘坐着华贵的马车频繁来往于公主的府第,连续不断地进出王侯之家。“玉辇纵横”与“金鞭络绎”互文见义,意即贵人们竞相奢侈攀比,来往频繁。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芳带晚霞。”句意为:车盖上绣有彩饰的龙凤图案,下垂流苏,与朝日、晚霞交相辉映。这两句

对仗工整,互文见义,意指交往从早到晚不停,来往骑乘的华美。

“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游丝,蜘蛛等虫类吐出的丝,随风飘于空中。句意为:百尺长的游丝争相缠绕着大树,一群娇小的鸟儿一起对着花儿啼叫。这两句语带双关,既是对长安城鸟语花香的景致的描写,也是对富人们争着攀附权贵、逢迎拍马唯恐落后的丑陋情态的刻画。

“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千门,宫门。句意为:游荡的蜜蜂,嬉戏的蝴蝶飞舞在宫门旁边,碧绿的树木,雪白的台阶,各种颜色的华丽装饰应有尽有。这是承接上两句,进一步写长安城的热闹、繁华。也进一步揭露出攀权附贵者四处钻研,无所不用其极的万种丑态。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复道,连接楼阁之间的空中通道;交窗,用木条横直相错而制成的窗,即花格子窗;作合欢,格子结成合欢花图案;双阙,汉未央宫有东阙、北阙;甍,屋脊;凤翼,双阙两相对峙,就像凤凰的两个翅膀。这是写贵族宅第建筑精致、讲究的一面。

“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梁家画阁,东汉时外戚梁冀在洛阳大造府第,楼阁相连,以豪奢著名。这里借指长安豪贵之家;金茎,汉武帝在建章宫立铜柱,上置铜盘,名仙人掌,以承天露。金茎指铜柱;云外,云层之外,形容其高。句意为:豪贵之家的彩绘阁楼直耸云天,楼台上的铜柱更是上出九霄云外。这是借用典故,形容豪贵之家建筑宏伟、雄浑的另一面。

“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句意为:这些人在

楼阁前互相对望彼此间都没有相慕之情,在陌生的路上相逢哪还能相识呢?意即这些人相交以利,互相之间没有利用价值时,则老死不相往来,哪怕是对面相逢,也彼此不愿相认。可见人心是多么势利,诗人对此是十分鄙视和不屑的。

“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吹箫,春秋时秦穆公女弄玉,嫁给善吹箫的萧史,穆公筑凤台使之居住,后来夫妻双双乘凤凰飞去,成了神仙;向紫烟,指飞升;紫烟,云彩。句意为:请问那吹箫升仙的弄玉,她在青春年少时可曾学过舞蹈。这两句笔锋一转,引出学舞蹈的歌伎们,前一句写神仙,为的是引起下文,也是为了与下文艺伎们的愿望作比较。

“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鱼名,传说常雌雄相随。句意为:如果能像比目鱼那样夫妻长相厮守,死又何妨;宁愿像鸳鸯那样夫妻相伴,也不羡慕神仙的逍遥自在。这是写舞女们内心渴望真正的爱情,这也是任何一个纯情女子的心之所许,可是她们是不可能获得的,诗人对此充满了同情与哀悯。

“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句意为:那比目鱼、鸳鸯鸟真是令人羡慕,你难到没看到它们成双成对自由而幸福地来来往往吗?此联进一步写舞女们对忠贞爱情的渴望。

“生憎帐额绣孤鸾,好取门帘帖双燕。”生憎,最讨厌;帐额,帐檐;鸾,旧传凤一类的神鸟。句意为:最令人讨厌的就是在帐檐上绣着一只孤单的鸾鸟,还是那门帘上点缀的双燕图比较合人心意。意即看到“孤鸾”令人感到孤单和寂寞,而看到“双燕”则让人感到夫妻相伴的幸福。

“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翠被,以翡翠鸟羽

为饰的最华美的被子;郁金香,原为花名,这里指名贵的香料。句意为:燕子成双成对地围绕着彩绘的屋梁飞舞,舞女们的丝织帷帐和装饰着翡翠鸟羽的被子都满含着浓郁、芬芳的香味。前一句进一步抒发舞女们对诚挚的真爱的追求和渴望,后一句写舞女们洁净雅致的生活环境,旨在衬托这些风尘女子品质纯洁,容貌姣美的一面。

“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行云,指鬓影蓬松,有如流动的云彩;蝉鬓,指鬓发梳成蝉翼状,《古今注》:“魏文帝宫人莫琼树始制蝉鬓,缥缈如蝉。”初月,六朝和唐代女子都常在额上涂鸦黄色,画上初月形状,以为美观;鸦黄,嫩黄色。梁简文帝萧纲《美女篇》:“约黄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句意为:舞女们梳着一片片像流动的云彩一样美丽的蝉鬓发型,额上涂着鸦黄色的细小初月形。前文写过舞女们被帐的香软、雅致,此处又写她们装扮的时髦、妖艳,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舞女们是多么的妩媚迷人,但联想到她们的悲惨命运,又是那样的令人嗟伤。而事实上舞女们越美丽,则越发显示出其命运的凄惨,越发令人同情。

“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句意为:着装、妆饰都非常时髦娇媚的舞女们从马车中冉冉走出,那种几分娇媚几分矜持的曼妙仪态,恍若天仙下凡。在层层铺垫后,舞女们终于在一片光环中缓缓从车中走出来,果然是光艳照人,沉鱼落雁。

“妖童宝马铁连钱,娼妇盘龙金屈膝。”妖童,泛指市井间的轻薄少年;铁连钱,青色有圆钱斑纹的马;娼妇,此处指歌舞女;盘龙,指屈膝上的雕纹;屈膝,是门、窗等物每扇相连处的

铰链。句意为：轻薄少年们骑着名贵的宝马，舞女们的门窗的铰链上雕着盘龙花纹。意即进出青楼的少年们珠光宝气，舞女们的居处亦是纸醉金迷。这里写的是舞女们身处声色犬马的生活中，身不由己，无法自拔。诗人写舞女们的心态、美貌时着墨甚多，反复咏叹，而写到她们的生活时，仅两句话简洁概括。可见诗人十分同情她们的遭遇，不忍过多描摹。

“御史府中乌夜啼，廷尉门前雀欲栖。”御史：掌弹劾的官；乌夜啼，《汉书·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廷尉，掌刑法的官；雀欲栖，《史记·汲郑列传》：“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网雀罗。”句意为：那御史的府中，夜里乌鸦哀啼，那廷尉的门前快要成为麻雀的栖息地了。御史，廷尉都是位高权重、炙手可热的高官，此时却是门前冷落，一片荒凉的景象。可见这些达官贵人得势时，宾客盈门，失势后，门可罗雀，这与前文娼门日日车马喧闹形成鲜明对比，深刻地揭露了这长安城中，一片繁华的背后，是严重的腐化堕落。

“隐隐朱城临玉道，遥遥翠幰没金堤。”翠幰，指妇女们所乘的车；幰，绘有花纹的车幕；金堤，坚固的石堤。句意为：那许许多多翠色华丽的车幕渐渐地没入了茫茫夜幕之中。这是诗人眼神中长安城的远景，一片朦胧中，满是神秘，满是不可知的事物。全诗以此句为过渡，由长安市井的表面深入到其背面，展现出另一幅生活图景；由繁华而指向其黑暗。

“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挟弹飞鹰，指打猎；杜陵，地名，在长安东南，秦时为杜县，汉宣帝的陵墓在此，故称杜陵。探丸借客，意指游侠杀人报仇；探丸，据《汉书·尹赏

传》记载,长安少年有专门刺杀官吏、为人报仇的组织。每次杀人前,设赤白黑三色弹丸,使各人探取。拿到赤丸的去杀武吏,拿到黑丸的去杀文吏,拿到白丸的负责为行动中死去的同伙料理丧事;借客,是“借客报仇”的略文,《汉书·朱云传》有“借客报仇”的话,犹言代人报仇;渭桥,本名横桥,又名中渭桥,在长安西北,秦始皇时所造,因横跨渭水,故名渭桥。句意为:游侠儿在杜陵以北的地区打猎,在渭桥以西一带布置杀人方案。这两句互文见义,写的是游侠儿平时游畋无度,杀人时快意轻身的任气尚武的生活态度。

“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芙蓉剑,即古纯钧剑,春秋时越国所铸宝剑。据《越绝书》卷十一载,秦客薛烛相剑,越王以纯钧示之。他赞叹说:“光乎如屈阳之华,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湘;观其文如列星之芒,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色如冰之将释,见日之光,此纯钧者也!”桃李蹊,指妓女所居之处;蹊,路径。《史记·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处是化用原意。句意为:武艺高强的游侠儿相邀着来到那门庭若市的妓女们的居处。此联是写游侠杀人后,到妓院寻欢作乐一事。诗人以异常冷峻的笔调,记下了社会底层生活中的一幕。

“娼家日暮紫罗裙,清歌一啜口氛氲。”啜,宛转歌唱;氛氲,气盛的样子,此处意指妓女歌唱时所散发出来的浓郁的口脂香。句意为:太阳下山,日暮以后,娼妇家里,一片紫色的罗裙飘舞,清越的歌声宛转动听,口中散发出浓郁的脂香。此联进一步描写那醉生梦死的生活。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北堂、南陌:泛指众

多的青楼妓馆。句意即：青楼妓馆遍布城北城南，娼妓们容貌姣好，惹人爱慕，每天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云集在城中大大小小的青楼妓馆周围。诗人笔锋跳跃，由写游侠儿上升到了对整个长安城侈靡无度集体享乐腐化、醉生梦死场面的刻画。

“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北里，即平康里，在长安城北门，唐代为妓女聚居之处；剧，交错的道路；条，通达的道路；市，商业繁盛的大街。句意为：这些青楼妓馆大多地处交通要道，连接着各大繁荣的市面。此处描绘娱乐场所与商业场所的错杂景象。“五”、“三”、“三”皆泛指多。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句意为：柔弱的柳树和青翠的槐树，垂下柔韧的枝条拂拭着地面，气宇轩昂的骑士过处红尘腾起，遮天蔽日。诗人纵目四望，又将目力凝聚，看到一帮人喧嚣而至。

“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金吾，军官名，统率禁军，巡防京师；翡翠，形容酒的颜色是碧绿的；屠苏，美酒名；鹦鹉杯，印度洋与菲律宾等处生产的一种鹦鹉螺，可以作酒杯。句意为：一群执金吾骑马而来，用鹦鹉杯喝着美酒。意即那些京城的禁军军官们往往蜂拥而至，招摇过市。他们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已成为京城的一道景观。

“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襦，短衣；燕歌赵舞，古燕赵地区以歌舞而著名，此指美妙的歌舞。句意为：歌女舞妓们为之解开短衣上的衣带，为之唱起动听的歌儿，为之跳起曼妙的舞蹈。这是描述那些军官们眠花卧柳的腐化生活。

“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转日回天，形容权力极大。《后汉书·单超传》载：东汉时宦官左悺擅权，封上蔡

侯,时号为左回天。句意为:更为豪奢华贵的,是那些将军和丞相们,他们权倾朝野,互不相让。古代的蔺相如因为肯谦让廉颇而以名相见称于历史,而此句中的将相却互相倾轧,诗人对他们手握重权而不考虑国计民生,只一味争权夺势的丑态极为愤慨。

“意气由来排灌夫,专权判不容萧相。”排灌夫,意谓排除异己。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所载:灌夫是汉武帝时人,是一个好任侠、使酒骂座的将军。他和魏其侯窦婴相交结,被丞相武安侯田蚡陷害,族诛;判,同“拼”;萧相,指汉高祖时的宰相萧何。句意为:丞相与将军之间竞相排挤,竟至于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句中的人名有泛指的意思,这是将他们的争权夺势概括化。

“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青虬,《楚辞·九章·涉江》:“驾青虬兮骖白螭。”虬,本是有角的龙,用以驾车,这里借名贵的骏马;紫燕,骏马名。句意为:那些权倾朝野、专横独断的将相们意气横飞,雄视天下,骑着骏马,如坐春风。意即一番争斗后,终于排除异己,大权独揽,一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的丑态。

“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五公,指张汤、杜周、萧望之、冯奉世、史丹,都是汉代著名的权贵。句意为:自以为歌舞升平的生活能千年长久,自以为生活的骄横奢侈胜过昔日五公。此联揭示了那些大权独揽的将相们自以为其腐朽的生活能够长期保有的可鄙想法。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桑田碧海:比喻世事变迁很大。《神仙传》卷五:麻姑谓王方平曰:“接待以来,见

东海之为桑田。”句意为：那些应节之物，那些绮丽风光，都不会等待人的，岁月变换，一切都会变得面目全非。人可与人争，却难与天争，无论你多么的权倾朝野，无论你多么的横行一时，终归在那死亡的一瞬之后，万事皆空。诗人以永恒的自然规律否定了那些将相们妄图富贵长存的无知想法。对其孜孜以求，争权夺势的丑态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句意为：以前那些奢华的建筑，如今已被成片的松树所湮没覆盖。诗人进一步将世事变迁，一切终归虚无加以形象化，让读者清楚地看到了那些一味争权夺势者的可鄙、可悲下场。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扬子，指汉代扬雄，扬雄字子云，仕宦不得，闭门著书，以文章名垂后世。诗人以之自况；一床书，意指以书史自娱。庾信《寒园即目》：“隐士一床书。”床，古代称生榻为床。句意为：我现在居处寂寞、寥落，唯以书史自娱。句中叠词的运用别出心裁，令人耳目一新，在音韵上读起来悠闲、从容，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了与世无争者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状态。在意思上起了反复强调的作用，寂寥的居处，闲适的生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袭，触及；裾，衣前襟。句意为：只有那南山上的桂花开放时，飞过来，飞过去，轻轻地洒落在人的衣襟上。这是描写诗人独处生活的一个细节。意即只有桂花开时，面对那纷飞的花瓣，诗人才恍然感到又过了一年。其忘我之精神，可想而知。

全诗言辞华美，从容有致，多处穿插细节描写，使全诗生机勃勃。诗中，诗人始终处于一种超然、俯视的状态，题目虽是

“古意”，文中亦多用历史人物、事件，古意盎然，但笔触所及，无不是诗人对现实非常客观的描摹。诗的最后，诗人已入一种参禅般的境地，超脱于凡俗，心静如水，与书为伴，这与前文那些醉生梦死，以歌儿舞女虚度时光之辈形成了鲜明对比，孤芳自赏之余，流露出诗人对社会种种丑恶的厌恶和鄙夷。

夏于全 范文勇

《咏史》二首

这两首咏史的诗篇是诗人在研究中国历史上两位著名人物的一生经历后，有感而作的。诗中叙事凝炼而详备，观点十分鲜明。诗人这种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面对历史的态度颇值得我们效法。

其一

季生昔未达，身辱功不成。
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
幸达滕将军，兼遇曹丘生。
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
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
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
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

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

这首诗是诗人读完《史记·季布列传》后写下的感想和体会。诗中摘取了季布一生的典型事迹，诗人在叙述这些典型事迹时，通过巧妙的遣词造句和运用对比手法，把自己的观点融入了叙述过程中。最后的议论显得水到渠成，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季生昔未达，身辱功不成。”季生，指季布，汉初大臣，为人意气任侠。楚汉战争中，为项羽部将，曾多次围困刘邦。项羽败亡后，季布装扮成家奴的样子，躲在大侠朱家中，由朱家通过夏侯婴向刘邦进言，得到赦免，刘邦召见，拜为郎中；达，显达。句意为：季生当年没有显达之时，处身卑辱，功业也不能成就。这两句充满了对英雄没落的同情、感慨。

“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髡钳，一种剃去头发而以铁圈束颈的刑罚。据《史记·季布传》载，刘邦悬赏千金捉拿季布，季布躲在濮阳周家，周家献计，让季布剃去头发，用铁箍束住脖子，穿着粗布衣，连同周家的奴仆几十人，卖给了鲁地的朱家；灌园，从事田园劳动。朱家知道周家卖的是改名换姓的季布，就买下来将他放到田庄上。句意为：季布剃去头发，束上铁圈，装成奴隶，变易姓名去替人劳作。这两句具体叙述“身辱”之事。季生于危难时，能够委屈求全，保全性命，以待来日，其气度与隐忍令人钦佩。另一方面季布宁可混迹奴隶之间，也不肯谄媚他人而求赦免，这更是刚强、耿直的体现。其实这也正是他后来能为汉高祖宽容和重用的主要原因。

“幸达滕将军，兼遇曹丘生。”滕将军，指汝阴侯夏侯婴，他

曾任滕县令,故称;曹丘生,犹言曹丘先生。楚地人,擅长辞令。他结识季布后,到处为季布作宣传,使季布名声日益显著。句意为:幸亏通过滕将军而为汉高祖赏识,更兼有曹丘为之宣传。这是写季生命运的转折。

“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句意为:汉高祖胸怀宽广,加以招纳,一朝之间即位列公卿。季布终于以其正直的声名而得到了宽容和重用。

“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句意为:谁说百金就已很贵重了,季布的一声承诺实在是比之还要贵重。这两句指的是:季布以信义闻名关中,故当时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语。

“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樊哙,汉开国功臣。汉惠帝时,单于曾写信侮辱吕后。吕后大怒,召集各位将领商议。樊哙说愿领兵十万,横扫匈奴。诸人随声附和。季布说:“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殿上诸将惶恐不敢出声。此处用“群公”与季布相对比,更见其正直抗言的可贵。

“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丈夫,对成年男子的通称。遭时:即生不逢时,运气不好。句意为:季布处身孤傲而且耿直,即使是身处逆境,也胸怀坦荡、处事平直。大丈夫就应当像他这样,如果处处唯唯喏喏,即使窃居高位,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诗人总结季布的一身,得出做人应该光明磊落的结论。否定了“唯唯”之举,强调信义、耿直是做人一生都该持之以恒的美德。

全诗叙议结合,叙中有议。选取的材料典型而又有针对

性,很好地表达了诗人的观点:人应该毕生恪守信义。

其二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
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
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
天子玉槛折，将军丹血流。
捐生不肯拜，视死其若休。
归来教乡里，童蒙远相求。
弟子数百人，散在十二州。
三公不敢吏，五鹿岂能酬。
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俦。
何必疲执戟，区区在封侯。
伟哉旷达士，知命固不忧。

这首诗是诗人读完《汉书·朱云传》后感而发而创作的，诗人通过回顾朱云慷慨旷达的一生，表达了人应该敢于直言，不应贪生怕死，斤斤计较的思想。

“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平陵，汉昭帝的陵墓，在今陕西咸阳县东北十三里；平陵男，住在平陵的男子，这里代指朱云。据《汉书·朱云传》载，朱云本鲁人，移居平陵；阿游，朱云字游，故称。句意为：以前有一位平陵男子，姓朱名叫阿游。诗人开篇以最直接的方式将朱云推到读者面前，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言辞中亦能让人感到一种欣赏赞叹之意。

“直发上冲冠，壮气横三秋。”三秋，指深秋。这里是用秋天

的肃杀之气,形容朱云的义正辞严。句意为:朱云抗言直谏时,头发直立,向上顶起了帽子,那股豪壮之气,胜过肃杀的深秋。未写事情,先写气势,先声夺人,态度鲜明。

“愿得斩马剑,先断佞臣头。”斩马剑,形容剑很锋利,可以斩马;佞臣,巧言谄媚之臣,此处指张禹。据《汉书·朱云传》载,朱云对汉成帝说:“臣愿赐尚书斩马剑,断佞臣一人。”汉成帝问是谁, he 说是“安昌侯张禹”。句意为:朱云进谏说:希望能被赐给锋利的斩马剑,先为君主砍下一个佞臣的头。这是写朱云奋不顾身,冒死直言之举。

“天子玉槛折,将军丹血流。”玉槛折,据《汉书·朱云传》载,皇帝听朱云说要杀张禹,大怒,于是杀朱云。御史们奉命上前抓他,他就攀着殿上的栏杆,把栏杆都拉折了;将军,指左将军辛庆忌。当皇上要杀朱云时,左将军庆忌就跪在殿下保救朱云,叩头直至流血。句意为:为抗议皇上的是非不分,他折断了天子殿上的玉栏杆,将军辛庆忌为了救他在皇上面前叩头不止,流出了鲜红的血液。这是写朱云的进言不仅不被采纳,还差点被杀,但他坚定执言,毫不妥协。

“捐生不肯拜,视死其若休。”捐生,弃捐生命。句意为:他置生死于度外,不肯下拜道歉,视死如归。此联进一步写他抗言直谏,丝毫不肯退让的铮铮傲骨。

“归来教乡里,童蒙远相求。”句意为:朱云去官回家,执教于乡村之中,许多人从遥远的地方赶来,竞相把儿子送到朱云手中拜他为师,接受启蒙教育。“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朱云的忠毅直言为人们所仰慕,因而人们纷纷远来向他求师问学。

“弟子数百人,散在十二州。”十二州,汉武帝时设十二州,

意指全国。句意为：他的弟子有几百人，散布在全国各地。意即朱云以身作则，努力教学，桃李满天下，硕果累累。

“三公不敢吏，五鹿岂能酬。”三公，汉代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不敢吏，不敢以他为属官；五鹿，指五鹿充宗。汉元帝时，五鹿充宗受宠，学者都不敢诘难，朱云却敢于当面将其驳倒；酬，回答。句意为：三公都不敢以他为下属，五鹿充宗又哪能回答得了他的问难。意即朱云名声显赫，人人敬重，更兼不畏权贵，坚守正道，所以声誉日隆，名耸天下。

“名与日月悬，义与天壤侔。”侔，同伴，伴侣。这里引申为等同、相提并论。句意为：他的声名与高悬的日月一样光耀千古，他的高义和天空大地相伴永垂不朽。诗人对朱云称慕不已。

“何必疲执戟，区区在封侯。”执戟，指汉代为皇帝持戟宿卫宫门的郎官，此处借指小心揣摩皇帝的意思以保持自己的爵禄。句意为：何必为了想封侯而首先去做讨好皇上的小官，疲于小心应付的烦恼之中呢？意指朱云毫无利己的私心，一心仗义执言，不以追求个人的高官厚禄为意。

“伟哉旷达士，知命固不忧。”旷达，心境阔大；知命，知天命。《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句意为：朱云真是伟大啊，他是一个心境阔大的人，通达天命，所以不以个人的安危为忧。纵观朱云的一生，诗人认为一个人只有做到旷达而知天命，才能坚守正道而不至于惑于个人私利。

诗中，诗人形象地塑造了朱云这一耿介之士的伟大形象，通过对其一生事迹的追述与歌颂，表达了诗人对达人知命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这两首咏史诗都是由典型的历史人物和围绕这一人物而发生的典型历史事件中发掘出可以规范人的行为的一些品质,笔力凝炼,褒贬突出,观点鲜明,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的同时,也给人以心灵上的启迪。

范文勇

结客少年场行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
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
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吴东。
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
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
将军下天上,虜骑入云中。
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
横行徇知己,负羽远从戎。
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
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
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

结客少年场行,乐府杂曲名。《乐府诗集》卷六六引《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李唐王朝是于隋末群雄纷起之时,由马上征战而得,因而唐初崇

尚勇武的习气非常浓厚。唐太宗甚至亲身参与骑马射箭的练习,并重奖其优秀者。这首诗即反映了初唐时期,任侠好武的社会风气。诗中描绘了游侠儿英姿勃勃、潇洒豪放的精神面貌,歌颂了他们为报知己慷慨赴难的可贵品质。

“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游侠,古代好交游、行侠仗义的人;才雄,有杰出才干的人,此处亦指游侠。句意为:长安地区重视游侠,洛阳一带也多有才能卓异的人。长安、洛阳是唐朝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一度同时作为李唐的京城,因此长安、洛阳重视游侠的风气即意味着全国都崇尚勇武。开句即描述了一个风起云涌、能人倍出的时代背景,游侠正是作为这一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粉墨登场的。

“玉剑浮云骑,金鞭明月弓。”浮云骑,汉文帝良马名;明月弓,弓张满时形如明月,故称。句意为:游侠们手持玉镶的利剑,骑着浮云一类的宝马;挥舞着金质的鞭,佩戴着明月之弓。这是写游侠们养尊处优、衣甲鲜明的样子。言辞中充满赞叹、羡慕。

“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吴东。”渭北,渭河北面;关东,函谷关以东,指洛阳地区。句意为:游侠们在渭北一带斗鸡,在关东一带放马奔驰。这是叙述他们交游广阔、意气任侠的生活。诗人对游侠儿此举是持客观的、肯定的态度。

“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孙宾,孙宾石的省称,东汉北海国人。据《后汉书·赵岐传》记载:东汉大儒赵岐避祸北海时,曾得到他的热情相待与救助;郭解,西汉著名游侠。句意为:孙宾石与游侠们遥相呼应,互相帮助,郭解也与他们暗中声气相通。诗人想象古代著名游侠也对当代的游侠礼敬有加

的这一情景,反衬出游侠在社会上的影响极大,古已有之,今日更胜一筹。

“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句意为:不接受薪俸千金的高爵,谁还会去计较拓边万里的功劳。意指游侠儿行侠仗义,不慕官爵,不计功勋。

“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天上,意指朝廷;云中,郡名,战国赵地,旧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句意为:将军奉命出朝统兵,原来胡人的精兵已进入云中地区。意即战争开始,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历史的漩涡之中,正是充分展示男儿本色之所在。

“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句意为:烽火连天,夜里朗照得一片明亮,好像是月圆之时;战士们士气昂扬,上感天象,在拂的天空中凝成白虹。此联渲染战争的气氛,旨在为下文称赞游侠儿的英勇作铺垫。

“横行殉知己,负羽远从戎。”羽,羽箭。句意为:游侠儿们为报朝廷的知己之恩,决定横行敌阵、保家卫国,于是背负弓矢毅然到远方从军。此联称颂游侠儿为报知己,不惜杀身成仁,赴远从军的高尚品质。

“龙旌昏朔雾,鸟阵卷胡风。”龙旌,绣着龙的旗帜;鸟阵,排成鸟形的战阵。句意为:绣着龙纹的旗帜在北方昏暗的雾气中飘扬,鸟形战阵在卷地而来的胡风中排开。这里以“龙旌”“鸟阵”指代我方战士旗帜鲜明严阵以待。“朔雾”、“胡风”指代肆虐的胡军。意即敌军来势汹涌,我军从容应付。

“追奔瀚海咽,战罢阴山空。”追奔,追逃兵;瀚海,沙漠;阴山,西起河套,绵亘于内蒙古自治区。汉时,匈奴常越过此山侵

扰汉边境,因此这里战争频繁。句意为:游侠儿身先士卒奋勇追逐被打败的敌军逃兵,其英勇令沙漠为之哽咽,激战之后,阴山一片空濛。意即在战士们的勇敢进击下,敌人被彻底打败。

“归来谢天子,何如马上翁。”马上翁,指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据《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年六十二,请缨出征五溪,光武帝嫌他年老。于是马援立即披甲上马,顾盼自雄。光武帝赞道:“矍铄哉,是翁也。”句意为:凯旋回朝辞谢天子,那气概丝毫不逊于当年的伏波将军。意即,游侠儿得胜后并不邀功请赏,只是悄然引退,但其临去时那英姿飒爽的一幕仿佛就像当年的一代名将马援。其盛况令人羡慕,其丰伟的仪容也在读者心头永远铭刻。

诗中的游侠儿平时游畋驰骋甚为潇洒、粗犷,令人向往;待到置诸战争的漩涡中,更是骁勇善战,力挽狂澜,救民于倒悬,更加令人感慕不已;直至有功勋不受赏,恬然隐退,只留下一段为知己而死的佳话和临去时那洒脱、豪迈的丰姿神采,成为象征一个时代的丰碑。对游侠的态度,一度争论颇多,如韩非子即把他们列为“五蠹”之一,认为侠客们以自己的武力扰乱国家禁令,不利于统治。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们专列一传,颇加肯定,诗人此处不但继承了司马迁的观点,而且结合实际,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事实上,尚武精神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终归是利大于弊,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其有益还是有害,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能善加引导。

范文勇

望宅中树有所思

我家有庭树，秋叶正离离。
上舞双栖鸟，中秀合欢枝。
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
何当共攀折，歌笑此堂垂。

这首诗有明显的向民歌学习的痕迹，诗中借物起兴，表达了单相思的苦恼。但我们回顾诗人郁郁不得志的一生，最后在病痛中投河而死的事实，我们不难看出：这首诗咏爱恋是一个方面，深层次里更有怀才不遇的哀伤与无奈。

“我家有庭树，秋叶正离离。”离离，茂盛貌。句意为：我家的庭院里生长着高大的树木，初秋里，枝叶正当茂盛之时。“一场秋雨一场寒”，进入秋季后，地气转寒，秋风过处，树叶凋零。诗中的“庭树”虽还“离离”，但已经是盛极而衰，即将面临凋落的命运。因此诗人咏“秋叶”，蕴含着对年华易逝，时不我待的压抑、悲伤。

“上舞双栖鸟，中秀合欢枝。”合欢，合欢树，也叫绒花树，又称马缨花，落叶乔木，似梧桐，叶繁互相交恰如情侣相聚时的拥抱，故称。句意为：树上栖息着成双成对的鸟儿，那之中的合欢树枝叶秀美。民歌中常以双栖鸟，合欢树来喻指爱情，诗人此处反用其意，用以反衬下文相思而不得见、不相知的苦

恼。

“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劳思，惹人思念。句意为：（那双栖的鸟儿，那合欢的枝叶）是那么的惹人相思，是那么的惹人盼望，可惜我能见到她却无法与她相知相伴。“劳”字的重复，表现了爱恋的刻骨铭心；“相”字的重复，表现了可以见到却无缘交流的痛苦。

“何当共攀折，歌笑此堂垂。”堂垂，堂边，“垂”通“陲”。句意为：什么时候才可以和你一起攀上树枝，折下枝叶一起倾诉思慕的深情，可以在这堂边载歌载笑啊。末了这两句表达了诗人对两情相悦的渴望。

屈原以思念香草、美人来寄托对贤主明君的追慕，此处焉知诗人不是正以对恋人的慕恋来曲折表达对获得贤主明君的赏识的渴望。张鷟《朝野僉载》说：“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的确，就如这首诗，在文字背后潜藏的诸般深意，确也颇费探索。

范文勇

杨炯画像

——〔清〕上官周

杨 炯

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善属文。年十一，举神童，授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恃才简倨，人不容之。武后时，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迁婺州盈川令。卒于官。中宗即位，以旧僚赠著作郎。炯闻时人以四杰称，乃自言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有《盈川集》三十卷，今存诗一卷。

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在“初唐四杰”中，杨炯仅次于王勃，其贡献表现在其积极的文学革新意识，堪称“四杰”中的理论家。在诗歌创作上他大

量采用乐府旧题,本篇是其代表作。诗中描写了笼罩边地的军情紧张的气氛,表现了诗人渴望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雄心。其诗眼是“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掷地有声,令人耳目一新。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烽火,传递边地紧急军情的信号。以柴草或杂以狼粪为燃料,置于烽火台上燃烧,续相传递,可至京城。唐制,烽火的炬数,最高可达四炬。一炬至州县,二炬以上都要到京城。此句中直照西京,当为紧急军情;西京,长安;不平,不平静。句意为:烽火连续传递,直到照亮了西京,我的心中为之震动,为胡虏寇边而愤愤不平。亦即诗人看到国家边塞有警遂奋然有从戎之念。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牙璋,玉质的璋形符信,朝廷与主帅各执一半,边缘作成齿形,以便合验,故称牙璋。此处指代主帅;凤阙,皇宫前的门楼,上饰雕凤,固称凤阙。代指朝廷、京城;铁骑,精锐骑兵;龙城,匈奴祭天、大会诸部的地方,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硕柴达木湖附近。这里指代敌营。句意为:主将慨然率军辞别京城而去,精锐部队包围了敌营。这是诗人想象我军奋勇善战,敌人负隅顽抗的情景。言辞间饱含必胜之心。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凋,凋蔽;旗画,旗上的图案色彩。句意为:天色昏暗,大雪纷飞,旌旗上的色彩因之而凋零,狂风呼啸中夹杂着战鼓之声。意即战斗十分艰苦。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百夫长,士兵中的小头目。句意为:我宁愿去从军,做一个小头目,也胜过徒然作一个没用的书生。这是诗人表达自己慷慨从军,矢志报国的志向。

张说称赞杨炯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其中如“悬河注水”确实是精辟之论，纵观全诗：先言边境军情紧迫，诗人感奋不已，觉得应该征战沙场为国效力；随即驰骋想象，想到我军以顺击逆，气势何其雄壮；又想到征战异域毕竟十分艰难，气氛又悲壮感人；但诗人深思熟虑后还是慨然以从军杀敌为是，不愿枉作书生，空度一生。中国以农立国，民俗依恋故土，因此对去乡离家而从军多有微词，如陆机就以为，三世为将，不祥。诗人虽一介儒生，却胸怀投笔从戎、不避矢石的豪情壮志，其言行自非那些腐儒、书呆子和患得患失之辈所可比，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初盛唐之际，国家崇尚武勇，士民常思建功立业的时代风尚。

范文勇

骆宾王画像

——〔清〕上官周

骆宾王

骆宾王，义乌人。七岁能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初为道王府属，历武功主簿，又调长安主簿。武后时，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去。徐敬业举义，署为府属，为敬业草檄，斥武后罪状。后读之，矍然叹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事败，宾王亡命，不知所终。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集成十卷。

至分水戍

行役总离忧，复此怆分流。
溅石回湍咽，萦丛曲涧幽。
阴崖常结晦，宿莽竞含秋。
况乃霜晨早，寒风入戍楼。

分水，地名。全国分水岭很多，据骆宾王行踪和诗中所写景物分析，此处当指河南南阳县北之分水岭。水自岭而下，南北分流，北流入汝水，南流入潯水，俗呼分水头，亦称鲁阳关。

这首诗以凝重、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分水岭一带阴晦、幽深的自然景色,表达了行役在外,远离家乡的凄凉、悲怆心情。诗中情景交融,用笔简洁。在押韵、对仗等方面已十分成熟,是一篇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律诗。

“行役总离忧,复此怆分流。”行役,因服役或公务而跋涉在外;离,遭逢。句意为:行役在外总是令人心情忧伤,何况又正逢这引人悲怆的分水岭。诗人的悲哀源自与家人、亲友的分离,孤身在外,无所依傍,因此顾影自怜,心生忧戚。此时面对分水岭,那水流分道扬镳之景,恰似诗人与家人的分别,于是触景生情,惋叹不已。“忧”、“怆”二字给全诗奠定了低沉、悲痛的基调。

“溅石回湍咽,萦丛曲涧幽。”句意为:水流为石所阻,溅起浪花,回旋着、激荡着、呜咽着,在盘绕、丛生的杂草的掩映下,曲折的涧水更显幽深。水流回旋、呜咽正如诗人与家人分别时难分难舍,依恋万分时的情景;曲涧为丛草所覆之景正如诗人一路行来,历尽艰辛的行程。这正是诗人面对“分流”而“怆”的原因。

“阴崖常结晦,宿莽竞含秋。”晦,昏暗,暗昧;宿莽,草名,冬生不死。《楚辞·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句意为:阴湿的石崖常凝结着晦暗的苔藓,经冬不死的宿莽竞相容纳着寒凉的秋意。此联进一步写分水岭周围晦暗、莽苍的环境,诗人对此感到前途仍将十分艰难、暗淡。

“况乃霜晨早,寒风入戍楼。”戍楼,边防驻军的瞭望楼。句意为:更何况此时正是秋天落霜的凌晨时分,寒冷的秋风正源源不断地倾入戍楼里来。这股秋风不但“入戍楼”,而且还深入

到诗人的心底,那袭人的寒意更使旅人感到愁怨无边。如果说前六句的悲伤还是诗人自身主观的感觉的话,那么这两句所言之悲则是外界强加诸身,不容诗人抗拒的痛苦。个中悲凉之味显得更为浓烈。

以自己自由的创作实践完成五、七律诗正是“初唐四杰”对中华诗坛的重要贡献之一。从这首诗即可明显地看到身为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这方面的努力。诗中,首联写心情,引领全文;颌、颈二联宕开一笔,描写景物,衬托感情,形式上对仗工整,平仄鲜明;尾联呼应首联,又是全文的一个升华。“流”、“幽”、“秋”、“楼”韵脚齐整。此诗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已具备了一首成熟律诗的风格。

范文勇

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

边烽惊榆塞,侠客度桑乾。
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
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
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

少府,唐人呼县丞为赞府,县尉为少府;辽,地名。据《太平寰宇记》:“河东道辽州,秦为上党郡地。隋置辽山县。”唐初,万象更新,当时的知识分子为朝廷蓬勃的生机所感动,遂以入仕

为荣,从军立功即是入仕途径之一。这首诗即表露了这一思想。诗中描述了侠客矫健、敏捷的英姿,歌颂了为国而战的豪放情怀,并劝勉友人不可卤莽,要牺牲得有价值,最好是抓住机遇,一战成名。

“边烽惊榆塞,侠客度桑乾。”榆塞,指榆林塞,也用为边塞的通称。《汉书·韩安国传》:“累石为城,树榆为塞。”桑乾,水名,源出山西马邑县桑乾山,东入河北及北京市郊外,下流入大清河(即永定河)。句意为:边境的烽火惊动了榆林塞,侠客奋然渡过桑乾河迎击敌军。开句即铺开一个战火连天的波澜壮阔的背景,同时也点明题中的“从戎”。“度”字极有力量,侠客慷慨出战,奋不顾身的英勇形象仿佛就在眼前。

“柳叶开银镞,桃花照玉鞍。”柳叶,春秋时楚人由基善射,离柳叶百步而射,百发百中;镞,箭头;桃花,桃花马,白毛红斑。句意为:侠客们精于箭术,开弓即可百步穿杨,身跨的桃花宝马与镶玉的马鞍交相辉映。这是写侠客们光彩照人的装束和英姿飒爽的英雄形象。

“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连星,指剑端刻满星状花纹。《越绝书》曰:“王取纯钧,薛烛观其钗,烂如列星之行。”句意为:拉开弓,那弓的样子像一轮满月;拔出宝剑,那宝剑的剑端刻满了星状纹样。此联进一步称颂侠客的武艺高强,装备精良。

“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燕丹,燕太子丹;客,指荆轲,据《史记·刺客列传》载,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在易水滨为荆轲饯别。荆轲慷慨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易水,水名,源出河北易县。句意为:你不可学那燕太

子丹的宾客那样,枉自在易水边上慷慨悲歌而已。诗人在《于易水送人》中写道:“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诗中,诗人对荆轲还是赞赏有加,把他视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因此诗人在本诗最后两句劝勉友人以国为重的时候,还应该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这一点诗人表现得十分睿智、冷静,而不是简单的任气尚武。虽然诗人后来投身徐敬业的讨伐武后的战争,仍以失败而告终,但这或许又是诗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另一面而已。

全诗在结构和意思层递上与《至分水戍》相似,首联是描绘战争的背景;颌、颈联描写侠客武艺超绝、鲜衣怒马的光辉形象;尾联表明诗人对侠客为国为民慷慨捐躯的崭新看法,使全诗充满以史为鉴的理智色彩,全诗的思想深度也为之而升华。由此可见诗人对律诗的创作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加以发展的。

范文勇

从军行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
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
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

从军行,乐府《相和歌·平调曲》名。唐人尚武,诗人虽一介书生也以征战沙场为荣。这首诗写得激昂、豪迈,抒发了为报君王的赏识,不惜驰骋万里,奔赴战场,哪怕战死阵前,也虽死犹荣的爱国主义激情。

“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一顾,《战国策·燕策二》载,苏代游说齐王前先见淳于髡,说到有一匹马因伯乐“一顾”而身价倍增。后人遂借“一顾”代指君恩。谢朓《和王主簿怨情》有:“生平一顾重,宿昔千金轻。”之句;三军,泛指全军。句意为:将士们因君王的恩顾而倍感重任在肩,全军上下充满了高昂的斗志。

“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分戈影,戈是一种横刃,下装长柄的兵器,日光从戈刃两边分照而下;剑文,刻在剑上的花纹。句意为:野地里,阳光从戈刃两边分照而下;天上的星星正好像刻在剑上的花纹。此联极言兵刃的锐利、精良。阳光从戈刃两边分照而下,就好像锋利的戈刃划开了阳光;而剑纹作星状,就好像剑上缀满寒星。手握如此宝刃,真让人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信与豪情。

“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汉月,明月。句意为:拉开弓弦,满如怀抱明月,纵马驰奔,腾起漫天的烟尘。以“汉”修饰“月”,意在借用汉朝对外战争时成绩辉煌的荣光,表达从军者建功立业的豪情,同时“汉字”又与“胡”字相对,充满民族的自豪感。

“不求生入塞,惟当死报君。”句意为:不希求能够生还回朝,只一心以死报效君恩。诗人不求生还,即是视死如归,不以荣华富贵为意,其坦荡胸怀令人钦佩。这两句是诗人掷地有声

的誓言,与“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的感人至深。

全诗直抒胸臆,气势恢宏,但联想诗人的一生,我们不禁深感悲哀。诗人渴望君王的垂顾,可惜适逢武后专政,李姓正统岌岌可危,自顾不暇,自然不可能像诗人期盼的那样给予恩顾。诗人渴望为保卫国家而征战边塞,最终却在内战中做了唐王朝宫廷斗争的牺牲品,但本诗以其刚健、雄浑的诗风和诗人的其他诗作一起开辟了唐诗一个清新的伟大时代。

范文勇

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

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
天阶分斗极,地理接楼烦。
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寒垣。
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暄。
戍古秋尘合,沙寒宿雾繁。
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
兰渚浮延阁,蓬山款禁园。
影纓陪绂冕,载笔偶玕璠。
汲冢宁详蠹,秦牢讎辨冤。
一朝从筐服,千里骛轻轩。
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

南图终铩翮，北上遽摧轅。
吊影惭连茹，浮生倦触藩。
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

诗人早年先以神童见誉，后以文章见称，但最终仍无法以文章致仕，反而羁縻良多，处处碰壁。万般无奈之下，诗人黯然出塞，希望另辟入仕之蹊径。而当诗人来到塞外，面对早秋塞外风寒、云漠、沙冷的凄凉景象，感到前途未卜，心中一片渺茫，于是创作了此诗。诗中，言辞幽昧，曲折似山泉呜咽。

“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促，加快；驾，马车；三水，指邠州三水县；五原，指盐州五原县。句意为：加快马车的前进速度，越过了三水县，远远地向着五原县一带驰聘前去。这是诗人自述行程，“促”字充分体现了诗人急于摆脱在朝廷不得志时的阴影；“望”字可见诗人对边塞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憧憬。这两句的意境直追屈原《楚辞·涉江》，都表达了对现实生活强烈的厌弃、摆脱和对新生活、新希望的热烈追求。

“天阶分斗极，地理接楼烦。”斗极，北斗、北极；楼烦，西域古国名。句意为：诗人所到达的塞外在天文分野上属于北斗星座，而在地理位置上与古楼烦国相邻。此联写诗人所到之处的荒远。

“溪月明关陇，戎云聚寒垣。”陇，地区名，泛指今甘肃一带；垣，城墙。句意为：溪上升起的明月照亮了边关，塞外的云朵，凝聚在寒冷突兀的城头。诗人在纵心驰魄之后，收摄心神时首先感到的是塞外凄冷、孤寂的景象。

“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暄。”物候，风物气候；暄，暖。句意

为：塞外的山川、风物气候都和内地不同，天气和地气也是冷暖各别，这是诗人对塞外自然环境的总体感受。诗人为其“殊”、“异”而心喜，希望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了新的际遇，但毕竟带来诸多不适，在诗人心中投下阴霾。

“戍古秋尘合，沙寒宿雾繁。”句意为：戍守的古塞上，秋日里烟尘四合而至，沙漠地区地气寒冷，隔夜的雾到了早晨越发浓重。这是进一步描绘塞外异常寒冷的气候条件，给人以凄迷、阴冷之感。

“昔余迷学步，投迹忝词源。”学步，典出《庄子·秋水》。寿陵地方有一个少年，去学邯郸人走路，结果没有学会，而自己原来走路的样子也忘记了，只好爬回来；投迹，模仿；忝，谦词，表示辱没他人，自己有愧。句意为：过去我曾像邯郸学步那样迷失自我，模仿别人忝列创作辞赋者之列。诗的文采很为世人称道，诗人自己也颇以为自豪，但此处完全加以否定，可见诗人确实对没能以文章致仕极其失望。此联为过渡联，诗人由现实回到了对往昔以文章致仕经历的追忆之中。

“兰渚浮延阁，蓬山款禁园。”渚，水中小块陆地；蓬山，蓬莱；款，通“窾”，空，不实。句意为：生长着兰草的水中窄地上漂浮着空洞的阁楼，蓬莱仙山上荒幽的林园华而不实。“浮”，阁建渚上，视之如舟浮于江水之上。这两句是解释“忝词源”，意指当时贵族气息笼罩文坛时，文坛上出现的文章大多空洞无物，就像“延阁”、“禁园”那样，浪费了“兰渚”、“蓬山”这样的好地方。

“影纓陪绂冕，载笔偶玗璠”影纓，飘带和系冠的带子，是古代贵族的装束；绂冕，古代系印章的丝绳和冠冕，是掌权者

的装饰；载笔，记录历史者；玕璠，指美玉，亦是贵族的饰物。句意为：贵族们掌握着政权和对历史的记录。诗人以象征、喻示的曲笔表明对贵族们窒息文坛的痛恨，这也正是诗人所以厌倦朝中生活，所以对自己的文章极度失望的原因所在。

“汲冢宁详蠹，秦牢讵辨冤。”汲冢，汲郡魏襄王墓，从中得到亡佚的先秦典籍；蠹，蠹虫，蛀虫；讵，岂，怎么能。句意为：即使像兀兀以求的蠹虫那样挖掘古墓获得先秦典籍，那些被关押在秦朝牢狱里的蒙冤者又怎能被澄清冤情。亦即历史上诸多黑白颠倒，已无从考察，现在的黑白颠倒将来一样的无从考察。

“一朝从筐服，千里骛轻轩。”筐，一种圆形竹器用以盛物；骛，马奔驰状；轩，马车。句意为：一旦把那些文章诗作都装到筐里，束之高阁，我就轻车快马奔赴那千里之遥的塞外。此联为过渡联，诗人的思绪从追忆往事中回到了现实。

“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句意为：思乡之梦被边声惊醒。意即诗人在夜里被边塞的风声、马嘶声等从梦中吵醒，于是秉烛旅舍，写下此诗，可见诗人虽对以文章致仕极度失望，但仍然笔耕不辍勤于创作。

“南图终铩翮，北上遽摧辕。”南图，化用《庄子·逍遥游》：“而后乃今将图南”；铩翮，伤了翅膀，喻失意。摧辕：车轮摧折，意指受到挫折。句意为：我打算往南求取功名最终还是失意；于是慨然北上，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又遇到了挫折。

“吊影惭连茹，浮生倦触藩。”茹，相牵引的样子。《周易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触藩，羝羊触藩，喻进退两难。句意为：我如今形影相吊，面对连绵牵连的杂草心情十分沉闷；

漂泊之中我已厌倦了那四面碰壁的生涯。意即诗人远出塞外，仍感身处拘束之中，更增形单影孤的流离之感。

“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数奇：命运坎坷。桃李：化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句意。句意为：我的命运如此坎坷，还有什么是我可以依凭的呢？如果我真有像桃李那样的美德，又何必多言。诗人总结自己的生活经历后，决定以加强自身修养为处世原则，坚信终究有一天会受到赏识。

全诗层次分明，诗人于朝中倍受排挤，于是远驰塞外，对异域风情充满丰富的想象，但当他真正面对那冷寂悲壮之景时，还是禁不住心胸为之一滞；于是回思过去以文干名的生涯，皆因自己居身卑微，无可奈何，无所成功；诗人投笔从戎，回到塞北旅途的现实中来，进一步追昔抚今，感到前途更是坎坷，但诗人自信只要坚持操守，必将获得世人的肯定。全诗可谓一步三叹，徘徊之意、进取之情、孤独之感，交相杂糅，最终诗人也无法看清前程，只好坚贞自处。全诗由塞外的现实进入回忆，由回忆又回到现实，一波三折，前后照映。因此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此诗都堪称唐人排律的先行之作，尝试之作。

夏于全 范文勇

夕次蒲类津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

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
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
龙庭但苦战，燕颌会封侯。
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

次，驻扎；蒲类津，今甘肃镇西县。这首诗是诗人傍晚驻扎北庭都护府所辖蒲类津时创作的诗歌，是诗人从军西域，戎马倥偬的征战生涯的真实写照。诗中描绘了转战边塞的艰苦，表达了以战功封侯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冷静地看到，战争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其危险性，足警后人。格调沉郁、凝重，是盛唐边塞诗的辟荒之作。

“二庭归望断，万里客心愁。”二庭，唐时西突厥分裂为南庭和北庭。故称二庭。句意为：身处遥远的二庭之地，回望归去之路，为关山阻断；远戍万里之外，我的心情无比愁郁、沉闷。诗人开篇以距离之远来衬托愁绪之深，引人联想，使人惋叹。

“山路犹南属，河源自北流。”山，指天山。山路南属意谓天山以南是属于唐朝统治区；河源北流，这是西域地理的独特现象。天山以北，山中之水一般向北流，此处暗寓一去难返之意。句意为：天山以南的路还是属于朝廷管辖，天山以北的河流皆向北而去。这是诗人在南北方向上，强烈感觉离别家乡的愁闷，每往前迈一步就是远离国土一步，而北流的河水又给诗人以欲归无由之感，那份悲哀更是难以形容。

“晚风连朔气，新月照边秋。”朔气，寒气。句意为：晚风袭

来,带来扑面的寒气,一勾新月儿淡淡地照着秋风萧瑟中的边塞。沙漠地区水份少,因此日间和夜间温差大,一到傍晚便会感到凉意,更何况面对凄冷的月光,此情此景最容易使人产生对家乡的怀念。

“灶火通军壁,烽烟上戍楼。”军壁,军营周围的防守工事。句意为:士兵们宿营的灶火照亮了周围的阵地,烽烟滚滚,冉冉地涌上了戍楼。这是描写军营中特有的壮观、紧张的景象,令人心潮澎湃之余,仍旧是心灵的空虚与对家人的牵肠挂肚。

“龙庭但苦战,燕颌会封侯。”龙庭,匈奴单于祭天地鬼神之所。《文选》班固《封燕然山铭》:“蹶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后遂泛指边塞;燕颌,《后汉书·班超传》载,有相者对班超说:“燕颌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句意为:只要我们在边塞上努力作战,就会像长着“燕颌”的班超那样立功异域,官封侯爵。这是诗人自勉,也是勉励同僚。

“莫作兰山下,空令汉国羞。”兰山,即贺兰山。此处泛指边塞之山;令汉国羞,典出《史记》,汉武帝天汉二年,李陵领兵出击匈奴,因兵尽粮绝,兵败投降。汉武帝诛戮李陵全家。句意为:不要像李陵那样,兵败投敌,令国家蒙羞。这是诗人对征战边塞的警戒之语,反映出诗人睿智、清醒的一面,此后的边塞诗也是对立功与思乡等感情描述颇多,而能像诗人这样缜密思考,保持警惕的确是不多见。

全诗从路途遥远,南北各别,气候迥异,战地悲壮等方面详实、具体地揭示了边塞生活的艰辛,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感。最后诗人又能跳出这凝重的气氛,发出奋战以建功的豪言壮语,同时又谨慎地告诫同仁谨防轻敌而战败,这就使全诗呈

现出一种超拔、俯瞰的气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范文勇

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华。
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
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
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

天山,山名,唐时称伊州、西州以北一带山脉为天山。伊州,今新疆哈密县;西州,吐鲁番县东南达克阿奴斯城;京邑,京城。这首诗是诗人从军西域时所作,诗中想象奇丽、用典巧妙,表达了诗人远戍塞外,对久别的京都的深切怀念。其实诗人从军边塞为的是进入仕途,最终能在朝廷上一展抱负、叱咤风云,而不是无所作为老死边鄙。如今归期渺茫,诗人不由心焦如焚。

“忽上天山望,依然想物华。”物华,自然景色。卢思道《美女篇》“京洛多娇艳,余香爱物华。”句意为:忽然登上了天山,向南远眺,心绪愁闷,不由想起京城中那美丽的自然景色。“忽”字形象、生动,由于天山高峻,往上攀爬时感到遥如登天,

到达山顶时,眼前景色一下子开阔起来,有豁然开朗之感。可惜瞬间的惊异,瞬间的喜悦之余,诗人又陷入了对京城的思念。开宗明意,直指题目。

“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上苑,上林苑。汉代宫苑名,此指唐皇宫;御沟,指长安护城河。句意为:天山上云层舒展,让人疑心是上林苑中浓密的树叶,那飘扬的雪花恰似长安护城河中那随碧波荡漾的落花。此二句紧扣“想物华”三字,骋驰想象,笔触迭荡。

“行叹戎麾远,坐怜衣带赊。”戎麾,军旗。常借指军营、军队;赊,谢眺《和王主簿怨情诗》:“徒使春带赊,坐惜红装变。”李善注:“赊,缓也。”即宽松。句意为:行军途中常常慨叹军营离京城十分遥远,因为叹惜、忧虑,使我衣带都变得松弛不少。意即,行军辛苦,忧思迫人,以致形容消瘦。

“交河浮绝塞,弱水浸流沙。”交河,据《汉书·西域传》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因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名;弱水,古籍所载弱水颇多,此处当是今甘肃的张掖河,俗称黑河。句意为:交河水流向远处,消失在荒僻的塞外,弱水里浸着流动的细沙。如此悲壮、凄凉的绝域景象与诗人记忆中京城的车水马龙、花繁锦簇之景差别巨大,难怪诗人又“叹”,又“怜”,以致“衣带赊”了。

“旅思徒漂梗,归期未及瓜。”漂梗,即泛梗。典出《战国策·赵策》。苏秦向李兑游说时讲了一个寓言:半夜里,土梗和木梗争斗,土梗说,你不如我,我是土的,如果遇到疾风劲雨,毁坏了,仍复归为土。而你是木头的,遇到风雨则漂入河中,转徙到海,漂泊不定。后因以泛梗指代生活动荡不定;瓜,指瓜时,

即瓜熟之时。典出《左传·庄公八年》载：齐襄王派将军连称、管至父去戍守葵丘，当时正值瓜熟，曰：“及瓜而代。”指来年瓜熟之日派人去替换他们。后以之代指任职期满，等待移交之时为瓜时。句意为：旅途之中空自像木偶人一样漂泊不定，遥想离任满交接后回归的日子还长着呢。这是诗人对从戎在外，生活起伏，不知何时可以结束的忧伤、惆怅，用典巧妙，让人觉得漂泊之人的凄凉际遇古今都是一样的。

“宁知心断绝，夜夜泣胡笳。”胡笳，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管乐器，传说由汉张骞从西域传入，其音悲凉。句意为：这种悲凉的生活令我心思断绝，每当在夜里听到那悲凉的胡笳之音，禁不住潸然泪下。诗人在条剥缕析地历数自己一路转徙的生活之后，悲哀、伤感之情终于不可遏抑，随着泪水喷涌而出。那股痛彻心扉的悲怆之情随着胡笳之音萦绕在读者心头，余韵悠远。

诗人对怀想中的京城的描写仅是浮光掠影似的凌空一笔，而且还是由眼前冷漠、凄寒之景联想而生，其它的笔墨都重重涂抹在对绝域之地的迷茫、苍凉之景的描写上。这凌空一笔恰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令行人更加感到黑暗的恐惧，但正是这一闪却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勇气，也正是这一点光亮激励着诗人继续努力向前，立功异域，荣归故里。 范文勇

军中行路难同辛常伯作

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庭，铜鞮杂虏寇长城。
天子按剑征馀勇，将军受脤事横行。
七德龙韬开玉帐，千里鼙鼓叠金钲。
阴山苦雾埋高垒，交河孤月照连营。
连营去去无穷极，拥旆遥遥过绝国。
阵云朝结晦天山，寒沙夕涨迷疏勒。
龙鳞水上开鱼贯，马首山前振雕翼。
长驱万里罄祁连，分麾三令武功宣。
百发乌号遥碎柳，七尺龙文迥照莲。
春来秋去移灰琯，兰闺柳市芳尘断。
雁门迢递尺书稀，鸳被相思双带缓。
行路难，行路难，誓令氛祲静皋兰。
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这首诗歌颂了为国而战，封侯万里的万丈豪情。诗人的笔触由外虏入侵铺展开去，描写了将士们奋勇出战的情景，渲染了军中统帅高深的文韬武略，烘托了金鼓喧天的战地场面。战线虽在艰难中一步步地推向前进，但战士们自始至终洋溢着高昂的斗志。与此同时，闺阁中，说不尽的是妻子对远征爱人的相思。结尾表明：平定

边疆、消泯战祸、立功封侯才是男儿本色，何必一味留恋儿女私情。诗文华丽壮观，汪洋恣肆，有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给。已初具以盛唐诗人李白为代表的豪放派诗作的规模。

“君不见”二句，玉关，玉门关，泛指边关；暗，使动用法，使晦暗；铜鞮，春秋时晋国地名；寇，侵犯。句意为：你难道没看到那边关上烟尘四起，一片晦暗；铜鞮一带，胡人的大军又开始侵犯我北疆长城了。“杂”字用以形容虏兵有蔑视之意。这是交待胡人入侵，引发战争。

“天子”二句，征，征召；馀勇，典出《左传》。“欲勇者，贾馀馀勇。”豚，祭肉。句意为：天子奋然按剑而起，下令征召勇敢的健儿；将军接受祭肉，慨然领兵出征。赐给祭肉是古时将军出征时，天子予以勉励的方式之一。这是写我方不畏强敌，坚决予以回击。

“七德”二句，七德，古人认为出兵当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定民、和众、丰财；龙韬，姜太公六韬之一；玉帐，主帅所居之帐；鼙鼓，用鼙皮蒙制的鼓；金钲，军中乐器，用以节制鼓。句意为：主帅帐内，多有品德高尚、运筹帷幄的人才；军队绵延千里，金鼓之声震天动地。这是描写我方将帅、谋士的贤明及军容的严整。

“阴山”二句，交河，古地名，西域车师前国都城在交河。句意为：阴山一带的浓雾遮蔽了高高的营垒；交河上空的孤月高高地朗照着连绵的营帐。意即战线已深入敌人腹地。

“连营”二句，旆，旌旗；绝国，极为遥远的邦国。句意为：连绵的营帐直排列向无尽的远方，我军将士旌旗高扬，向着苍茫

的绝域推进。“连营”二字与前文形成顶针。此处意谓我军旗帜鲜明,势如破竹,声势骇异。

“阵云”二句,疏勒,西域古国名。句意为:早晨,像战阵一样的乌云凝结起来,天山为之昏暗一片,傍晚,北地寒冷的沙尘扬起,令疏勒古国迷失其间。这既是写塞北环境险恶,也是喻指不容轻视胡人凭借对地理的熟悉负隅顽抗。

“龙鳞”二句,龙鳞,水波似鳞;鱼贯,如游鱼般先后相续。句意为:河上水波荡漾,连绵相续,直至远方;马首山前,大雕在展翅飞翔。诗人以如此开阔雄浑的景象展示了我军将士列队快速前行,声势浩荡,如大雕展翅威逼敌阵的情景。

“长驱”二句,誓,恐惧;麾,指挥军队之旗,分麾,即分兵;三,泛指多。句意为:雄兵长驱万里,祁连山也为之战栗;大军分兵合击,接二连三地打出了国威、军威,充分显示了我军的英勇善战。进一步写我军气势如虹,震慑敌胆。

“百发”二句,乌号,古良弓名;碎,射裂;龙文,宝剑名;迥,远。句意为:战士们手执乌号宝弓,百发百中,远远地可以将柳叶射碎,他们挥舞着七尺长的龙文宝剑,剑上的光芒足以照亮远处的莲花。意即我军装备精良,人人骁勇。

“春来”二句,灰琯,古代候验节气变化的器具;兰闺,女子闺房。句意为: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灰琯已移换多次;从闺房到绿柳成荫的柳市的路上,芳香的尘迹已经断绝。意即战争迁延岁月,闺中思念之情与日俱增,以致无心打扮,无心出行。

“雁门”二句,雁门,雁门关;迢递,遥远;尺书,书信;双带,指战士和家中妻子两人的衣带;缓,松。句意为:遥远的雁门关

外,关山阻隔,书信来往稀少,家中的妻子对着绣着鸳鸯图案的被子想念远方的丈夫,远征的战士同样牵挂着家中的妻子,相思之情令他们日渐消瘦。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恰是这份牵挂,激励着战士们奋勇杀敌,为保卫祖国的安宁、稳定而千里转战。

“行路难”二句,氛祲,灾祸之气;皋兰,山名,在今甘肃兰州皋兰县南,此处代指边关。句意为:行进的路途虽然十分艰难,但战士们发誓要让战争的灾难在边境完全消泯。意即战士们浴血奋战,为的是让国家安宁、让家中的亲人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行路难”三字反复咏叹,意即前程再苦再险,战士们也将迎难而上。

“但使”二句,龙额,龙额侯;讵,岂;凤楼,闺阁。句意为:只要能立大功,封显爵,令家门显贵,又何必陪伴着闺中妻子,空度一生大好时光呢?此联表达了诗人积极用世的思想,否定了痴守儿女私情,主张放开眼界,勇于立功封侯,光耀门楣。

全诗气势恢宏,写景、抒情、叙事相结合,敌军、我军、闺中交替出现,内容丰富,杂而不乱,开辟了七言诗的新境界。

范文勇

边庭落日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长虹。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

这首诗描写了边塞夕阳斜照时的壮观景色，诗人独立斜阳，追思自己毅然奔赴边塞，历尽艰辛，征战绝域的历程，颇引以为自豪，表达了为报君恩而更加努力的决心。全诗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充满自信、豪迈的乐观浪漫精神。是边塞诗中，以建功立业、报答君恩为主题的一大系列诗章中的源头之作。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紫塞，北方边塞。晋崔豹《古今注》云：“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流沙，沙漠。沙常因风而流动转徙，故称；黄图，帝都；灞水，水名，在长安东。句意为：边塞以北是一片茫茫沙漠，京城以东是一条曲折的灞水。“紫塞”，亦可理解为夕阳下的关隘蒙上一层金紫之色。这两句将关塞与京都相提并论，意指诗人身在边关，心在京城；也是指自己身赴北庭为的是报答朝廷的恩惠。这种横跨空间的跳跃式表达手法被称作诗家笔法。

“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俎豆，古代祭祀、宴客用的器具。指代诗人曾任太常寺奉礼郎；沙蓬，指蓬草丛生，黄沙飞扬，意即塞外。句意为：我辞去朝廷中的任职，不远万里，奔赴塞外从军。这是诗人追思自己毅然放弃赋闲无聊的京中小吏的职务，投身如火如荼的保卫边疆的经历。其中几多抉择，几

多豪壮。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候月，《史记·匈奴列传》：“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持满，拉满弓弦；凿空，开通道路。《史记·张骞传》：“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句意为：为守候月亮的盈亏，常常拉满弓弦，为寻找水源，多次四处开凿道路。这是诗人回忆戍守边塞的激烈紧张、丰富艰辛的生活，为把握攻战的时机，随时保持警惕；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而寻找水源，开辟道路。

“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句意为：野外渐渐昏暗，但边塞战争的气氛却更加浓厚；烽火遥相呼应，戍楼之间讯息相通。这是写眼前充满战争的危险的情形。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空。”膂，脊梁骨；膂力，体力。梁荀济《赠阴梁州》：“肌肤积霜露，膂力卷风尘。”句意为：将士们体力强劲，足以卷起风尘，他们已在沙场征战中渡过了许多岁月。诗人对征战充满自信，因为他所在的这支军队是一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并久经沙场，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军队。

“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积石，山名。指小积石，在今甘肃临夏西北，即古唐述山。《史记·夏本纪》：“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即言此地。唐在此置积石军；崆峒，山名。一处在甘肃平凉市西，一处在甘肃高台县西北。传说黄帝曾登这二处的山。句意为：河流冲刷着积石，山路远远地通向崆峒。此联描写征战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长虹。”苍兕，水兽名，凶猛而善奔突，能覆舟。长虹，《史记·邹阳传》：“昔者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句意为：胸怀大志，凌驾于苍兕之上，他们

对朝廷的精诚忠心感动了天象,以致出现长虹贯穿太阳的奇景。诗人一心为国,不以追求官爵为意;看到云气横蔽落日之景,突发奇想以此抒发自己精诚为国的雄心壮志。

“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龙剑,典出《晋书·张华传》。晋灭吴前后,张华常见地上有一股紫气,上冲南斗星与牵牛星之间。因向精通星象之学的豫章人雷焕咨询。雷焕说,这是宝剑精气,上彻于天。并说,这股剑气在豫章郡丰城县。张华就派雷焕到丰城去做县令,寻找宝剑。后来,果然在县监狱的地下挖到两把宝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雷焕派人送了一把给张华,自己留下一把。张华被诛,其剑失踪。雷焕亡故,其子雷华佩其剑,过延平津,剑自匣中跳出,没入水中,化龙而去。雌雄,相传楚国干将莫邪为楚国作剑,三年乃成,剑有雌雄。句意为:如果说君王的恩宠可以报答的话,那只有像化龙而去的雌雄宝剑那样,扫净邪恶,还天下以太平。诗人以剑自喻,表达了为君而战,为边境的长治久安而战的矢志不渝思想。

诗人由眼前景想到遥远的长安,驰骋想象中,回顾了自己对从戎的选择;随即生动地描写了战地上杀伐之气纵横、干戈之象满目的情景;承此而抒发了为报君恩,将更加奋勇作战,以澄清边塞烽烟的雄心壮志。全诗荡气回肠之余,仍有一股隐晦的忧虑深含其中。从运用的典故上看,诗人对朝廷、对君主有太多的迷惑与憧憬,诗人的结局也和诗文中涉及到的荆柯、干将一样,为不可为之事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精诚”之志始终恪守。

范文勇

在军中赠先还知己

蓬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
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
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
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
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
胡霜如剑锷，汉月似刀环。
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

诗人戍守边塞时，与同僚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挚友们得以先行回转，诗人为之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流露出对这杳无边际的漂泊生活的厌倦和深深感受。

“蓬转俱行役，瓜时独未还。”蓬，蓬草，秋枯根拔，风卷而飞，故又名飞蓬。常用来比喻人行踪漂泊；蓬转，潘岳《西征赋》：“陋吾人之拘挛，飘萍浮而蓬转。”行役，因服役或公务而跋涉在外；瓜时，即瓜熟之时。古人以任职期满，等待移交的时日为瓜时。句意为：我们都因公在外，像飞蓬一样转徙不定，如今任满之时，唯独我一人还未能回去。身处动荡的行役之间已令诗人不堪其忧，如今更逢挚友归去，此后唯剩孤身一人，那股凄凉，直如北国冰雪一般寒彻骨髓。

“魂迷金阙路，望断玉门关。”金阙，本谓仙居，此指京城；

玉门关,古关名,在今甘肃敦煌市西北,为唐代交通西域的要道。句意为:我的魂儿已迷失返回京城的路途,唯有对着那玉门关,望眼欲穿。诗人不但孤身一人,而且还感到归期无望,连思乡的魂魄都无由得返,这股撕心裂肺的痛苦绝望心情更加令人震颤。

“献凯多惭霍,论封几谢班。”霍,指霍去病,以出击匈奴屡立功勋而名垂史册;班,指班超,以投笔从戎,安抚西域而著称于世。句意为:献上凯歌高奏的胜绩,屡屡令霍去病心里惭愧,论起封赏,多次令班超也逊色不已。意即,友人们此去京都,献功朝廷,其勋劳之卓著胜过古人。这是对友人的勉励,称述他们戍守的功绩,安慰他们,祝愿他们回朝后前程光明。同时也是诗人的自勉,以安定边疆,师法古人为己任。这两句诗是全诗中唯一的激昂辞句,似乎显得有些不和谐,而正是这点不和谐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边塞生活极其艰难,正是那股赶超古人、保卫国土的雄心支撑着戍守的战士们去忍受着艰苦岁月的煎熬。然而真正能以功勋而获升赏的又能有几人,大都默默无闻,这一点更令人悲哀。

“风尘催白首,岁月损红颜。”红颜,指青春年华。句意为:边地恶劣的环境中,风尘催白了头发,戍守的艰难岁月损毁了大好的青春年华。诗人由前两句的想象中回到现实,友人即将与自己分别,而自己已有垂垂老矣之势,想到这些不由心境凄苦,语气凝滞。

“落雁低秋塞,惊凫起暝湾。”雁塞,《初学记·梁州记》载,梁州县界有雁塞山,此山西有大水池,相传雁飞到此地,栖集于此,因名雁塞;凫,野鸭;湾,水流弯曲的地方。句意为:秋日

里,大雁栖落在低矮的雁塞上;惊飞的野鸭从水流弯曲处窜起。此联写友人正式离去那一刹那间诗人的切身感受。友人离去了,自己一个人留在边塞,此时的心情分外失落,形同落雁、惊凫,孤苦无依之感愈发浓烈。

“胡霜如剑铎,汉月似刀环。”铎,刀剑的刃。句意为:胡地的霜如剑刃一般冷酷肃杀;天空中的月亮象刀上的圆环一样圆。“胡霜”指代诗人留居的边塞,汉月指代友人归去的长安城。两地风景如此不同,暗示着此别之后,两人的境况和前途将大不一样,诗人还将继续忍受着艰难岁月的煎熬。友人一去,诗人将更感境况凄凉。

“别后边庭树,相思几度攀。”此联进一步表达诗人对友人的真挚情谊。句意为:分别之后,我将因思念你们几度攀上枝头。眷恋痴迷,感人肺腑。

全诗用韵严谨,结构灵活不拘,随着诗人的所思、所见、所想,顺次写来,如高山流水,汨汨而来。

范文勇

久戍边城有怀京邑

扰扰风尘地,遑遑名利途。
盈虚一易舛,心迹两难俱。
弱龄小山志,宁期大丈夫。
九微先赉玉,千仞忽弹珠。

棘寺游三礼，蓬山簪八儒。
怀铅惭后进，投笔愿前驱。
北走非通赵，西之似化胡。
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
战士青丝络，将军黄石符。
连星入宝剑，半月上雕弧。
拜井开疏勒，鸣桴动密须。
戎机习短蔗，妖祲净长榆。
季月炎初尽，边庭草早枯。
层阴笼古木，穷色变寒芜。
海鹤声嘹唳，城乌尾毕逋。
葭繁秋引急，桂满夕轮孤。
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徒。
灞池遥夏国，秦海望阳纡。
沙塞三千里，京城十二衢。
杨沟连凤阙，槐路拟鸿都。
璧殿规宸象，金隄法斗枢。
云浮西北界，日照东南隅。
宝帐垂连理，银床转辘轳。
广筵留上客，丰馔引中厨。
漏缓金徒箭，娇繁玉女壶。
秋涛飞喻马，春水泛仙舻。
意契风云合，言忘道术趋。
共矜名已泰，谁肯沫相濡？
有志渐雕朽，无庸类散樗。

关山暂超忽，形影叹艰虞。
结网空知羨，图荣岂自污。
忘情同塞马，比德类宛驹。
陇坂肝肠绝，阳关亭障迂。
迷魂惊落雁，离恨断飞凫。
春去荣华尽，年来岁月无。
边愁伤郢调，乡思绕吴歔。
河气通中国，山途限外区。
相思若可寄，冰泮有衔芦。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过半百的骆宾王从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任上投笔从戎，远涉西域。他在西域虽然以建功立业激励自己，但对故土帝京的怀念却无法割断，不时出现难以排遣的思乡之情。诗中运用了大量典故，表白少怀壮志、赴边报国的行迹及心理，描写边塞早秋阴寒的景物，忆念京都生活的奢华，感叹才疏位卑并抒发久在边城的归乡愁思。洋洋大作，感人至深。

“扰扰风尘地，遑遑名利途。盈虚一易舛，心迹两难俱。”句意为：纷纷扰扰的风尘地，遑遑不安的名利途；盛衰无常，命运总是不顺，愿望与现实总是难以和谐一致。扰扰，纷乱的样子。遑遑，惊恐不安貌。《后汉书·邓禹传》云：“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盈虚，指命运的通达或穷困。舛，即不顺，不幸。“心迹”一句，典出《文中子·问易篇》：“子曰：‘心迹之判久矣，吾独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观云则殊也，而适造者不知其殊，各云当而已矣。则夫二未违一也。’”开

头这四句总领全篇。“扰扰”、“遑遑”，定下郁闷的基调。三四两句，感慨自己命途多舛，壮志难酬。

“弱龄小山志，宁期大丈夫。九微先赅玉，千仞忽弹珠。”句意为：我少时志在著述，并不想学大丈夫建功立业。九微灯火映照着美玉，珍珠岂能用来弹射高天飞鸟。弱龄，指青少年时。小山，即淮南小山，作《楚辞·招隐士》。王逸《楚辞章句》云：“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期，期盼，期待。九微，灯名。何逊《七夕》云：“月映九微火。”先，一作“光”。赅，指装饰得很美。“千仞”一句，化用《庄子·让王》“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句意。仞，量词，七尺或八尺为一仞。这几句描绘自己少无大志，喜好著述，却又才学浅陋，不自量力。

“棘寺游三礼，蓬山筵八儒。怀铅惭后进，投笔愿前驱。”句意为：在大理寺中研习着天地人三礼，秘书省中荟萃着八家之儒。我从事著述惭于后进，于是投笔从戎甘愿为前驱。棘寺，大理寺的别称，为古代掌刑狱的最高机关。游，研习。三礼，即天地人之礼。蓬山，官署名，秘书省的别称。筵，通“萃”，聚集。八儒，即儒家的八个学派。《韩百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怀铅，指从事著述。沈约《到著作省谢表》云：“臣艺不博古，学谢专家，乏怀铅之志，惭梦肠之术。”投笔，指班超投笔从戎事。前驱，即先导。《诗·卫风·伯兮》云：“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这几句追忆自己在大理寺和秘书省的著述生涯，由于才学疏浅，羞于后进，遂投笔从戎，远涉西域。自

己的“小山志”遂告一段落。

“北走非通赵，西之似化胡。锦车朝促候，刁斗夜传呼。”句意为：我向北而行，并不是为了达到古代赵国的属地，我远涉西域，形似老子教化胡人。早晨乘着华美的锦车匆匆上路，夜里听着军中的刁斗声此起彼伏。化胡，指教化西北少数民族。用老子的传说。刘向《列征传》云：“关令尹喜者，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化胡。”锦车，即以锦为饰的车子。此句典出《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皆赐印绶。”刁斗，军中白天用以炊饭，晚上用以巡更的器具。这几句描绘自己投笔从戎后奔走西北边地，行色匆匆的军旅生活。

“战士青丝络，将军黄石符。连星入宝剑，半月上雕弧。”句意为：战士们手握青色丝绳的马络，将军吟诵着黄石公所授的兵书。群星的光芒照耀着宝剑，与剑上的星状纹饰相合；一弯新月照着雕弓，与雕弓的形状又恰恰相似。青丝络，指青色丝绳的马络头。黄石符，指黄石公授与张良的兵书。事见《史记·留侯世家》。雕弧，即弯弓。这几句描绘将军士卒行军途中的装束，其所佩宝剑雕弓与天上星月相映成趣，浑然一体，豪迈中亦透射着几分苍凉。

“拜井开疏勒，鸣桴动密须。戎机习短蔗，妖祲净长榆。”句意为：学着汉朝耿恭拜井得水，开拓疏勒，鼓声雷动，威镇密须古国。戎马倥偬，亦有曹丕闲暇饮酒食甘蔗之举；殚精竭虑，北地边庭的妖气一扫而净。拜井，用东汉耿恭事。《后汉书·耿恭传》载：“恭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匈奴遂于城下壅绝涧水。恭于城中穿

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疏勒,西域古国名,唐为安西四镇之一,在今新疆喀什。桴,即鼓槌。密须,古国名,在今甘肃灵台西。戎机,即战争,军事。短蔗,用曹丕事。《魏志·文帝纪》裴松之注云:“《典论》帝自叙曰:‘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时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妖祲,即妖气。净,一作“静”。长榆,塞名。因边塞上广植榆树,故名。这四句,用了“疏勒”、“密须”、“长榆”三个地名,分别在西域、河西走廊和塞北,照应前“北走”、“西之”。这三地相距千里,关山阻隔,可见诗人征途之艰辛。虽扫净妖气,建功塞外,亦有饮食甘蔗的闲暇趣事,但字里行间仍透露出思乡怀土之情。

“季月炎初尽,边庭草早枯。层阴笼古木,穷色变寒芜。海鹤声嘹唳,城乌尾毕逋。葭繁秋引急,桂满夕轮孤。”句意为:秋日边庭,酷热已经散去,草木早已干枯。层层阴霾笼罩着峥嵘古木,无边树色变得寒冷荒芜。天涯归鹤,鸣声嘹亮;城中乌鹊,摆尾将息。蒹葭苍苍,被秋风吹得飒飒作响;桂满月宫,孤悬天宇之中。炎,即炎热。嘹唳,指叫声响亮。尾毕逋,语出《后汉书·五行志》:“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毕逋,鸟尾摆动的样子。葭,一种水边生植物。这几句描写边塞早秋阴寒的景物,景象荒凉凄清,渲染出一派浓郁的悲愁氛围,引出下文,怀念京邑。

“行役风霜久,乡园梦想徒。灞池遥夏国,秦海望阳纡。”句意为:征戍边疆,风霜雪雨,已经太久;故乡田园,亲朋故旧,屡

屡入梦。长安灞池,西域大夏,遥隔千里;陇西秦海,中土阳纡,实难相望。行役,指因服军役或公务而在外跋涉。灞池,池名,在汉文帝陵墓灞陵上,故名。在今西安东。夏国,西域古国,又名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史记·大宛列传》)。秦海,指酒泉以西的大秦国。阳纡,即杨纡,古泽薮名。“行役风霜久”一句,总绾前“北走”、“西之”,“投笔前驱”,诗人久戍边城,备尝艰辛,极其思念故园。“灞池”两句,以西域和中原四个地名两两作比,用“遥”、“望”二字连接,写出了诗人对故园京师的深切思念之情。下文于是转叙长安。

“沙塞三千里,京城十二衢。杨沟连凤阙,槐路拟鸿都。”句意为:风沙弥漫的边塞远离京城三千里,长安城中有十二条通达的大道。遍植高杨的御沟连接着凤阙宫殿,槐荫大道旁矗立着鸿都学府。塞,即边塞。京城,指京都长安。衢,指通达的大路。杨沟,指长安御沟。凤阙,汉宫名,此指帝王的楼阁、宫殿。槐路,指京城槐荫大道。鸿都,指东汉灵帝设在鸿都门的学校。专习辞赋书画,出授高级官员。边塞风沙蔽天,远离中原,荒凉偏僻。而京城长安大道通衢纵横,绿树成荫,与“沙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点出“鸿都”,暗应前“小山志”、“怀铅”、“投笔”,承结紧密。

“璧殿规宸象,金隄法斗枢。云浮西北界,日照东南隅。”句意为:璧玉满堂的宫殿与紫微星象的布局暗合,坚固的堤堰取法于北斗七星之形,白云浮于西北,红日照于东南,气象万千。璧殿,指用璧玉装饰的宫殿。宸象,指紫微垣。金隄,即坚固的堤堰。斗枢,指北斗七星。“云浮”一句,化用《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这里称长安宫殿、堤堰的规划、建

造都取法于天上星象,实是写长安具有帝王气象。而长安越是繁华,越反衬诗人所在边地的荒芜,流露出了诗人对京师的向往。“云浮西北界,日照东南隅”,亦含有深意。

“宝帐垂连理,银床转辘轳。广筵留上客,丰饌引中厨。”句意为:垂挂的珠宝玉帐遍绣连理纹饰,装饰精美的井栏上转动着辘轳。盛大的筵席上挽留声势显赫的上客,丰盛精美的食物源源不断地从厨房中端出。垂连理,指垂挂绣有连理纹饰的帘帐。银床,即井栏。辘轳,井上汲水的装置。“丰饌”一句,化用曹植《筮簪引》:“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饌,即饭食。这几句极力铺写京城中饮食起居生活的奢华,令人心向往之。

“漏缓金徒箭,娇繁玉女壶。秋涛飞喻马,春水泛仙舳。”句意为:金徒箭慢慢移动,时间缓缓过去;娇箭频频从玉女壶中跳出来,人们怡然自乐。秋日波涛滚滚,状如奔马;春来河水连绵,泛起仙舟游玩。漏,古代滴水计时的仪器。陆倕《新刻漏铭》云:“铜史司刻,金徒抱箭。”李善注:“张衡《漏水转浑天仪制》曰:‘盖上又铸金铜仙人,居左壶;为胥徒,居右壶。皆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别天时早晚。’”娇,又作“矫”、“骄”,指投壶戏的箭,投到壶中又跳出来。玉女壶,语出《神异经》:“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恒与一玉女投壶。”“秋涛”一句,化用枚乘《七发》诗:“浑浑沌沌,状如奔马。”李善注:“浑浑沌沌,波相随之貌也。”仙舳,即仙舟。这几句描绘京城四时游赏玩乐之盛之妙,反衬诗人所居边塞的偏远荒芜,引出下文感慨。

“意契风云合,言忘道术趋。共矜名已泰,谁肯沫相濡?”句意为:我的意气与风云契合,得意忘言与高深的大道相追。虽

说互相尊重,但以前的那些同僚声名早已隆重显著,又有谁肯与我相濡以沫。意契,一作“意气”。言忘,即得意忘言。此句化用《庄子·大宗师》语意:“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矜,即尊重。已泰,指隆重显著。沫相濡,语出《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口句以湿,相濡以沫。”京城长安虽有赏游之乐,风云契合,但无知音可赏,让人落寞寡欢,故诗人发出了“谁肯沫相濡”的悲叹。

“有志渐雕朽,无庸类散樗。关山暂超忽,形影叹艰虞。”句意为:虽然胸怀大志,却渐渐变得朽不可雕,我无能至极,大而无用,形如散樗。关山遥远,形影相吊,充满忧患的艰难岁月让人忍不住悲叹。雕朽,语出《论语·公冶长》:“朽木不可雕也。”比喻人不可造就。散樗,指不成器用的木材。《庄子·逍遥游》云:“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立之涂,匠者不顾。’又《人世间》:‘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器则速毁,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超忽,遥远貌。艰虞,指艰难忧患。这里“有志”照应前“弱龄小山志”、“投笔愿前驱”等,感慨自己老而无用,飘零边塞,乃无用之材,暗寓了自己才不得显,壮志难酬。

“结网空知羨,图荣岂自诬。忘情同塞马,比德类宛驹。”句意为:我退而结网,空自羡慕池中之鱼;图慕荣华,岂不是自欺欺人。我忘却了宠辱祸福,如同塞翁之马;我的德行操守,比得上大宛良马。“结网”句,化用《淮南子·说林训》:“临河而羡鱼,不如归家结网。”自诬,即欺骗自己。《韩诗外传》云:“内不自诬,外不诬人。”塞马,用塞翁失马事。《淮南子·人间训》载,一塞上翁因失马得马而因祸得福或因福得祸。比德,即德行可

以与之比拟。宛驹，即大宛良马。《史记·大宛列传》载，西域大宛产汗血等良马，能日行千里。这几句感慨自己才疏位卑，有志而无耐的进退维谷，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满腔郁闷，无法排遣。

“陇坂肝肠绝，阳关亭障迂。迷魂惊落雁，离恨断飞凫。”句意为：我西出陇山，肝肠欲断；阳关荒凉，亭障迂回。望着那一只只惊弓之鸟乱窜的情形，我神思恍惚；望着一只只凫鸟南飞远去，消失在天宇之中，我更感离恨绵绵。陇坂，即陇山，在甘肃、陕西交界处。坂，一作“孤”。阳关，西汉置，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南。亭障，指边塞防守的堡垒。一作“亭候”。飞凫，即野鸭。“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诗人久戍边城，思家念家，无奈关塞重重阻隔，难以成行，如今秋日来临，天地一片荒凉凋零，鸿雁南飞，怎不让人离恨绵绵，肝肠欲绝。

“春去容华尽，年来岁月无。边愁伤郢调，乡思绕吴歊。”句意为：繁春早已逝去，容颜和木华都已衰败凋零，一年将尽，岁月寒芜，久居边塞，听到这悲伤的郢调，更让人愁绪绵绵；乡思扰扰，萦绕着吴歊之声。容华，一作“荣华”，无，一作“芜”。郢调，即楚地的歌曲。吴歊，即春秋时吴国的歌，后泛指吴地的歌。久戍边城，才疏位卑，华年逝去，容颜衰败，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诗人家住江南，如今传来了这凄伤的郢调、吴歊声，更感愁绪满怀，歊歊不已。

“河气通中国，山途限外区。相思若可寄，冰泮有衔芦。”句意为：万里黄河，气脉与中原相通相连，无奈积石山道途艰险，阻隔边庭塞外。假若相思可寄，那还要等到冰消雪化，鸿雁飞来的早春二月。河，即黄河。中国，指中原地区。山，即积石山，

在甘肃境内。《汉书·西域传》云：“河有葱岭、于阗两源，……南出积石山，为中国河。”外区，指中原以外，四周的区域。《后汉书·西域传》云：“邇矣西胡，天之外区。”冰泮，指冻融解，即农历仲春二月。左思《蜀都赋》云：“晨凫旦至，候雁衔芦。木落南翔，冰泮北徂。”衔芦，即口含芦草。雁用以自卫的一种本能，此借指雁。诗人身处中原之外，关山阻隔，乡思难当，虽然鸿雁可寄书信、相思，却要等到来年二月，让人无限惆怅。

这首诗描绘久居边塞的思乡之愁，“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身世感慨，羁旅之思，诸种情怀，融铸其中。全篇格高旨远，意境苍凉，笔力雄健，虽略显晦涩，但瑕不掩瑜，正如王世贞所言：“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艺苑卮言》卷四）

谭 克

从军中行路难

君不见封狐雄虺自成群，凭深负固结妖氛。
玉玺分兵征恶少，金坛授律动将军。
将军拥旄宣宙略，战士横戈静夷落。
长驱一息背铜梁，直指三巴逾剑阁。
阁道嵒峩起戍楼，剑门遥裔俯灵丘。
邛关九折无平路，江水双源有急流。
征役无期返，他乡岁月晚。

杳杳丘陵出，苍苍林薄远。
途危紫盖峰，路涩青泥坂。
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
绝壁千重险，连山四望高。
中外分区宇，夷夏殊风土。
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
川源饶毒雾，隄谷多淫雨。
行潦四时流，崩槎千岁古。
漂梗飞蓬不暂安，扞藤引葛度危峦。
昔时闻道从军乐，今日方知行路难。
沧江绿水东流驶，炎洲丹徼南中地。
南中南斗映星河，秦川秦塞阻烟波。
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中瘴疠多。
朝驱疲斥候，夕息倦樵歌。
向月弯繁弱，连星转太阿。
重义轻生怀一顾，东征西伐凡几度。
夜夜朝朝斑鬓新，年年岁岁戎衣故。
故人霸城隅，游子滇池水。
天涯望转遥，地际行无已。
徒觉炎凉节，忽复离寒暑。
物华非不知，关山千万里。
弃置勿复陈，重陈多苦辛。
且悦清笳杨柳曲，讵忆芳园桃李人。
绛节朱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
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

行路难，行路难，歧路几千端。

无复归云凭短翰，空余望日想长安。

行路难，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乐府解题》云：“《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据《旧唐书·高宗纪》咸亨三年（672）所载：“春正月辛丑，发梁、益等一十八州兵，募五千三百人，遣右卫副率梁积寿往姚州击叛蛮。”骆宾王深入西南边塞参加了此次平叛，回到长安后写下本诗。诗中叙述了从蜀地至姚州（云南）行军的经历，极力铺陈西南边地山高林暗，水气多毒的险恶环境，反复描写行军的艰险，表达重义轻生、不畏困苦，只求丹心报主的情志。

“君不见封狐雄虺自成群，凭深负固结妖氛。玉玺分兵征恶少，金坛授律动将军。”句意为：君不见西南边地大狐毒蛇成群结队，它们凭恃深山险阻，兴起阵阵妖气。盖着圣上玉印的诏书四下，征集勇猛的少年从军，圣上又在金坛拜将，授与律令，征调将军，征讨妖孽。封狐，一作“丰狐”，即大狐。雄虺，传说中的大毒蛇名。《楚辞·招魂》云：“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来倏忽。”负固，即依仗地势险固。妖氛，即妖气。玉玺，指皇帝的玉玺。《新唐书·车服志》云：“天子信玺，以召兵四夷。”征恶少，即征召勇猛善斗的青少年从军。《汉书·李广利传》载：“太初元年，以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金坛，即拜将之坛。授律，指授与律令。这几句写西南边塞发生叛乱，皇上调兵遣将前往讨伐。那里毒蛇猛兽横行，山深路险，妖气冲天，寓示了此次从军讨伐，必将是一番艰险征战。

“将军拥旄宣宙略，战士横戈静夷落。长驱一息背铜梁，直指三巴逾剑阁。”句意为：将军拥着符节，宣讲着天子的谋略，战士手持干戈，前往平定西南叛蛮。大军长驱直入，顷刻离开铜梁山，直指三巴之地，越过剑阁。拥旄，即持旄，借指统率军队。宙略，即朝廷的重大决策。横戈，一作“横行”。静，指平定，夷落，古称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也借指少数民族。一息，即片刻。背，指离开。铜梁，山名，在四川合川南。三巴，古地名，巴郡、巴东、巴西的合称。相当今四川嘉陵江和綦江流域以东的大部地区。剑阁，栈道名，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剑山小剑山之间。这几句写大军出发征讨叛蛮。“长驱”二句，连用“铜梁”、“三巴”、“剑阁”三个地名，写大军出征，行动迅疾，一日千里，极具气势。

“阁道岩峩起戍楼，剑门遥裔俯灵丘，邛关九折无平路，江水双源有急流。”句意为：剑阁栈道高耸入云，戍楼接连相望，剑门关遥临边地，俯视着神仙聚居的灵丘。邛崃关九折盘旋，没有一段平路，长江的两条支流，急流汹涌。岩峩，高峻貌。戍楼，军队驻扎卫戍之地。裔，即边。灵丘，神仙居处的山。邛关，即邛崃关，在四川荥经西。江水双源，见《水经注·江水》：“东北百四十里曰崃山，中江所出，东注于大江。崃山，邛崃山也。……又东百五十里曰山居山，北江所出，东注于大江。”这四句极写行军征途的艰险辛劳。前两句极写山高，后两句极写道途崎岖不平，江流湍急汹涌。跋山涉水，备尝艰辛。

“征役无期返，他乡岁月晚。杳杳丘陵出，苍苍林薄远。途危紫盖峰，路涩青泥坂。去去指哀牢，行行入不毛。”句意为：征讨边地，没有归期；飘零他乡，岁月已晚。深暗幽远，丘陵起伏；

郁乎苍苍,草木丛生。紫盖峰旁,道途艰危;青泥坂处,路途不畅。渐行渐远,直指哀牢;行色匆匆,深入不毛。返,即归。岁月,一作“岁华”。杳杳,深暗幽远貌。苍苍,茂盛的样子。林薄,即草木丛生之地。涩,指不畅。去去,指越行越远。哀牢,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不毛,草木不生之地。诸葛亮《出师表》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几句继续铺陈行军道途草木丛生,艰险异常,且岁月已晚,归期不定。字里行间,流露出艰苦烦怨之情,与前面大军出发时长驱直入,一日千里的雄壮声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从军时,年过半百,这里的“岁月晚”,既有一年将尽的意思,又暗寓了自己老大无成。跋山涉水,行色匆匆,总算来到了西南“不毛”之地。下文便接写不毛之地的荒凉贫瘠及地理风物。

“绝壁千重险,连山四望高。中外分区宇,夷夏殊风土。交趾枕南荒,昆弥临北户。川源绕毒雾,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时流,崩槎千岁古。”句意为:悬崖峭壁,重重险峭;群山连绵,四望高耸。中原蛮荒,分隔天宇;夷狄华夏,风土殊异。交趾国枕靠着南越蛮荒之地,昆弥国则为北边门户。河野毒雾缭绕,溪谷淫雨连绵。路旁积水四时流淌,水中浮木千岁不朽。千重,一作“千里”。区宇,指疆域。夷夏,即外族与华夏。殊风土,即风土人情不同。交趾,古国名,在今越南。昆弥,昆明附近古国名。《新唐书·南蛮传》云:“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行潦,指路旁积水。崩槎,一作“崩查”,指朽散的木筏。这几句描绘西南不毛之地山高路险,风土殊异,偏远荒芜,毒雾淫雨,积水朽木,深入如此蛮荒之地,其艰辛可想而知。

“漂梗飞蓬不暂安,扞藤引葛度危峦。昔时闻道从军乐,今

日方知行路难。”句意为：木梗漂零，蓬草飘飞，不得片刻安歇；手牵藤蔓，攀援度过险峭的峰峦。从前听说从军其乐无穷，今日方知行军艰难困苦无比。漂梗，即漂在水中的木偶人，指远离家乡。扞，即执持。葛，指葛草。闻道，即听说。诗人从军西南边塞，离家万里，不得歇息，山高路陡，须攀引葛藤方才得过，何等艰险，何乐可言，唯有难！难！难！“今日方知行路难”，既总绾前篇，又开启下文。

“沧江绿水东流驶，炎洲丹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映星河，秦川秦塞阻烟波。三春边地风光少，五月泸中瘴疠多。”句意为：碧绿的澜沧江水缓缓向东流淌，如今我从军来到这临近炎洲的南中边疆之地。南中与南斗星在星河上交相辉映，故国秦川秦塞却为烟波阻隔，不能瞭望、归返。时值三春，这西南边地却无甚风光可言，五月之时，泸中一带到处都是致人恶疾的瘴疠之气。沧江，即澜沧江。炎洲，传说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北岸九万里（东方朔《十洲记》）。丹徼，古代称南方的边疆。南中，指川南和云贵一带。秦川，古地区名，泛指今陕西、甘肃和秦岭以北平原地带。秦塞，指秦代所建的要塞。泸中，即泸水，指今雅砻江下游和金沙江会合后雅砻江以后一段。瘴疠，即南方暑湿地的病。瘴，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这几句叙写南中偏荒，远离京师，风光稀少，瘴气盛行，深入如此险恶之地征讨叛蛮，其艰险远非常人可以想象。

“朝驱疲斥候，夕息倦樵歌。向月弯繁弱，连星转太阿。”句意为：清早出发，哨兵疲惫；晚夕栖息，倦听樵歌。向着明月，拉开繁弱宝弓；对着群星，挥舞着太阿宝剑。斥候，指侦察敌情的哨兵。息，休息。繁弱，亦作“蕃弱”，古代良弓名。太阿，古宝

剑名。大军清早即整装出发,强健的侦察兵也疲惫不堪,行军的艰辛可想而知。傍晚休息时,纵然樵歌悦耳,也疲惫得无心欣赏。虽然如此,夜里依然引弓舞剑,暗寓希望有所作为,报效君王。

“重义轻生怀一顾,东征西伐凡几度。夜夜朝朝斑鬓新,年年岁岁戎衣故。”句意为:舍生取义,心中只存一念之想,东征西讨,历经几度春秋。朝朝暮暮有白发新生,年年岁岁戎衣依然如旧。斑鬓,即白发。新,指新生出。故,即依旧。东征西伐,白发戎衣,几度春秋,尝遍艰辛,但诗人表示仍要重义轻生,老当益壮,一心报主。

“故人霸城隅,游子滇池水。天涯望转遥,地际行无已。”句意为:故人居住在长安霸城之南,我辗转边塞心如滇池之水。遥望天涯,远不可及;征程漫漫,无穷无尽。霸城,即灞城。今陕西西安。滇池,又称昆明湖、昆明池,在云南昆明西南。遥,一作“积”。无已,即无休无止。这几句写远离京城,怀念故人,咫尺天涯,可望不可闻,而大军辗转迁徙,征途无已,令人困乏而惆怅。

“徒觉炎凉节,忽复离寒暑。物华非不知,关山几万里。”句意为:时节炎凉变换浑然不觉,忽然又是寒去暑来。自然美景的变化我并非丝毫不知,只是关山万里,有家难回。才觉炎凉,复又寒暑,时节易逝,物华日非,尤其让人思乡念家,无奈万里关山,重重阻隔,征戍频繁,有家难回,惟有慨叹而已。

“弃置勿复陈,重陈多苦辛。且悦清笳杨柳曲,讵忆芳园桃李人。”句意为:姑且把这些艰辛放在一边不再诉说,越述说悲苦越多。不妨赏听一下这清笳吹奏的杨柳曲,为什么非得要怀

念芳园桃李树下的故人呢?“弃置勿复陈”，袭用曹丕《杂诗》陈句。笳，乐器名，汉代流行于塞北和西域的一种类似笛子的管乐器。杨柳曲，即《折杨柳》曲，汉乐府横吹曲，多为伤春悲离之辞。唐代又改造为《杨柳枝》曲。诘，即岂，怎么会。这几句语意一转，表明从军虽然备尝艰辛，离家万里，怀念故人，但应该苦中取乐，忘怀个人儿女私情。

“绛节朱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句意为：鲜红色的旌旗迎风招展，辉映着太阳的万丈光芒，剑刃霜寒，丹心一片，只为报答圣明的君主。只要有朝一日能被君王体察到，又有谁还会惧怕这征战边疆的辛苦呢？绛节，即古代使者持作凭证的符节。日羽，指太阳的光芒。梁元帝《藩难未静述怀诗》云：“霜戈临堑白，日羽映流红。”丹心白刃，语出梁元帝《忠臣传谏争篇序》：“丹心莫亮，白刃先指。”酬，指报答。但，只要。惮，怕。三边，指汉代幽并凉三州，因都在边疆，合称三边，后泛指边疆。这几句语意更进一层，表示不仅要苦中作乐，更要不畏困苦，以丹心报主。这里设色艳丽，语气坚决，斩钉截铁，气势豪迈，感人肺腑。

“行路难，行路难，歧路几千端。无复归云凭短翰，空余望日想长安。”句意为：行路难，行路真是太难啦！更何况岔路有几千条。我才疏羽短，无法乘云而归，惟有在那月圆之夜，遥想长安。无复，即不再。短翰，即短羽，喻指才力浅弱。前面诗人表示不畏艰难困苦，只求丹心报主，这里又转而悲叹行路之难，可见诗人远涉西南边地，深入不毛，何其艰难，其报主之心何其坚贞。这几句句式长短交替变化，更加深了这种感慨的语气，言虽尽，而意不绝。

这首诗可说是骆宾王西南军旅生涯的回顾。全篇紧扣“行路难”三字着笔,反复咏叹环境的险恶,道途的艰辛,浓墨重彩的铺陈叙写,实是为了衬映自己丹心报主的坚贞节操。诗中五言与七言灵活转换,自然环境与情怀抱负交错写出,形式自由奔放,情感深沉丰富,洋洋洒洒,不愧大家手笔。明人周敬、周珏《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称赞骆宾王《畴昔》、《帝京》两篇长诗说:“不独富丽华藻,极揆天下之才,而开合曲折,尽神工之致。莫言中晚,即盛唐罕有与敌。歌行长篇绝技,舍两作更何格律可法?”此评亦适于本篇。

谭 克

宿温城望军营

虏地寒胶折,边城夜柝闻。
 兵符出帝阙,天策动将军。
 塞静胡笳彻,沙明楚练分。
 风旗翻翼影,霜剑转龙文。
 白羽摇如月,青山断若云。
 烟疏疑卷幔,尘灭似销氛。
 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
 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

这首诗描写了边塞艰苦的环境。诗人供职军中,亲眼目睹

了塞外冷寂、凄凉的景象，同时也欣喜地看到军营中齐整、壮观之景。诗人为之而逸兴横飞、豪情满怀，于是欣然命笔，写下此诗表达了投笔从戎，建功立业，以报效明主的雄心壮志。

“虏地寒胶折，边城夜柝闻。”虏地，边塞之地；胶，用动物的皮、角或树皮分泌物熬成的用于黏合器物的物质，此处指用胶黏合之处；柝，军中夜里打更报时的器具。句意为：边塞之地过于寒冷，在这样的天气里用胶黏合的器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断裂，而夜里击柝的声音却更加清晰可闻。此联写北疆苦寒情形。柝声更令边疆的夜晚显得静寂、空旷。

“兵符出帝阙，天策动将军。”句意为：兵队调动的凭证由君主的宫廷中递出，天子的战略意图需由将军们去贯彻执行。意即将士们奉命出征。

“塞静胡笳彻，沙明楚练分。”胡笳，胡地的一种乐器；练，白绢；句意为：边塞分外静寂，胡笳之音回荡在云天；明月朗照的沙漠上像楚地的白绢一样分明。这是诗人随军出征后仔细观察到的边塞景象。首先是静谧，胡笳之声非但不是打破其静，反而更衬出那股静寂之凝重；其次是空旷，月华可遍洒无遗。

“风旗翻翼影，霜剑转龙文。”翼影，指旗上的鸟形图案；龙文，龙形花纹，指剑上霜花的形状。句意为：风吹过，绣着花纹的旗帜随风飘扬，冷霜凝于剑锋之上，形成了一道道龙状花纹。这是写军营中的空寂之景，风自个翻动旗帜，霜花任凭它凝结在宝剑之上。

“白羽摇如月，青山断若云。”句意为：头盔上的白羽摇动，仿佛如悄移的月华；战士们飞快地横越过山脉，迅疾如飘行的

云彩。这是形容我军中的骑兵精锐部队头插白羽外出巡逻的雄壮英武之姿。

“烟疏疑卷幔，尘灭似销氛。”句意为：烟尘疏落，让人疑心是卷起了布幔，尘埃绝迹，仿佛已消泯了战争的气氛。意即夜里天高云淡之时，塞外也有难得的安详之象。白日里边塞人奔马突，烽烟弥漫，目力所及，不过百步之远，夜里人马安顿之后，放眼远眺，顿时觉得天地一宽，好像白天是被布幔围着，此时突然卷起了一样。那份安静让人如处田园，浑然忘却战争。如此变化多端，奇特瑰丽之景正好激起诗人对边塞生活的热爱，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投笔怀班业，临戎想顾勋。”班，即班超，他曾“投笔从戎”，立功异域。句意为：扔下笔墨，我不由怀念起班超建功立业之事，面对这戎马倥偬的生活，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建立功勋。诗人直抒胸臆，表明立功绝域的志向。

“还应雪汉耻，持此报明君。”汉耻，泛指所有中原军队败北和朝廷向胡人屈膝的耻辱；明，圣明。句意为：我还应该凭藉战绩一雪前耻，以此报答圣主明君的恩遇。诗人投身于边塞除了要想建立功勋外，更有民族主义、忠君主义的精神支持。其实诗人之所以被迫远赴异域，就是因为主上不明而自己久不被任用，因而诗人念念不忘的明君已不是指当今的执政者，而是诗人心中的一座值得顶礼膜拜的丰碑，一种象征，也即祖国在诗人心中的化身。

诗人以一介书生从征边塞，其悲壮的行为颇为后人效法，如岑参、高适等著名的边塞诗人也是在沙漠烽烟中锻就自己的如椽大笔的。诗人的从军虽然未能像班超那样以战功封侯，

却以认真的观察、详实的记录开辟了唐诗创作的一个崭新领域,也使文人的边塞诗不再是根据道听途说或读史揣测而得,而是有实际生活经验作为基础。突破了以前的边塞诗大多是民歌的传统,丰富了诗歌创作的题材。

范文勇

边夜有怀

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
城荒犹筑怨,碣毁尚铭功。
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
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
倚伏良难定,荣枯岂意通。
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
苏武封犹薄,崔马因宦不工。
惟余北叟意,欲寄南飞鸿。

这首诗当是骆宾王从军北部边塞时所作,但所作时间不可考。此诗描写边塞荒凉破败的景象,并由此对历史进行了反思和凭吊,抒发了命运难测,飘泊不定的喟叹。

“汉地行逾远,燕山去不穷。城荒犹筑怨,碣毁尚铭功。”句意为:汉地广袤遥远,燕山直伸向天边无穷之处。长城荒凉,依然积筑着怨愤;碣碑残毁,尚且铭刻着窦宪的赫赫战功。逾,同

“遥”。燕山,在今河北平原北侧。穷,指穷极,尽头。起首二句形容唐朝疆土广大,暗点题之“边”字,描绘出了一幅旷远无垠的边塞场景。城,即长城。筑怨,指积筑怨愤。班彪《北征赋》云:“越安宁以容与兮,遵长城之漫漫。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此化用其意。碣,指圆顶的碑石。班固《封燕然山铭》云:“封神丘兮建隆碣。”铭功,指铭刻功业。此处用典。《后汉书·窦宪传》载:“(宪)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宪、秉遂登燕然山,刻石铭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三、四两句极写边塞的荒毁残败,暗点题之“有怀”。

“古戍烟尘满,边庭人事空。夜关明陇月,秋塞急胡风。”句意为:古老的戍楼满是烽烟尘土,荒凉的边庭人事两空。明月高照着陇上边关,迅疾的北风从远处刮来。边庭,指边塞。陇,唐代州名,辖境在今陕西和甘肃一代。“古戍”二句,抒写边塞的荒凉和空旷;“夜关”两句,叙明时节,并点题中“夜”字。在这荒凉空旷的边关塞外,此时明月当空,北风呼啸,怎能不让人思如潮涌,感古伤今。

“倚伏良难定,荣枯岂意通。旅魂劳泛梗,离恨断征蓬。”句意为:福祸相因,的确难以测定,盛衰穷达,岂能轻易通晓。羁旅情怀,困扰着漂泊旅人;离别之恨,让远方游子肝肠寸断。倚伏,指福祸相因,互相转化,语出《老子·五十八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良,的确。荣枯,比喻人世的盛衰,命运的穷达。泛梗,指漂流的木偶人。征蓬,原指飘徙飞转的蓬草,此指游子。此四句点题之“有怀”,感叹命运难测、飘泊不定。

“苏武封犹薄,崔駰宦不工。惟余北叟意,欲寄南飞鸿。”句意为:苏武牧羊,不辱使命,然封赏鲜薄,崔駰耿直,不善逢

迎,终于辞官归隐。边夜荒寒,惟余塞翁之意,祸福相依,无人知晓,只有寄托给向南飞返的鸿雁。苏武,西汉名臣。《汉书·苏武传》载:“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这句为苏武鸣不平。宦不工,指不善于做官。《后汉书·崔駰传》载:“窦宪擅权骄恣,駰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士,指切短长。宪不能容,出为长岑长。駰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北叟,指塞翁。《淮南子·人间训》载:“塞翁缘得马失马,而或因祸得福,或因福得祸”。又班固《幽通赋》云:“叛回穴其若兹兮,北叟颇识其倚伏。”南飞鸿,指南飞返、可传书信的大雁。前两句感慨朝廷赏罚不公,耿直之士郁郁不得志;后两句转叙边地景物,回扣篇首。

骆宾王的边塞诗在选材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往往摄取黄昏或夜晚的景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怀,这从诗的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来,如《夕次蒲类津》、《晚度天山有怀京邑》、《边城落日》等。此诗亦不例外。这样写,就容易使诗中弥漫出一种苍茫的气氛,给人以迷离之感。此诗写景壮阔,意境苍凉,用字精当,寄慨遥深,堪称佳作。宋魏庆之《诗人玉屑》称赞诗人说:“骆宾王为诗,格高指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如鹤驾云,想见飘然之状。”由此诗观之,不为虚美。

谭 克

在狱咏蝉并序

余禁所禁垣西，是法厅事也，有古槐数株焉。虽生意可知，同殷仲文之古树，而听讼斯在，即周召伯之甘棠。每至夕照低阴，秋蝉疏引，发声幽息，有切尝闻。岂人心异于曩时，将虫响悲于前听。嗟乎！声以动容，德以象贤。故洁其身也，稟君子达人之高行；蜕其皮也，有仙都羽化之灵姿。候时而来，顺阴阳之数，应节为变，审藏用之机。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资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仆失路艰虞，遭时微纆。不哀伤而自怨，未摇落而先衰。闻蟋蟀之流声，悟平反之已奏；见螳螂之抱影，怯危机之未安。感而缀诗，贻诸知己。庶情沿物应，哀弱羽之飘零；道寄人知，悯馀声之寂寞。非谓文墨，取代幽忧云尔。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狱，此指御史台监狱。当时骆宾王官侍御史，因讽谏得罪，被诬以贪枉入狱。这首诗描写了初秋之时，诗人身处囹圄之中，听到那凄鸣的蝉唱之音，哀伤之情为之而引发，想到仕途艰险，自己无辜而被谤，更觉有冤难申，抱负难展。压抑、郁闷之情弥漫全诗。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西陆，指秋天。古人谓：“日行北陆谓之冬，西陆谓之秋。”南冠，此指代囚犯。《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客思，指客居外地的思乡之情；侵，一作“深”。句意为：秋日里，蝉声凄切，我身处囚中，思乡之情倍加深切。入秋之后，蝉声日见凄厉。诗人触景伤怀更觉处境凄楚。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那堪，哪里经受得起；玄鬓，即蝉鬓。古时女子将鬓发梳成蝉翼形，称蝉鬓，此指蝉；白头，诗人自指；吟，鸣叫。句意为：那里还经得起你这蝉的凄清身影，来对我这白头之人吟唱。意即诗人含冤入狱，因愁思而白了头发，那里还承受得了这秋蝉的哀鸣之声。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句意为：你这蝉啦，怎么就不明白！露水浓重，蝉翼潮湿，你又如何能展翅奋飞，风声呼啸，叫声极易被淹没。你叫又有什么用？此联喻指世道艰难，多有险隘，才志之士难以一展抱负，含冤之人，没有伸张的机会。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高洁，古人认为蝉栖于高树，餐风饮露，所以把它看成是高洁的象征。句意为，蝉的清高洁白尚且无人相信，我的冤屈又有谁来为我表白，为我伸张。诗人久处牢狱，日益绝望，此时听到如此凄厉的鸣叫，更感万分无奈。

这是一首咏物诗，在前四句中，诗人是一个虔诚的听众，自身的不幸与蝉鸣的凄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后四句，诗人对蝉有了深刻理解之后，进而以蝉自喻，以蝉自比，借秋蝉“飞难进”、“响易沉”、“无人信高洁”的境遇来象征自己信而见疑、忠

而被谤,如今有冤难伸的遭遇。因此全诗之中,诗人的立场由听众而转向吟唱者,这与单纯的咏物诗中,往往始终是旁观者的立场相比表达手法更加灵动不拘,情感的抒发更为细腻。

范文勇

苏味道

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人谓之苏李。弱冠擢进士第，累转咸阳尉。裴行俭引管书记，延载中，历凤阁舍人、检校侍郎。证圣元年，出为集州刺史，俄召拜天官侍郎。圣历初，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前后居相位数载，多识台阁故事。神龙时，坐张易之党贬眉州刺史，还为益州长史卒。集十五卷。

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秣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诗题一作《上元》。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又称元宵节。刘肃《大唐新语文章类》：“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

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惟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但至今仍常为人所称颂的唯有苏味道这篇。这首诗所描写的热闹欢愉的景象正是盛唐空前繁荣的写照。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火树,指许多悬灯的树;银花,指所放烟花;合,形容灯火连成一片;星桥,秦人李冰开蜀江,置七桥,上应七星,每桥一铁锁;铁锁开,喻京城弛禁,特许夜行。句意为:上元之夜,树上的灯火之光和燃放烟花之光连成一片,京城弛禁,特许夜行。首联总概警备撤除,人们可以纵情欢乐之景。可见当时社会安定,治安极好。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暗尘,夜间走马,暗中带起的尘土。句意为:飞腾的尘土随着马儿远去而渐渐消失,明朗的月光又随着人儿来到。意指一直十分热闹,人来人往络绎不绝。“随”、“逐”是拟人的手法,更显情趣。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伎,歌伎;秾李,《诗经·召南·何彼秾矣》:“何彼秾矣,华如桃李。”秾,极言打扮艳丽,如桃似李;落梅,即《梅花落》,乐府横吹曲名。句意为:四处游玩的歌伎都浓妆艳抹,装饰鲜艳,行人哼着的歌儿都是落梅一类的曲子。这是进一步描写人民狂欢的细节,无拘无束,随意游畋。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金吾,禁军军官名;玉,形容器具精美;漏,古代计时器。句意为:在这金吾都不加以约束的夜晚,时间又何必催人回去呢。意即时间无情,良宵易逝,诗人对这欢快的夜晚充满留恋。

全诗先写灿烂辉煌的灯火之景,并点明金吾不禁的社会大环境;在这一片繁华中,诗人以清丽可人的笔触描绘出了那人来人往的繁忙景象,连尘土、月亮都仿佛欣然加入了盛会;随着诗人笔触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又从中看到了艳装的歌伎,欢歌的行人;最后诗人又能在这繁华之外,感叹时间易逝。确实是大开大阖,高屋建瓴,大家手笔。诗中所表现的那股从容不迫,疏落有致的雍容气度正是盛唐气象的体现,因而颇为后人追慕向往。

范文勇

陈子昂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以富家子，尚气节，好弋博。后游乡校，乃感悔修饰。初举进士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子昂顾左右，辇千缗市之。众惊问，子昂曰：“余善此。”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入宣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奉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不为人知。此贱工之伎，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名满都下。擢进士第，武后朝，为灵台正字。数上书言事，迁右拾遗。武攸宜北讨，表为管记，军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唐兴，文章承徐庾馀风，骈丽秣缛，子昂横制颓波，始归雅正。李杜以下，咸推宗之。集十卷。

感遇三十八首(选九首)

这组诗是诗人有感于平生所遭遇之事而作。涵盖面极广，大都紧扣时事，针对性极强，富有现实意义。各篇所咏之事各异，创作时间亦各不相同，非一时之作，应当是诗人在不断探

索中有所体会遂加以记录,积累而成的作品系列。

其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首诗作于圣历元年归田之后。诗人取法《楚辞》借物寓意,以兰若香草的茂盛、芳洁喻贤者的志行高洁、才能卓异;以其幽处山林,托空负才华而不被赏识的感慨;又以其逢秋而殒,寄以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忧伤。全诗皆以比兴而作,意境婉约,言辞雅丽。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兰,兰草,多年生草本植物,紫茎绿叶,夏秋开花,色红白;若,杜若,又名杜衡,生于水边的香草;芊蔚、青青,均指草木茂盛状。句意为:兰草与杜若都在春夏之际开花、生长,它们的枝叶茂盛可人。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所载:“陈子昂……家世富豪,子昂独苦节读书,尤善属文。”可见诗人当年确是年少有才,以兰草、杜若自喻确实是恰如其分。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朱,红花;蕤,花下垂状;冒,突出,显现,此指开放。句意为:香草独处幽暗的山谷,空然面对着无边的森林景色,红色的、下垂的花朵从紫色的茎上开放。陈子昂曾多次从军出征边塞,以期立功边疆,但都不甚得

志,甚至因为进谏而遭贬,诗人回首这一段往事,很自然地将香草的幽然独处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迟迟,徐行貌;袅袅,《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王逸注:“袅袅,秋风摇木貌。”句意为:渐渐地白日西垂,天色将晚,枝叶摆动,秋风吹起,枝叶在秋风中瑟瑟作声。《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载:“子昂褊躁无威仪……”诗人创作此诗时已三十九岁,以诗人性格在此年纪,面对自己仍然一无所成的现实,心中自然十分失望、消沉,因而很自然地生出迟暮之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岁华,草木一年一度开花,故云“岁华”;摇落,凋零。《楚辞·九辩》:“草木摇落而变衰。”句意为:美丽的花朵都凋零了,芬芳的意韵何可得而成就呢?意即秋风一吹,香花殒落,芬芳的美好景致终究没能为人赏识。诗人这声叹息既是为香草而发,更是为自己而发,其无奈与忧伤飘逸于字里行间。

全诗结构清朗,行文层次井然,连用叠词,音韵优美,言辞典雅,古意阑珊,直追《楚辞》诸篇。甚滞涩、哽咽之意令人不忍卒读。

其三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幙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万岁登封元年，曹仁师等二十八将攻契丹，全军覆没。这首诗就是有感于此事而作。诗中痛斥了将帅昏庸以致丧师辱国，造成北疆完全暴露在胡人的虐待之下，并对饱受涂毒的边疆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苍苍，青色；丁零，古代北方种族名，曾属匈奴；缅：邈远。句意为：苍莽的丁零古塞啊，从古至今都是那么的邈远、荒凉。丁零塞即是此次战事的发生地，在诗人的印象中，丁零塞无比的凄迷，悲壮。开句即给全诗奠定了沉闷、悲愤的基调。

“亭堠何摧兀，暴骨无全躯。”亭堠，指北方戍兵居住守望的堡垒；摧兀，险峻的样子。句意为：那戍守的堡垒何其的高耸险峻，可惜士兵们全都暴尸于野外，没有完整的躯体。在这两句中，诗人将工事堡垒的险峻与军事的惨败相提并论，可见将帅是多么的无能，在占据绝佳的地势下，竟然一败涂地。

“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漠，通“漠”，指沙漠；漠南，大沙漠的南边，今属内蒙；西隅，即西山，或西方。句意为：漫天的黄沙在大沙漠的南边腾起，白日隐没在西山之下。迷茫、晦暗的边塞景象衬托战斗结束的战场的气氛，暗喻唐军的惨败。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汉甲，即汉军，此指唐军，唐代诗人常以汉喻唐；事匈奴，指汉高祖刘邦率三十万大军攻打匈奴，反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一事。诗中借指此次对契丹战争的惨败。句意为：三十万的唐军对契丹发动战争，却遭致如此的惨败。诗人简洁的笔触直指那场失败的战争。“三十

万”子弟全部战死他乡，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鲜明地表达了诗人心中的愤懑之情。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沙场死，指死于沙场的战士；塞上孤，指死者的遗孤。戍边多为北方人，故言“塞上”。句意为：只见那沙场上到处都是战死的将士们，又有谁来怜惜那塞上战死者的遗孤。三十万的死难者，固然足以引起全国朝野上下的震动，但那些死者的遗孤却因其父辈的战败而被遗忘；战争失败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这些甚至还要背负着父辈的耻辱的“塞上孤”。诗人以其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清醒地洞察到这场大败战的负面影响还在继续发展下去。这一点正是诗人过人之处。

全诗的格调沉郁悲壮，直指时局，表达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并对朝廷筹边无力表示不满。

其四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麋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诗人所处的时代正是李唐王朝宫廷斗争最为尖锐的时代，武后为巩固政权不惜宠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实行高压统治，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据《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四》所载：“俊臣与其属朱南山、万国俊作《罗织经》一篇，具为支脉

网由，咸有首末，按以从事。”“万岁通天中，上巳，（来俊臣）与其党集龙门，题缙绅名于石，抵而仆者先告，……”其野蛮、荒唐可谓空前绝后。诗人面对这残酷的政治斗争，感到十分痛心和失望，于是借历史典故予以揭露，加以鞭挞。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典出《战国策·魏策·一》：“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坐于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谓睹师赞曰：‘乐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赞对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谁不食！’乐羊既罢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句意为：当年乐羊担任魏国将领时，为谋求军功，敢于吃掉自己儿子的肉。所谓“虎毒不食子”，而乐羊为追求战功，竟吃下自己儿子，如此残忍，简直骇人听闻。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句意为：连亲生骨肉都轻贱，看不起，对于他人又谈得上什么忠诚。意指封建势力的交相倾轧都是唯利是图的，更何况举动如此残忍，很难想象对别人还会有多少忠心。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麋翁。”麋，幼鹿。句意为：我听说中山的长官，却叮嘱国人打猎时放过幼鹿的父母。意即幼鹿失去父母的保护就会死去，因此不许捕杀，如此举动可谓妇人之仁，因此也为诗人所不取。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句意为：孤单的小兽都不忍加害，何况以这种心态终身侍奉君王呢。意即太过追求所谓的仁爱，必将在封建势力的争权夺利中难以自保，惨遭淘汰，哪里还谈得上善始善终地侍奉好君王呢？

诗人以清醒的目光，敏锐地看出封建势力斗争中唯利是

图的残酷本质,借助典故,巧妙加以揭示。可谓真知灼见,发前人所未发。

范文勇

其十九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这首诗作于天册万岁元年。武后曾被迫出家为尼,当政后,遂进而以佛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利器,不惜穷竭国力,广修寺庙。《通鉴》二〇四天授元年载:“东魏国寺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奏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皇帝)。”天授二年夏四月:“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天册万岁元年又载:“初明堂既成,太后命僧怀义作夹苎大像,其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构天堂以贮之。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此诗即是针对这种荒唐弊政,予以揭露抨击。开句即以圣人尧为榜样,高屋建瓴;此后又条剥缕析,将其种种弊端予以申斥,言辞慷慨,有理有据。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圣，本意指有极高智慧和道德的人，此句中为帝王的尊称；忧济，关心、救助；元元，老百姓。句意为：身为君王，不应存有利己私心，其关心与救助的就是天下万民。言外之意，你武后如今所为只考虑自己的统治而不顾广大人民的利益，是有亏于君王之道的。开篇提出身为帝王的标准，可谓远见卓识，亦表明诗人的进谏对象是身为万乘之尊的帝王，目标直指，笔力凝聚。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黄屋，天子之车，以黄丝绸做车盖里子，故名。《正义》：“天子车以黄缯为盖里。”瑶台，美玉筑成之台，极言华丽。《淮南子·本经》：“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璇室、瑶台。”句意为：乘坐以黄绸装饰的车已为尧所不取，更何况修筑如此奢侈的瑶台。封建帝王莫不以尧舜为榜样，诗人以尧的品评为论据，足以震聩发聩。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西方化，来自西方的佛教；清净，佛教指远离一切罪孽烦恼；道，指佛法；敦，大。句意为：我听说那佛教，崇尚清净，越清净则佛法越广大。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诗人以佛家道义也不赞成侈靡作为论据，批驳武后大修佛寺，穷竭物力，扰民惊民，正如釜底抽薪一般，可谓雄辩滔滔，极具说服力。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句意为：为什么还要穷竭金银美玉，妄加雕琢、刻画，用以体现佛家的尊崇呢？诗人尖锐地指出，武后不惜糜费巨资以隆修寺庙的做法，对于追求佛家真义而言，不啻缘木求鱼，南辕北辙，恰恰是对佛家清净佛法的背逆与损害。言辞激切，批驳得入木三分，可谓切中肯綮。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云构，高耸入云的大厦，此指

修建的佛寺；瑶图，精美的图案，此指佛像；珠翠，珍珠、翡翠。句意为：为营造高大的佛寺，伐尽了山中林木，为塑就精美的佛像，耗用了数不胜数的珠翠。进一步揭露了其崇佛糜财与佛家真理背道而驰的弊政。

“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句意为：像这种高大精巧的奢糜建筑，连鬼神之力尚且办不到，人力又怎能达到？《史记·秦本纪》：“秦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论衡·谴告》：“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杨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苦日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诗人此句可在此二则典故中找到渊源，意在劝谏武后，民力有限，不可过度劳烦。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智，即指以修建佛寺为智巧之举。句意为：以穷极华丽的佛寺夸耀于愚民只会增加忧患，卖弄智巧之举，只会令王道更加昏乱。诗人明智地指出，武后这种不顾民力，隆建佛寺之举，必将有碍于王朝的统治，置诸全文之末可谓深入浅出，观点鲜明。

诗人这首诗读来犹如一篇切中时弊的政论文，从为君之道，尧舜之德，佛家真义等方面详加论述，而且要言不繁，句句目标鲜明，字字铿锵有力。全文气势磅礴，如狂风暴雨，其势足以涤荡世间丑恶，省人耳目。

其二十三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这首诗作于诗人官居麟台正字时。光宅元年，诗人初释褐为官，曾作《麈尾赋》谓麈居山食草，并不害物，但“卒梁网以见逼，受庖割而罹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诗人初入仕途，才华横溢，朝野瞩目，而武氏为巩固政权，统治严酷，不惜屡兴冤狱，诗人感到处境艰难，犹如身在刀俎，因此托物言志，咏叹珍禽因材受累，无辜被杀，用以寄托对入仕时所处环境的忧伤与警惕。

“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树林。”翡翠，鸟名。《后汉书·班固传》李贤注引《异物志》：“翠鸟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珠树林：《山海经·海外南经》：“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树如柏，叶皆为珠。”句意为：翡翠鸟筑巢于南海之地，栖居在珍异的珠树林内。这是写翡翠鸟居身僻远，与世无争。然而终究还是无辜被捕杀，诗人对之充满了同情。

“何知美人意，娇爱比黄金。”比黄金，胜过对黄金的喜爱。《禽经注》：“翡翠，状如鵙鵙而色正碧，鲜缛可爱。饮啄于澄澜回渊之侧，尤惜其羽，日濯于水中。今王公之家，以为妇人首饰，其羽值千金。”句意为：哪里知道那些富贵美人的意愿，喜爱翠鸟的羽毛胜过黄金。翡翠鸟美丽而珍贵的羽毛受到了美人的喜爱这正是翠鸟遭殃的原因。而对于才华横溢的诗人来说，面对的是难测天威，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株连九族，根本不

需要什么理由。这种处境与翠鸟相去不远。

“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炎州，《十洲记》：“炎州在南海中。”此句泛称南海之洲；委，委弃；玉堂，《乐府诗集·相和歌辞·相逢行》古辞：“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此处泛指富贵家的宅第。句意为：翠鸟在南方被杀，羽毛被送入富贵家的宅第中作饰物。这便是翠鸟因其羽毛而遭受的祸患，这使得身怀卓越之才的人不寒而栗，痛心不已。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旖旎、葳蕤，皆指衣饰繁盛貌。句意为：在翠羽的装饰下，首饰更加光彩照人，被褥更加华丽鲜美。这是写翠羽极佳的装饰作用，这种作用直接导致了翡翠鸟被杀的遭遇。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遐，远；虞罗，原指掌管山泽之官。《周礼·夏官》：“虞氏掌罗鸟鸟。”此指猎捕者。句意为：翠鸟并非处身之地不够遥远，但仍难逃猎人的追捕。因为有人喜爱，有利可图，所以猎捕者便百计营求，翠鸟虽居身僻远但又怎么能逃过捕猎者的罗网。而对于诗人来说，才华为人所忌，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而感物伤怀心情极为沉重，以至于夙夜忧叹。

“多材信为累，嗟息此珍禽。”句意为：古往今来有多少才智之士被自己优异的才华所牵累，甚至为此丢掉了性命，他们的遭遇和这羽毛珍贵而美丽的翡翠鸟是何其相似。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载：“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可叹诗人终究也如这翡翠鸟一样难逃罗网。因此这点明全篇意境的叹惜，对于诗人来说，颇有同病相怜之感。

《庄子·人间世》：“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诗人此诗也强烈表达了此观点。全诗音韵合谐，用词雅丽，诗人横溢的才华崭露其间。

其二十九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
羸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
昏暝无昼夜，羽檄复相惊。
拳跼竞万仞，崩危走九冥。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
肉食谋何失，藜藿缅纵横。

据《新唐书·陈子昂传》载：“（武）后方谋开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袭吐蕃。子昂上书，以七验谏止之。”这首诗的创作时间与其《谏雅州讨生羌书》一文大致同时。诗中先将征途的艰险，百姓的流离失所，士兵的死伤惨重这些结果铺陈在读者面前，最后点出，这就是因为执政者失策所造成的。如此行文达到了证据确凿的效果，令人信服，鞭笞有力，足以振聋发聩。

“丁亥岁云暮，西山事甲兵。”丁亥，垂拱三年；岁云暮，临近年终；云，语气助词；西山，《资治通鉴》卷二〇四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胡注：“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统

诸州,皆西山羌也。”事甲兵,发动战争。句意为:丁亥那年,临近年终时,在西山一带发动了一场战争。开篇直奔主题,铺开战争的风云。

“赢粮匝邛道,荷戟争羌城。”赢,负担;匝,遍布;邛,指邛崃山,在今四川岷江和大渡河之间;荷,扛;戟,古代兵器,青铜制,将戈、矛合成一体,能直刺,也能横击;羌城,指邛崃山一带羌族聚居地区。句意为:士兵们背负干粮,挤满了邛崃山道,他们扛着戟前往进攻羌人的城堡。此二句具体描述战争的场景,悲壮、惨烈。

“严冬阴风劲,穷岫泄云生。”阴风,深山中的阴风;穷岫,荒僻的深山;泄云,飘荡出云雾。句意为:严寒的冬天,深山中的阴风更加凛冽,荒芜幽僻的深山中飘荡出云雾。此联以阴冷、荒凉的环境衬托战争的酷虐。

“昏暝无昼夜,羽檄复相惊。”昏暝,昏暗。《释名·释天》:“暝,翳也。言掩翳日光,使不明也。”羽檄,插着鸟羽的一种军中紧急文书。句意为:一片昏暗之中,难以辨别白天、黑夜,紧急的军文又相互惊扰。此句直接描写战争的实况,战斗激烈,天昏地暗,军文纷纷递出。“惊”字点明了指挥的混乱,已埋下失败的因由。

“拳跼竞万仞,崩危走九冥。”拳跼,弯腰曲背;万仞,极言山高。《说文·人部》:“仞,伸臂一寻八尺。”《论语·子张》:“七尺曰仞。”九冥,地下极深处。这里指幽深的山谷。句意为:战士们弯腰曲背战斗在高达万仞的高山之上,战败危急之时,乱纷纷地逃到了幽深的山谷。战败的悲剧终于发生,诗人为之悲伤、愤恨不已。

“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籍籍，形容队伍拥挤混乱；哀哀，悲伤劳苦状。句意为：败退的军队堆挤在深山沟壑里，在冰雪之中悲哀、艰难地撤退。失败的战争令诗人愤懑不已，处境凄凉的败兵们更令诗人深深同情。

“圣人御宇宙，闻道泰阶平。”圣人，此指武则天；御，统治；泰阶平，天下太平。泰阶，三台星。《汉书·东方朔传》：“愿陈泰阶六符以观天变。”孟康注：“泰阶，三台也。”应劭注：“《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士、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神祇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为太平。’”句意为：你以九五之尊统治中华，应该遵奉王道，努力维护天下太平。言外之意即，你现在却不能做到这一点，枉自出兵劳命伤财。

“肉食谋何失，藜藿纵横！”这两句典出《说苑·善说》祖朝答晋献公语：“设使肉食者一旦失计于庙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岂得无肝脑涂地于中原之野与？”肉食，吃肉的人，指朝廷大臣。《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藜藿，指代吃野菜的人，即百姓。《史记·太史公自序》：“粉粱之食，藜藿之羹。”《正义》：“藜，似藿而表赤。藿，豆叶也。”纵横，指士兵远走异乡，死伤狼藉。句意为：执政者的政策为何有如此过失，以致士兵们战死边疆，流离失所。诗人对当政者的昏庸痛心疾首，愤然加以斥责。

全诗言辞生涩凝滞，音韵拮据古拙，恰如诗人悲苦愤懑的心境，又切合战士们辗转流离的处境，可谓形式与内容相统一，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其三十四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

此诗作于神功元年秋。当时，诗人从军东征契丹，见危请缨，反遭武攸宜的猜忌和排挤，这首诗正是诗人遭受沉重打击后感愤而作。诗中记录了一位长期戍守边塞的老战士的自白。他的一生可谓经历丰富，倍受挫折。少年时豪侠放旷，崇尚义气；从军边塞后，以国事为重，奋勇战斗，却长期遭受压抑。诗人在这位战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而为之感愤不已，遂加以记录。

“朔风吹海树，萧条边已秋。”朔风，北风；海，沙漠或指渤海；萧条，荒凉、冷落；边，边塞。句意为：凛冽的北风吹拂着渤海边上的枯树，边塞已进入肃杀的秋日。诗人以如此悲凉，凄厉的景象开篇，为全诗定下了一股苍凉、慷慨的基调。

“亭上谁家子，哀哀明月楼。”亭，亭堠，边防哨所；哀哀，忧伤不已的样子；明月楼，明月照射之楼，即亭上的戍楼。句意

为：哨所上的那位老者是谁呢？你看他独自一人在戍楼之上，那情景是多么悲凄。在上文肃杀的背景下，主人公又在孤独的戍楼上犹豫地深思。如此铺垫堪称先声夺人，悲壮之气充塞胸臆。

“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幽燕，今河北、辽宁一带，古属燕国，汉以后置幽州，故称幽燕，其俗慷慨尚武；结发，指初成年，古时男子二十岁束发而冠，以示成人；事，从事；远游，漫游。句意为：他自称是成长于幽燕一带的人，成年以后，离家漫游。诗人为其落拓、凄凉的气质所吸引，不由前往攀谈，并将其自述记下。此联是这位战士自述身世和游侠生活的开始。

“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赤丸，这是游侠儿执行任务的凭证。《汉书·尹赏传》载，长安有一群游侠少年专门杀吏为人报仇，他们事前在袋子里装上赤、黑、白三色弹丸，各自摸取，摸到红丸则去杀武吏，摸到黑丸则去杀文吏，摸到白丸负责为行动者料理后事。句意为：我拿到红丸前去刺杀武吏，手执白刃，为人报仇。这是描述具体的慷慨而危险的游侠生活。游侠重意气、重承诺等品质与下文舍身为国的勇敢行为是一脉相承的两个表现方式。诗人对他的经历颇为欣赏。

“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句意为：我为躲避仇家漂泊至海上，随后从军来到了这边塞的州界。这是这位战士自述到此从军的原因。

“故乡三千里，辽水复悠悠。”辽水，辽河，有东西二源，在昌图县汇合；悠悠，遥远的样子。句意为：如今家乡远在千里之外，这辽河之水又如此的悠远、绵长。意即思乡之情有如这辽河水一样绵延不绝，而归途遥远，山重水复，归期也将如这辽

河水一样渺不可期。

“每愤胡兵入，常为汉国羞。”胡兵，此指突厥、契丹；汉国，即中国。句意为：每每为胡人的侵入而感愤不已；常常为中国无法有效遏制胡人而感到羞耻。“胡”、“汉”并提，充满民族自豪感。这两句极写这位战士的爱国热忱与报国雄心，可惜庸将误国，遂使有志之士怅恨不已。

“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七十战，据《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载：李广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英勇苦斗，声威远播，却始终未能封侯，遭抑屈愤而自杀。这里借李广之事以寄托愤慨。句意为：何曾想到身经七十余战，战功卓著，却直到头发白了也未能有封侯之赏。此联是边塞战士的愤懑之辞，亦是诗人胸中的块垒，凭此一吐为快。

全诗悲壮、慷慨，歌颂了舍身为国、英勇战斗的壮举；表达了对奸臣当道，有功之人反遭忌恨，有才之人反受压抑的社会现实的极端不满。

其三十五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这首诗是诗人自述生平之作。诗人出身豪富之家，却笃志

经学,不是习于安常处顺,而是仗剑千里,敢于为国捐躯。更难得的是,诗人能够坚持舍身为国的志向,一以贯之,矢志不渝。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句意为:我本来是富贵之家的子弟,平时立身处世,总是孜孜以求增进自己的才学。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载:“(陈子昂)家世富豪,子昂独苦节读书,尤善属文。”可见诗人这两句诗确实是充满自信的自我评价。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才华横溢的贵公子形象自然而然地凸现于读者眼前。

“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蒿莱,野草丛,喻指草野之所在。句意为:我虽有感于时事的多舛,自己郁郁不得志,但一想到报效国家,便常常孤身一人在草莽之中拔剑而起。诗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志存高远。封建知识分子崇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诗人怀才不遇,沉沦下僚,却不肯洁身自好,不肯“独善其身”,而是念念不忘报国,不忘天下苍生,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气概,使这两句所抒发的爱国热忱更有一种悲烈的壮美,因而倍受后人称道。

“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丁零,古族名。西汉时分布于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东汉时部分南迁,后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单于台,故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句意为:我向西驰骋过丁零族建筑的边塞堡垒,向北到过单于台。诗人曾两次出塞,第一次到达张掖、居延(今内蒙额济纳旗)一带;第二次主要停留在今北京、河北一带。因此,这两句诗可谓是诗人对自己边塞生活的形象概括,而非凭空想象之辞。其广阔的生活背景,令这两句诗别有一番沧桑壮烈的韵味。

“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句意为:我登上高山,远眺千

里以外的景色,心中怀想着古人的事迹,不禁心潮澎湃。诗人一生很不得志,没能在驰骋疆场中实现自己报国的雄心壮志,反而遭到排挤打击,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借助文字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愤懑情绪而已。这两句诗正是诗人报国雄心难以实现而郁闷不已的体现。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依然热情不改,以古为鉴,壮心不已。

“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句意为:谁说不要忘记古人一心爱国而身罹祸殃的教训,我的报国之情除非身躯被磨损、消灭,化为尘土才能消失。这便是诗人“心悠哉”的具体内容。意即虽然古人多有“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象屈原那样的情况,而且当今又不乏这样的事例,但丝毫不能动摇我的报国之心,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全诗激情洋溢,昂首阔步,激动人心,从生平写起,直到志向、经历,而后是所处的现实和坚持志向的决心。句句相承,血脉勾连,逻辑性极强,宛如诗人奋斗不息的一生。

诗人完成《感遇诗》刚三十首时,京兆司功王适看后惊呼:“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可见诗人的《感遇诗》因其直面生活,有感而发,从而能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在当时的诗坛,乃至在整个中华诗歌史上,都堪称为一颗璀璨的明珠,光耀千古。诗人此后又陆续成了另八首《感遇诗》,这一系列《感遇诗》是诗人一生创作的荟萃,也是诗人一生忧国忧民、奋斗不息的绝佳记录。

范文勇

其三十七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
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这首诗是垂拱二年诗人北征时所作。诗中笔势雄奇，描绘了边塞严酷的杀伐景象；笔致简洁，勾勒出胡人凶残、贪婪的本质。诗人又以极强的忧患意识，指出完备的工事还须有杰出的将领来镇守，言辞沉痛之中，对边塞惨遭荼毒的民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云中郡，战国赵武灵王置。东汉末废。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东北；单于台，故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句意为：早上来到云中郡一带，向北眺望着单于台。这是诗人自述在边塞眺望的举动，后文都是由这一举动而引起的所观所感。将“云中郡”与“单于台”并提，可见胡汉之争由来已久，与此相关的几多胜败，几多历史陈迹纷至沓来，让人感到一股凝重，肃杀的气息，这种忧患意识融贯全文。

“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胡，这里指突厥；秦，指中国；密迩，邻近。《国语·鲁语下》：“以鲁之密迩于齐而又小国也。”韦昭注：“密，比也；迩，近也。”沙朔，北方的沙漠。句意为：胡人与中国相距何其邻近，沙漠上，干戈之气极为凝重。意即连绵

战争使这一带民不聊生,自然环境也受到极大的破坏,触目之处,皆可见战火燃过的痕迹,因此诗人深深体会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杀伐之气。而且诗人此行,目的是随同左豹韬卫将军刘敬同讨伐反叛的同罗、仆固诸部,战争的风云笼罩着边塞,因而这两句想必亦由此而发。

“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籍籍,多而杂乱的样子;天骄子,此指突厥。《汉书·匈奴传上》:“单于遗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句意为:无数的突厥军队,又再次卷土入侵。一个“复”字,可见胡人之反复无常,唯利是图。诗人对其丑陋的嘴脸极为厌恶。

“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垣,城墙;亭堠,边塞上用以侦察敌情的岗亭;崔嵬,高峻貌。句意为:边塞之上,倘若没有英明的将领,那些坚固的防御工事都是枉然空设。历史上庸将误国的事例已是屡见不鲜,当此之时,诗人在眼前之景的激发下,详加思索,遂以凝炼的笔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关窍。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其远见卓识洋溢在诗章之中,使其作品成为盛唐时的一个高峰,足以傲视同侪。

“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咄嗟,悲叹声;涂,血染;莱,荒地野草。句意为:我为何长声叹息啊?因为那边塞的人民,鲜血染红了野草。诗人对边疆百姓饱受荼毒的惨况寄以无限同情。这股忧愤之情使诗章的思想深度在其间得到极大升华。

全诗内含极为丰富,那股忧国忧民的愤郁之情贯穿始终。诗人的《为乔补阙论突厥表》云:“臣比来看国家兴兵,但循于常轨,主将不选,士卒不练,徒如驱市人以战耳。故临阵对寇,未尝不先自溃散,遂使夷狄乘利,轻于国威,兵愈出而事愈屈,

盖是国家自过计于敌尔。”此表与本诗相参看,可见本诗是诗人久有酝酿而作。

范文勇

度峡口山赠乔补阙知之王二无竞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
丛石何纷纭,小山复翕赭。
远望多众容,逼之无异色。
崔嵬乍孤断,逶迤屡回直。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
岂伊河山险,将顺休明德。
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
逶迤忽而尽,泱泱平不息。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
云台盛多士,待君丹墀侧。

这首诗当作于武后垂拱二年(686)陈子昂随乔知之北征突厥时。诗写穿越峡口山时的所见所思,在浓墨重彩地描写峡口山险峻地理形势的同时,还抒写了对乔知之等人遭际的同情。峡口山,合黎山二峰之一,在今甘肃张掖地区。乔知之,诗人好友。武后时,累除左补阙,迁左司郎中,后被武三思借故杀害。补阙,官名,武后置,负责规谏皇帝,并举荐人才。王无竞,

诗人友人。

“峡口大漠南，横绝界中国。丛石何纷纭，小山复翕赭。”句意为：峡口山位于辽阔大漠的南边，横跨塞北，是中原与夷狄的分界线。山上乱石杂生，怪石嶙峋，其小山坡上亦葱葱郁郁，草木繁茂。起首四句，描写峡口山的位置即总体面貌。“大漠”二字，写出了边地的空旷辽阔，而“横绝”二字则写出了峡口山横亘绵延且雄奇险峻状，起笔不凡。纷纭，即纷纭、杂乱的样子。左思《蜀都赋》云：“岗峦纷纭。”翕赭，草木繁茂貌。山上虽然乱石穿空，却也林木葱茏，荒凉景象中亦有一丝绿色，让人眼前一亮。

“远望多众容，逼之无异色。崔嵬乍孤断，逶迤屡回直。”句意为：远望山形千姿百态，近看全山毫无异色。山势雄奇险峻，孤峰耸立；山体逶迤绵延，曲折往复。此四句继续描绘峡口山的特征，先从远近两个角度状写山的形状及颜色，继而写山的雄峭及走势。逼，即近。崔嵬，险峻的样子。孤断，即孤耸。逶迤，长曲貌。回直，即曲折平直。“崔嵬”两句写得极有气势，为后面评价峡口的险要作好铺垫，设下伏笔。句中“乍”、“断”二字，用得极为精妙。“乍”，意即突然，把纵横跌宕的山势写活了。而一个“断”字，则活脱出断崖峭壁、奇险突兀的景状，令人拍案叫绝。

“信关胡马冲，亦距汉边塞。岂伊河山险，将顺休明德。物壮诚有衰，势雄良易极。”句意为：峡口山一带确实是胡人驱马入侵的要道，也是中原防拒西北各族的要塞。然而山川之险不足以凭依，将士顺服，政治清明才更为重要。而天地万物，都盛极而衰，强极则必弱，亦如这山势之循环往复。此六句写穿越

峡口山时的所思所感,认为山川的险要不足依恃,只有清明的政治才是固国的根本。“信关”二句,承上启下。信,意即确实。冲,指通道。距,闭守。“岂伊”二句,化用孟子和吴起语。《孟子·公孙丑下》言:“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必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又云:“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北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左传·宣公三年》云:“德之休明,虽小,重也。”休明,意即清明美好。此二句可谓全篇之警策。“河山险”三字,极具概括力,涵括了前边浓墨铺写的峡口之险。以山河之险作对比,更衬出了“休明德”的重要。“物壮”二句继续用典,化用老子和司马迁语。《老五·三十章》言:“物壮则老。”《史记·平准书》云:“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此二句由前评判治国安邦之策转而感慨人生事理,语意更进一层,别开洞天,景象更壮,让人思绪万千。

“邈迤忽而尽,泱漭平不息。”句意为:山势连绵起伏,消失在辽远的天边尽头;大漠空旷平坦,却变动不息。邈迤,形容山岭连绵起伏的样子。泱漭,形容沙漠辽旷无垠。忽,辽阔、辽远的样子。此二句由抒情转为写景,以景状情。群山连绵不绝,大漠浩渺不息,面对如此广袤无垠的苍凉背景,怎能不让人心潮起伏,思索这天地万物的事理及人生际遇呢?

“之子黄金躯,如何此荒域?云台盛多士,待君丹墀侧。”句意为:二位身尊体贵,乃黄金之躯,为何置身于这荒凉塞外。那京都云台宫中,有着多少饱学之士,排在皇宫红色的台阶侧,恭候着圣上的来临、赏用,难道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为朝廷排

除边患。乔知之等人志向高远,富有文才,因远隔君恩,只能投身到荒远的边塞,其他众多朝臣却在宫中陪伴天子,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对此深感不平,故有此感慨。黄金躯,形容二人身家极其尊贵。“黄金躯”与“荒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采用问句形式,语气更为强烈。“云台”,汉宫殿名,此代指朝廷。多士,指有才干的人很多。丹墀,指宫殿前用红色涂饰的石阶。此处“丹”字,色彩艳丽,与前“荒”字亦形成强烈对比,诗人的郁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清人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评论陈子昂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余波,独至陈伯玉崢兀英奇,风骨峻上。”以此诗观之,此言即善。此诗先写峡口雄峻险要,继叙险不足恃,世事往复,再叹友人遭际,转切自然,层次分明,浑然一体,而语言古朴,风骨苍劲,景象雄阔,不愧为大家之作。

谭 克

还至张掖古城闻东军 告捷赠韦五虚己

孟秋首归路,仲月旅边亭。
闻道兰山战,相邀在井陉。
屡斗关月满,三捷虏云平。
汉军追北地,胡骑走南庭。
君为幕中士,畴昔好言兵。

白虎锋应出，青龙阵几成。
披图见丞相，按节入咸京。
宁知玉门道，空作陇西行。
北海朱旄落，东归白露生。
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
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

武后垂拱二年(686)二月，二十七岁的陈子昂从乔知之北征突厥。七月独自东归，八月至张掖，听到黑齿常之在北部边塞大破突厥，于是作此诗向入京报捷的韦虚己表示祝贺，并抒发了自己功名未建的失落情怀。张掖，郡名，治所在今甘肃张掖西北。东军告捷，指黑齿常之击退突厥一事。韦虚己，排行第五，事迹不详。

“孟秋首归路，仲月旅边亭。”句意为：初秋七月，我开始踏上返京之路，八月仲秋，来到了边关张掖古城。孟秋，即七月。首，开始。仲月，指阴历八月。边亭，即边关古亭，此指张掖古城。开头这两句写诗人行程，点题之“还至张掖古城”，交待背景。

“闻道兰山战，相邀在井陉。屡斗关月满，三捷虏云平。汉军追北地，胡骑走南庭。”句意为：听说大军在贺兰山与突厥发生激战，两军相遇于井陉一带。几番激战之时，边关秋月朗照于天；数次胜仗之后，塞外风静云平。大军乘胜追击，突厥败走，逃往南庭。此六句描写想象中唐军与突厥交战、获胜情形，点题之“闻东军告捷”。兰山，贺兰山的省称，在宁夏西北边境和内蒙古交接界处。井陉，山名，在今河北陉县。《旧唐书·黑

齿常之传》载,黑齿常之率兵“蹶至两井,忽逢贼三千余众”,后击退突厥兵众。两井,其地不详,可能在井陘一带。虏云平,语意双关,既指边塞上空云气平静,也喻指边地战争风云已经平息。此二句用关塞的云月景象虚写战斗实况,气势磅礴。北地,汉代郡名,在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及陕西西部一带。南庭,东汉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单于王于南庭,故址在今内蒙古五原附近。这六句虽为想象之辞,却写出了战况之激烈,唐军之强盛,追歼敌军之迅疾,气势雄壮。

“君为幕中士,畴昔好言兵。白虎锋应出,青龙阵几成。披图见丞相,按节入咸京。”句意为:你身为军中幕僚,以前喜好谈论兵事。白虎星现,是前锋应该出击了;青龙之阵,你几番布成。此番回朝,你可以展开地图,向丞相解说此次战争的攻守态势;摠住缰绳,你将徐徐步入宫中向皇上奏报捷功。此六句写韦虚己精通兵法,入京报捷。君,指韦虚己。幕,幕府,军中。畴昔,从前。白虎、青龙,星相名。古人常根据天象行军布阵。《淮南子·兵略训》云:“所谓天数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披图,即展开地图。按节,指摠住缰绳,停挥马鞭。《汉书·五行志下之下》云:“至天市而按节徐行。”咸京,即长安。这六句点写韦虚己,叙明作此诗赠韦的缘由,在称颂其武功韬略的同时,流露出对他进京报捷的欣羡之情。

“宁知玉门道,空作陇西行。北海朱旄落,东归白露生。”句意为:谁知道我西出玉门边关,本想建功立业,却无功而返,空作一次陇西之行。我此行可谓跟当年苏武北海牧羊,节杖上毛发尽落一样,历尽艰辛,如今无功而东归,踏着秋日的白露,让人感到阵阵寒凉。玉门,即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陇

西，郡名，在今甘肃东部一带。宁，助词，无实义。此四句笔锋一转，由叙韦虚己转述自己。先言自己来到塞外，本想建功立业，不料却无功而返。这里“空”字即是这种空落内心的写照。接着，又化用苏武旧事状写自己从军出征，在北地历经艰辛。北海，即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朱旄，指符节上装饰的赤色旄牛尾。《汉书·苏武传》载：“匈奴乃徙武于北海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东归”二字，呼应首句之“首归路”，诗人的思绪亦由想象回到现实中来。“白露生”，乃秋季气候征象，照应首句“孟秋”。《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白露降临，天气变凉，隆冬将至，一年行将过去，光阴易逝，在诗人无功而返的寒秋时节，偏偏又听到了别人建下奇功，怎能不让他失落惆怅。

“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负剑空叹息，苍茫登古城。”句意为：我纵横疆场，却未能一展抱负；如今无功寂寞而还，一路上很少有人迎接探问。我身负长剑，却只能空自叹息，秋色苍茫，我独自一人登上了这荒凉古城。纵横，指驰骋疆场。既称“纵横”，复言“未得意”，暗含着对朝廷赏罚不公的愤懑和失望。从军出征，无功而还，本已寂寞未得意，而相迎之人少得可怜，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腰间宝剑，向来是古人志之所托，如今志不得伸，诗人只有“负剑空叹息”。这里“空”字，比上文“空作陇西行”一句的“空”字语气更为沉重，诗人失落惆怅、无可奈何的郁闷之情尽显无遗。末句以景作结，景色苍茫，古城荒凉，失意人看失意景，更觉惆怅。

陈子昂此次从军出塞，历时半年，始终没有摆脱忧虑和困扰，极不得意，故此诗在祝贺友人的同时，更多的是抒写自己

心中的不平和苦闷。这种立功献捷和劳而无功的两相对照,更让人失落惆怅,尤显沉重。全诗语言古朴苍劲,辞意深迥,感情沉郁,直追建安风骨。无怪清人翁方纲在其《石洲诗话》卷一中称赞诗人说:“唐初群雅竞奏,然尚沿六代余波,独至陈伯玉崑兀英奇,风骨峻上。”

谭 克

晚次乐乡县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
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
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
如何此时恨,噉噉夜猿鸣。

此诗当作于唐高宗调露元年(679),诗人时年十九岁。他从家乡梓州射洪县(今四川射洪县)前往东都洛阳,途经乐乡县,写下了这首抒写羁旅之愁的五律。乐乡县,故城在今湖北荆门县北九十里。次,住宿、停留。

“故乡杳无际,日暮且孤征。”句意为:故乡渺邈,不见踪影;暮色苍茫,我孤身一人,仍在不停地赶路。杳,遥远貌。征,远行。此二句写天色将晚,诗人行色匆匆。起首“故乡”二字,点明其漂泊异乡这一事实。“杳无际”,可见诗人离故乡已是越来越远。“日暮”,点题之“晚”字,点明时间,寓含着诗人鞍马劳

顿一天,即将投宿。“孤”字,则是诗人孤独心境的映照。故乡遥远,暮色苍茫,孤身远行,开篇寥寥数语,便渲染出一种孤寂落寞的氛围。

“川原迷旧国,道路入边城。”句意为:一路上山川原野,与家乡迥异,令人迷惘;川原道路,直伸进这边关城中。此二句寓情于景,以景衬情,借写景来烘托孤寂的情怀。眼前川原景色,与家乡殊异,让人迷惘,一种流落异乡仍怀念故园的怅惘之情从句中自然渗出。“旧国”承“故乡”,启“边城”。诗人的家乡射洪县在三国时属蜀,乐乡县则属吴,都远离中原和关中地区,故称其为“边城”,暗点题中之“乐乡县”。离乡且去国,更让人郁闷。

“野戍荒烟断,深山古木平。”句意为:郊野戍楼上的缕缕荒烟,已被浓浓暮色吞没;远处深山上参差不齐的古木丛林,也被夜色抹平,一片模糊。野戍、荒烟、深山、古木,荒凉死寂,正照诗人心境之孤寂。此时夜幕降临,四种景象一“断”一“平”,可见暮色之浓重,更让人愁思扰扰,难以排遣。

“如何此时恨,嗷嗷夜猿鸣。”句意为:此时夜色渐浓,心中的绵绵愁恨,正如那凄厉的猿啼声。“如何此时恨”即“此时恨如何”的倒装,诗人先设以问句,接着以凄厉的猿声作答。一个“恨”字,实包含着诗人一日的旅途劳累,一日的孤苦寂寞,千般离乡情,万般别国意。“嗷嗷”,意即凄厉的猿啼声。酈道元《水经注》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在这寂静无声的黑夜,忽然传来了凄厉的猿啼声,更让漂泊异乡的诗人倍感凄凉惆怅。夜猿嗷嗷哀鸣不已,正如诗人心中愁恨之绵绵不绝。

本篇锻句炼字,不同凡响,如“断”、“平”等字的妙用,向为人所称许。而全篇结构更独具匠心,前三联包含了六个浸透着羁旅之愁的画面,结尾一句更具有传统内涵的声响,在画面和声响的共同烘托下,那似问似叹的“如何此时恨”,显得那么深沉凄婉,回味绵长。而这一切皆出于一弱冠书生之手,难怪当时著名才子王适见到陈子昂的诗作便惊叹道:“此子必为海内文宗。”(元:辛文房《唐才子传》语)

谭 克

送魏大从军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独有汉将功。

魏大,生平不详,称魏大,是魏在弟兄中排行老大。诗人送魏大从军,故有此作。诗中,诗人怀着保卫边疆的豪情,激励友人为国立功,扬名塞外。全诗豪壮激扬,充满奋发向上的精神。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匈奴,这里借指突厥。《资治通鉴》载,自文明元年(684)至垂拱三年(687),突厥不断侵扰唐朝边境,武则天曾多次遣将出征。“匈奴犹未灭”,这是借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霍去病的话:“匈奴未灭,无以家

为也。”魏绛，即魏庄子，春秋时晋国大夫，下军主将。他力主与戎族议和，并辅佐晋悼公恢复了晋国的霸主地位。这里用魏绛指代魏大。从戎，即从军。句意为：侵扰边关的匈奴未被消灭，所以魏家公子又从戎投军，前往征讨夷狄。这里以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壮语开篇，气势直逼古人，又切合时事，写得高迈不凡。次句以魏绛比魏大，变“和戎”为“从戎”，活用典故，点明魏大从军报国。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三河，汉代称河东（今山西南部）、河内（今河南黄河以北地区）、河南（今河南黄河以南地区）为三河郡。《史记·货殖列传》言：“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言，语首助词。六郡，即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六郡雄，这里指西汉时立功边地的赵充国。《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为“六郡良家子”，汉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官至右将军”。句意为：在这三河古道怅然而别，诉说着要直追西汉时称雄六郡的右将军赵充国。“怅别”一句，点明离别地点，情感稍转惆怅；然四次又从低沉之音拔起为高亢豪语。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雁山，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代，即代州，治所在山西代县。狐塞，即飞狐塞，又称飞狐口，在今河北涞源北，蔚县南。云中，战国赵武灵王置，东汉末废，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句意为：巍巍雁门山，横亘在代州的西北面；险要的飞狐塞口，与云中郡遥相接连。这两句写诗人想象魏大从军所往之地，且地点越来越往北推移，预示征讨“匈奴”成功。霍去病曾由代县千里出击匈奴，大获全

胜,此处又暗用典故。句中一“横”一“接”,把四个地名联在一起,用得精妙,而境象阔大雄健。

“勿使燕然上,独有汉将功。”燕然,山名,即杭爱山,在今蒙古境内。《后汉书·窦宪传》载,东汉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北单于,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记汉威德”而返。句意为:莫要使那燕然山上,仅仅铭刻着汉朝车骑将军窦宪的功劳。此二句又使用典故,既是激励魏大立功边疆,同时也看出诗人对本朝军事等各方面实力怀有强大的自信心,因而才会有与古代名将“争功”,不甘心让古人专得安边美誉的豪言壮语。

这首送人从军诗写得慷慨豪雄,风骨矫拔,气势雄健,令人振奋。全篇多处用典,或明用,或暗用,语出自然,不假雕饰,浑然天成,不愧大家手笔。无怪刘克庄《后村诗话》称赞诗人说:“唐初王、杨、沈、宋擅名,然不脱齐、梁之体。独陈拾遗首唱高雅冲淡之音,一扫六代之纤弱,趋于黄初、建安矣!太白、韦、柳继出,皆自子昂发之。”

谭 克

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

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
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
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
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

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
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

陆明府：其名字及事迹不详。明府：西汉对太守的尊称，唐以后专指县令。这首诗《乐府诗集》列入《横吹曲辞》，题作《出塞》。诗中所送将军，姓名不详。这位将军刚从西北回来，现在又要到北方去戍守边庭，诗人送他远去，和陆明府所作赠诗而作此诗。

“忽闻天上将，关塞重横行。始返楼兰国，还向朔方城。”句意为：忽然听说行动迅疾犹如从天而降的将军，又要横行于边关塞外；他刚从西域楼兰古国建功而返，如今即刻就要奔赴漠北朔方边城。这四句，写将军行迹，才从西北边塞回来，又要到北方去戍守边庭。起句“天上将”三字，气势慑人，这是暗用汉周亚夫事称赞将军。《汉书·周亚夫传》载，亚夫东击吴楚，兵事神速，诸侯闻之，以为其“从天而下”。“横行”，意即勇往直前，所向无敌。《史记·季布列传》云：“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起首二句点明将军“重出塞”，三四两句则进一步加以详述。“楼兰国”，西域古国名，在今新疆若羌一带。“朔方城”，汉武帝元朔三年（126），大将军卫青北击匈奴，大破匈奴后使校尉苏建所筑，故址在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此借指将军所往之地，暗喻其将建功立业于塞外。还，同“旋”，随即。楼兰、朔方地隔几千里，来去匆匆，正照应了前“天上将”之行动迅速。

“黄金装战马，白羽集神兵。星月开天阵，山川列地营。”句意为：黄金装饰着战马，白旄令旗集合着神勇天兵；依照日月

星辰排开天兵天阵，顺着山川地形扎寨安营。此四句写将军装束以及军容的严整。以黄金装饰战马，显见其地位尊贵。白羽，即白旄，用白旄牛尾装饰的军旗，用以指挥军队。“白羽”二字，给将军及整个场景增加了亮丽神俊的色彩。言兵卒为“神兵”，正呼应前“天上将”。“星月”二句，称颂将军能够上察天象，下据地形以安营布阵。《六韬·三阵》云：“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阵、地阵、人阵，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杓，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谓天阵；五陵水泉，亦有前后左右之利，此谓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此谓人阵。’”这两句把天地万象都纳入到战阵中来予以观照，气魄极其宏伟。

“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宁知班定远，犹是一书生。”句意为：晚风习习，送来了军中高亢的号角声，春色绚烂，辉映着飘扬的军旗；谁都知道西汉时那建功西域的定远侯班超，当初只是一介文弱书生。“晚风”二句，一写声，一作色，格调明快健美，声色俱壮。“画角”，古代军中乐器名，外有彩绘，故称。形如竹筒，本细末大，用竹木或皮制成，发音哀厉高亢，军中多以警昏晓、振士气。“飞旌”，即飘扬的军旗。夜里响起了号角声，在此种场景下，听起来格外高亢激昂，令人振奋。“春色”二字，点明送行时节并给全篇增添了一丝亮色。结尾两句，用班超事激励这位将军。班定远，即班超。据《后汉书·班超传》载，他早年为官府抄写谋生，后投笔从戎，最终以沟通西域之功封为定远侯。“宁”，语助词，无实义。这里称一介书生的班超犹能建功西域，那么曾“横行”塞外多年的将军定会扬威于朔方边庭。将军刚从西域归来，此处以功成西域、将军熟知的班超作比，让人倍感亲切，精神振奋。

这首诗为送人从军之作,对所送将军百般鼓励,寄予殷切期望,预祝他在边塞建立功勋,报效祖国。全篇气势激昂雄健,体现出一种骎骎日上的初唐气象。诗中多处用典,或暗或明,羚羊挂角,纵横开阖,语出自然,浑然一体,实为大家手笔。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中称陈子昂“实是首起八代之衰者”,由此诗观之,此言并不为过。

谭 克

东征答朝臣相送

平生白云意,疲荼愧为雄。
君王谬殊宠,旌节此从戎。
授绳当系虏,单马岂邀功!
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

这首诗当作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时年三十七岁。据《资治通鉴》卷二〇五载:“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充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契丹。右拾遗陈子昂为攸宜府参谋。”东征,即指此次征讨契丹事。朝中大臣送大军出征,故诗人作此诗以答。诗中抒发了从军报国,不计个人功名的襟怀抱负。

“平生白云意,疲荼愧为雄。”句意为:我一生志在隐居求仙,疲劳困顿,愧称雄才。白云意,即隐居求仙的心志。《庄子

·天地》载：“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陈子昂胸怀远大抱负，一生两度随军出塞，渴望建功立业，匡时济世，此言“平生白云意”，实乃正话反说。疲茶，疲劳困倦的样子。《庄子·齐物》云：“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此句谦称“疲茶”，又言“愧为雄”，实乃“志为雄”。开篇两句谦语，为下文“君王谬殊宠”埋下伏笔。

“君王谬殊宠，旌节此从戎。”句意为：皇上不知我愚笨，错误地给我殊遇恩宠，让我跟随手持旌节的大将，参与大军东征。“君王”一句，紧承前两句，谦称君王的殊宠加身是错误所致。“谬”，即错误地，谦词。“旌节”，指皇帝授予出征将帅的信物，代表赏杀大权。《新唐书·车服志》载：“大将出，赐旌以颡赏，节以颡杀。”此句点题之“东征”。“此从戎”与首句的“白云意”正好相左，照应句中“谬”字，衔接紧密。

“援绳当系虏，单马岂邀功！”句意为：搓好的绳索当用来捆绑契丹的俘虏，匹马单枪岂能邀功请赏。援，搓揉意。虏，这里指契丹。“援绳”一句，紧承“从戎”而写，誓言要击败契丹，绳系其虏，气势豪迈。消灭强虏，写得如此轻松，足见唐军之强大及诗人之自信。邀功，即希求功劳。既言强敌指日可破，复言这不是诗人一人以及东征军单独所能为，言外之意是还要仰赖“朝臣”鼎力相助，暗点题中之“朝臣相送”。这里语气亦由豪迈转沉稳，傲而不骄，思虑周全，足见诗人之谋略及唐军之强大与团结。

“孤剑将何托？长谣塞上风。”句意为：腰中宝剑将托付何方？但愿能长声歌咏塞外歌谣。“孤剑”紧承前“单马”，喻指诗人志向，回扣首句“白云意”。此处设以问句，虽不作答，却不言

自明：诗人志在边关建功立业，报效祖国。长谣，即长声歌咏。《诗经》毛传言：“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刘琨《答卢谌》诗云：“何以叙怀？引领长谣。”塞上风，即边塞歌谣。结句言将在契丹边地引吭高歌，意即击败契丹，平定叛乱后放歌庆祝胜利。结句语气复又由低沉转为豪壮，令人振奋。

这首诗是在庄严誓师之后写给前来送行的朝廷大臣们的，因而诗中有很多豪言壮语，且诗人志在平叛，决心称雄塞上，为国立功，故而写得格外慷慨苍劲，格调高昂。诗中使用了很多谦词，但谦而不卑，壮而不骄，字里行间渗透出诗人的雄才大略和深谋远虑。全诗承接紧密，用字精准，气势雄健，令人振奋。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三曾云：“子昂五言近体，律虽未成，而语甚雄伟。武德以还，绮靡之习，一洗顿尽。”由此诗观之，不为妄言。

谭 克

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并序

仆尝倦游，伤别久矣。况登楼远国，衔酒故人。愤胡孽之侵边，从王师之出塞。元戎按甲，方刈鲁卑之垒；天子赐书，且有相君之召。而崔侯佩剑，即谒在承明；群公负戈，方绝大漠。燕山北望，辽海东浮。云台与碣馆天殊，亭障共衣冠地隔。抚剑何道？长谣增叹。以身许国，我则当仁；论道匡君，子思报主。仲冬塞苦，幽朔初平。苍茫天兵之气，冥灭戎云之色。白羽一指，可扫九都。赤墀九重，伫观献凯。心期我愿斯遂，君恩共有。策勋饮至，方同廊庙之欢；偃武橐弓，借尔文儒之首。蓟丘故

事，可以赠言，同赋登蓟楼送崔子云尔。

蓟楼望燕国，负剑喜兹登。
清规子方奏，单戟我无能。
仲冬边风急，云汉复霜稜。
慷慨竟何道？西南恨失朋。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此诗即作于此间。蓟城，在今北京西南，为战国燕国都城。崔融，诗人挚友，万岁通天元年授著作佐郎。诗人送他离军入都，故有此作。著作郎，属秘书省著作局，职掌国史资料和撰述碑志、祝祭文等。

“蓟楼望燕国，负剑喜兹登。”句意为：站在蓟城古楼上，遥望这曾出现过求贤爱才的燕昭王的茫茫燕国大地；我身负长剑，与挚友携手登临，心中无限欣喜。登高远望是唐人最为意气风发的时刻，诗人遥望着隆冬的莽莽燕国大地，思绪万千。他此番随军征讨叛军，志在“以身许国”，渴望建功立业，一展抱负。自古燕赵多男儿，尤其是此地曾产生过燕昭王这样的一代明君；而此时此刻诗人又与好友登临高楼，怎能不让他神魂飞越，心生欣喜。“负剑”二字，足见其多么渴望建立功勋。而一个“喜”字，则写出其壮怀激烈，定下全篇基调。

“清规子方奏，单戟我无能。”句意为：先生你将还都进言圣上，你高洁的风范将得到彰显；像项羽那样凭单戟纵横疆场，叱咤风云，我却无法做到。清规，指美好的风范。方，将要。奏，指臣下向君主进言、上书。此句称赞崔融品行高尚，同时暗

点其“入都”。戟，兵器名。楚霸王项羽就曾使“单戟”。此句是诗人的自谦之词，意即自己在军事上缺乏才干，同时这也是反衬崔融武功了得。

“仲冬边风急，云汉复霜稜”句意为：隆冬时节，边关塞外，北风迅急，万里长空，霜气严寒。仲冬，指冬季的第二个月，阴历十一月。边风急，语出鲍照《芜城赋》：“边风急兮城上寒。”云汉，即银河，代指天。霜稜，形容霜气严寒。此二句点明送别时的时令气候，并叙写寒冬边地景色，上句写北风之急速，下句写霜华之酷寒，景象壮阔，渲染出一派慷慨苍凉的北国风光。

“慷慨竟何道？西南恨失朋。”句意为：激昂的情绪终了之时，还能说些什么呢？故人即将向着西南远涉京都，怎能不让我痛惜不已。竟，即到终了的时候。《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云：“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西南失朋，反用《易·坤卦·彖辞》：“西南得朋，乃与类行。”陈子昂送崔融入都，洛阳在蓟城西南，故云。恨，即痛惜。诗人从军塞外，渴望一展抱负，意气风发，然边地纵然景象壮阔，但终觉荒凉，何况这隆冬时节好友又离军远去，怎能不让他心感惆怅落寞。此处诗人设以问句，更显得离恨绵绵。

在陈子昂的诗作中，这首诗别具一格。此诗序言繁富壮美，激昂高亢。“以身许国，我则当仁”与“论道匡君，子思报主”两句互文见义，“我”与“君”都怀抱着以身许国、匡君报主之志。以这样的金石之声作为先导，诗作的基调就显得激越豪迈，因而诗的次句用一“喜”字，便把壮怀激烈的情绪豪迈地传达出来；而“仲冬”两句风急霜寒的景色，更衬托出慷慨的意气。全篇格调苍劲，写景壮阔，慷慨激昂，哀而不伤，感情真挚，

言尽而余味不绝。

谭 克

答韩使同在边

汉家失中策，胡马屡南驱。
闻诏安边使，曾是故人谟。
废书怅怀古，负剑许良图。
出关岁方晏，乘障日多虞。
虏入白登道，烽交紫塞途。
连兵屯北地，清野备东胡。
边城方晏闭，斥堠始昭苏。
复闻韩长孺，辛苦事匈奴。
雨雪颜容改，纵横才位孤。
空怀老臣策，未获赵军租。
但蒙魏侯重，不受谤臣诬。
当取金人祭，还歌凯入都。

韩使，事迹不详。从诗中出现的时问、地点推测，这首诗应当作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696)，作者随建安王武攸宜东征契丹时。诗作先回顾了东征行途及军备景况，继而称颂韩使辛苦戍边，并祝勉他平寇立功。诗中流露出对韩使遭际的同情，亦对朝廷微露怨愤之意。

“汉家失中策，胡马屡南驱。闻诏安边使，曾是故人谟。”句意为：汉家丧失治国安边的良策，致使突厥屡屡驱兵南侵；听说奉诏赴边的安边使，乃是以前曾与我一同谋事的故人。开头四句，点明背景。汉家，以汉喻唐，此处借指武周。中策，即良策。《汉书·匈奴传》载：“王莽伐匈奴，莽将严尤谏曰：‘臣闻匈奴之为害，所以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当周宣王时，狁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蠹蝥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胡马，这里指突厥、契丹的军队。起首二句言诗人来到边关的缘由，是因为契丹犯境。称“汉家失中策”，隐含对朝廷安边失策的不满。“闻诏”二句，点明韩使与自己同在边关。安边使，指由皇帝指派的临时官员，用以应付边防紧急情况。曾是，乃是。谟，谋。这里的安边使即是指韩使。时陈子昂在军中任帷幕参谋，故称“谟”。寥寥数语，交待清楚背景，并渲染出一种宏阔苍凉的气氛。

“废书怅怀古，负剑许良图。出关岁方晏，乘障日多虞。”句意为：我们放下书卷怅然感怀古人投笔从戎之事，背负宝剑把身躯托许给治国安边的良策。走出边关之时已是岁末，我们和所有戍守城堡的将士们一样白日里也多有戒备。这四句及下四句，详述诗人与韩使所在边地的军备景况。废书，即放下书卷。方晏，正晚。乘障，防守边塞城堡。乘，登也。障，塞上险要之处。虞，戒备。言废书怀古，负剑许良图，意即效仿班超投笔从戎之事。“许良图”，“失中策”，前后对比鲜明。岁末之时来到塞外，白日里也戒备森严，可见边境局势之紧张。此四句，既是言诗人自己的经历，又似言韩使行途，正照诗题之“同在

边”。

“虏入白登道，烽交紫塞途。连兵屯北地，清野备东胡。”句意为：强虏侵入白登山一带，报警狼烟燃烧于长城沿线。我军将士连营御敌，屯兵于北地之郡，坚壁清野以备东胡。此四句紧承次句“胡马屡南驱”句而写，描述强敌压境，大军严阵以待。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东。汉高祖曾被匈奴大军围困于此，用计方侥幸得脱。此处暗用典故，显见敌人之强悍。虏，即指契丹。紫塞，指长城。《古今注·都邑》云：“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此句称烽火交至，可见战况紧迫。北地，汉代郡名，辖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及陕西西部。清野，一种战术，把城邑或营垒周围地区的居民及重要物资转移或收藏，使敌人无法掠夺。东胡，古族名，春秋战国时居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此处指代契丹。“连兵”二句，写大军连兵清野，备战强敌，对仗工稳，气势雄健，字里行间透射出大军严阵以待的雄壮气势。

“边城方晏闭，斥堠始昭苏。复闻韩长孺，辛苦事匈奴。”句意为：边关城门到晚上才关闭，侦察兵士刚开始休息。忽然便听说韩将军也在此处，艰辛劳苦地备战着入侵敌人。“边城”二句，承上启下。晏闭，指城门晚上关闭。斥堠，侦察兵。堠，同“侯”。《史记·李将军列传》云：“然亦远斥侯，未尝遇害。”昭苏，本义是恢复生机，这里是得休息的意思。古时边关强敌犯境之时，边关城门通常是白日里也不开放，或很早就关闭，现在直到晚上才关闭，可见强敌迫于大军声威，已经退去，侦察兵也因此得到了休息。“方宴闭”与前“日多虞”，一全然不备，一戒备森严，对比鲜明。强敌已退，前面大军进逼的紧张气氛

至此稍稍得以消除,故而友人得以来访。韩长孺,西汉人,汉武帝时曾任御史大夫。据《史记·韩长孺列传》载,元光元年(前134),为护军将军,领兵三十万伏兵于邑,被匈奴察觉,无功而还。元朔元年(前129),屯守渔阳,败于匈奴。次年,呕血而死。事,即备战。匈奴:此处代指契丹。这里用一个劳而无功、景况凄凉的西汉大将喻指韩使,饱含着诗人对其际遇的深切同情。

“雨雪容颜改,纵横才位孤。空怀老臣策,未获赵军租。”句意为:风霜雪雨,容颜已改,你胸怀纵横家的雄才大略,却名位孤弱卑微。你胸怀战国名将李牧那样的安边良策,却没有像他那样获得自行赏赐的权力。纵横,指纵横家的学说,战国时苏秦、张仪分别以合纵、连横游说列国,终致显赫,苏秦佩六国相印,张仪两次相秦。才位,指才华名位。此四句承前“辛苦”而写,写其劳而无获,并化用战国时李牧事。《史记·冯唐列传》载:“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飧士,赏赐专于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这里一个“空”字,写出了诗人对韩使怀才不遇、劳而无功境遇的深切同情。

“但蒙魏侯重,不受谤臣诬。当取金人祭,还歌凯入都。”句意为:但愿你能像得到魏文侯重用的战国名将乐羊那样,不因小人谗言诽谤而不被君王重用。你也更应当效仿西汉名将霍去病,横扫强虏,取其金人祭天,高唱凯歌归还京都。此处化用了两个典故。前两句用战国乐羊事,祝愿武则天能够信任和倚重韩使,不为谗佞小人迷惑。据《战国策·秦策二》载:“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筐,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结尾两

句则用汉代霍去病事。《汉书·匈奴传》载：“元狩二年（前121）春，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颜师古注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令佛像是其遗法。”凯，即胜利的乐曲。此四句先祝愿圣上不要被小人的谗言所迷惑，要重用有才有功之士，复劝勉韩使平寇建勋，使前面因哀伤容颜已改、怀才不遇而产生的悲伤情调复转为慷慨激昂，读来令人振奋。

唐诗中汉唐并举，常以汉写唐，此诗亦不例外。诗中所用地名、典故、族称等，亦全是汉朝或汉以前之称谓，显得古香古色，气势雄健深沉。诗中虽然对韩使的遭际寄予深切同情，对朝廷也微有怨愤，然结句仍归于激昂健拔，这正是诗人的自信及盛唐气象的反映。全篇用字精准，意境沉雄，含蓄沉稳，文笔老辣，洋洋大气，收放自如，不愧为大师杰作。

谭 克

燕昭王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这首诗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的第二首，其《序》云：“丁酉岁（697），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

城池霸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遗迹也。”时陈子昂从武攸宜北征契丹,屡次进谏献计,并乞求分兵万人以为前驱,非但不被采纳,反被贬徙军曹。于是登蓟北楼,感怀古贤王圣事。燕昭王,乃战国时燕国著名君王。《史记·燕召公世家》载,他即位后“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士争趋燕”,终于富国强兵,打败了强大的齐国。陈子昂志不得伸、才不得展,于是借凭吊、追慕广招贤士良将的燕昭王,抒发胸中郁塞的英雄失路之悲;借怀念古代明君,隐喻对现实的强烈不满。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碣石馆,即碣石宫,在今北京西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邹衍如燕,昭王拥簪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黄金台,《战国策·燕策一》与《史记·燕世家》没有记载燕昭王筑黄金台,只云筑宫。筑台之说,始见于汉代孔融《论盛孝章书》:“昭王筑台,以尊郭隗。”而关于昭王筑黄金台的记载,魏晋以后才出现,而且说法不一,一说在今北京西南,一说在河北易县,当然还有他说。据《晋书》、《水经注》及《上谷郡图经》等书,黄金台当在河北易县东南。《文选》鲍照《代放歌行》诗云:“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李善注曰:“《上谷郡图经》曰:‘黄金台在易水东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之士。’”句意为:从南面登上了燕昭王为迎接梁国奇才邹衍而筑的碣石宫,遥望着那为礼贤求贤而修、上置黄金、招来了乐毅、剧辛等名士的黄金台。诗一开篇,就写诗人对燕昭王留下的古迹的瞻仰。诗人亲“登”碣石馆,又“遥望”黄金台,似乎又看到了燕昭王礼贤下

士的感人一幕。燕国的强盛,正是因为昭王尊贤用贤啊。这且登且望,形象生动地写出了诗人对古圣主贤臣的仰慕向往之情。是啊,那是一个多么贤明的君主,而邹衍、乐毅他们生逢其时,又是何等的幸运!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乔木,高耸的树木。句意为:眼前连绵起伏的山坡上,长满了高大的乔木,物是人非,哪里还有当年燕昭王的影子呢?“丘陵”一句,紧承次句“遥望”而来,诗人极目远望,发现了什么呢?景物虽在,人事已非,这里已看不到昭王求贤若渴的动人场面了,只有长满乔木的丘陵在眼前起伏。“昭王安在哉?”这是此情此景下的必然发问,饱含着诗人无比复杂的感慨和极度的痛楚。李白《行路难》诗云:“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簪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李白与子昂的感慨何其神似!李诗气势磅礴,陈诗一字千钧,各尽其妙。这既是对前代明君的追慕,更是对当今执政者的抨击,满腔激愤,溢于言表。

“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霸图,称霸诸侯的谋划。句意为:燕昭王称霸诸侯的宏图伟业如今已是烟消云散,早成陈迹,我只有驱车上马,怅然而回。这两句紧扣这次凭吊古迹的过程,写诗人在先贤一去不复返的感叹中,“驱马复归来”,结束了他的这次访古。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深刻。“霸图今已矣”,这既是感慨昭王的“霸图”已经消逝,也隐喻着当今之世的执政者很难有燕昭王那样的作为。为何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贤不被用,直而被黜,正如诗人自己,时运不济,驱马复来,多么失落,而又无可奈何。全篇气势由浩叹转为深沉、苍

凉,言尽而意不绝。

这首诗借写古人抒发对现实的感触,在平淡无奇的外表下,蕴含着深沉博大的怀思,言微旨深,言近旨远。全篇直抒胸臆,一股慷慨不平之气,郁勃淋漓,震古铄今,如李白“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般浩叹,又如其《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深沉,不愧大家手笔。

谭 克

春夜别友人(其一)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
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所送之人不详。陈子昂的送别诗作大都激昂慷慨,此诗却别具一格,有一种春水东流的深沉,别有韵味。

“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句意为:饰银的灯烛吐露着袅袅青烟,金色的酒杯空对着精美的席筵。绮,精美、珍贵意。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云:“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银烛、金樽、绮筵,华丽富贵,足见客人之高贵与主

人送客之盛情。然这将尽的别筵不见人影,但有“静物”;不闻人声杯响,但见青烟独飘,金樽空对。此情此景,空寂寥寞,深沉凝重,正照离人情怀。

“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句意为:在这离别分手的厅堂里,思念着那音韵和谐的琴瑟;友人此番远去,归路迢迢,环绕于山川之间。此二句紧承首联,此时筵席已散,分手在即。上句借用琴瑟音韵的和谐来比拟情意之深厚。下句由友情的深厚,念及此去山高路远,鞍马劳顿。一个“绕”字,既写路绕山川,又如诗人思念友人的情丝一路追随着远去的友人,环绕山间。“离堂”、“别路”,寓示场景由室内转到户外。

“明月隐高树,长河没晓天。”句意为:月影西移,皎洁的月亮隐藏于高高的树梢之后;天色欲晓,耿耿长河渐渐地湮没于曙色之中。此联点明送别时间,时空交错,实写送时所见之景。月隐高树,表明夜色将尽,天色欲曙,照应“晓天”。黎明之时方才送别,可见一夜相对举杯无数,千叮嘱万叮咛,不忍分别。时

光无情,长夜将尽,这一“隐”一“没”,固然是实写眼前景物,却也暗含着友人终将离去的惆怅。

“悠悠洛阳道,此会在何年?”句意为:悠长的洛阳古道,古往今来多少行人在此挥手告别,友人此番别去,重逢更在何年?尾联由实写转向虚写,“洛阳道”不过借指古往今来的离别之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但正如“洛阳道”的悠悠无尽,对离人的思念也是绵绵不绝。结尾一句“此会在何年”,道尽了相别时难而再次相见更难的哀思,令人无限怅惘。

这首诗写“春夜别友人”,但诗中却无半点春景,这一则是由于夜色朦胧,春景不见,再则便是离人眼中本无美景。全诗衔接紧密,对仗工稳,而“金”与“银”、“离”与“别”、“隐”与“没”等字的对举使用,更显精工、紧凑,增色不少。全篇场景转换自然,思绪绵密。诗中虽无一字写离愁别绪,却又使全诗笼罩着一种淡然而悠长的伤别气氛,恰如风轻月明的春夜般清彻宁静,哀而不伤,回味无穷。

谭 克

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是一首怀古伤今之作。幽州台,即蓟北楼,故址在今北

京市西南,乃传说中燕昭王为招纳天下贤才所筑的黄金台。战国时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筑此黄金台,千金招贤,召来乐毅等奇士,国势大盛,打败了强大的齐国。

陈子昂身怀宏伟抱负,才华卓著,然不媚权贵,直言敢谏,屡遭打击。万岁通天元年(696),武后派建安王武攸宜进兵攻打契丹,陈子昂以右拾遗随军参谋。武“轻无将略”,致使次年前军兵败,全军震恐。面临危局,激于忠义,陈子昂直言急谏,指陈时弊,且请分兵万人以为前驱,武置之不理。子昂“自以为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毅)、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时人莫之知也”(卢藏用《陈氏别传》)。经世安邦之策不被采纳,自己又遭贬军曹,怀旷世奇才,却报国无门,诗人看透了当权者昏庸腐败,怀着无比的悲愤,登上幽州台,眺望燕北河山,吊古伤今,“思及千载,视通万里”,饱含热泪,写下了这首慷慨悲凉的不朽之作。同时所作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此诗亦即是这七首诗的总结。全诗悲伤沉痛,触绪无端,既不言从何而来,忧怀杂沓;又不知由何而起,但觉心潮澎湃,喷涌而来,气势苍茫,壮压千古。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古人,指前代的明君贤士。来者,指后代的贤士明君。句意为:燕昭乐毅的君臣契合,已然陈迹,再也见不着了;后世明君贤臣的风云际会,我亦无缘相见。开篇从时间的角度着笔,破空而起,撼人心魄。《楚辞·远游》云:“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相闻。”此二句化用其意。“前”与

“后”，“古人”与“来者”，对比鲜明，中间连用两个“不见”，构成排比句式，语气排山倒海。此处纵述古人、来者，却对连结着过去和将来的当世不置一词，其言外之意，分明是对当今的君主大臣，全然不屑一顾。正所谓“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黄周星《唐诗快》卷二语）。然而，并非“时无英雄”。诗人在另一首诗《蓟丘览古·郭隗》中写道：“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诗人怀才不遇，壮志不酬，独立于苍茫之中，俯仰古今，故而发出如此千古浩叹。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悠悠，遥远貌。怆然，伤感悲伤的样子。句意为：时间悠久，天地浩渺无垠，我独自一人，涕泪横流。《楚辞·远游》云：“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此二句语意与之相近。句中插入了“之”、“而”二字，句式变长，使句子的节奏由急促转为缓慢，所表现的感情亦由激荡转入深沉。“念”字承两个“不见”，由眼前所见转至心中所思，诗人的感慨从纵向的时间转向横向的空间，由对个人的知遇难得转向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一想到如今国君任人唯亲，将帅昏庸误国，国事日非，前途茫茫，怎不心生悲苦，英雄落泪，“独怆然而涕下”。“众人皆醉我独醒”，一个“独”字，正是诗人内心世界孤独凄凉的传神写照。诗的前三句写内心世界，这末一句则是其外部表现。怀才不遇，生不逢时，报国无门，而天地时空，无限永恒，个人纵然是志士雄才，却多么渺小、无助，理想与现实，无限与有限，有志与无奈，种种情怀，激荡于此，交战于心。结句嘎然而止，而胸中汹涌澎湃的感情潮水却奔流不息。

此诗艺术成就极高，先写时间之绵长，续书空间之阔大，

以无穷无尽、无际无涯的时空作为背景，寥寥数语，勾勒出高台独立，怆然涕下的诗人自我形象。而诗中参差的句式又为全篇苍凉浑茫的意境增色不少。诗人本意在抒发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悲愤，然而由于其语言的高度简练与概括，从而使此诗具有了超越个体的典型意义，传达出了千古多少有识之士的共同心理感受：天地无穷而人生有限，宇宙广大而人类渺小，故而此诗传诵百代而愈见其新。此诗不愧是洪钟巨响，诗人亦不愧于韩愈的赞誉：“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谭 克

送别出塞

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
言登青云去，非此白头翁。
胡兵屯塞下，汉骑属云中。
君为白马将，腰佩骍角弓。
单于不敢射，天子伫深功。
蜀山余方隐，良会何时同。

这是一首送别一位将军出塞的送别诗，诗中颂扬了这位将军的勇武。据《资治通鉴》卷二〇六载，从神功元年（697）至圣历元年（698），突厥默啜连续入侵灵州、清夷军等地，武则天派兵三十万讨伐默啜。此诗似写此事。

“平生闻高义，书剑百夫雄。”句意为：你一生耳濡目染高尚的节义，文才武艺称雄于百夫之中。高义，即高尚的节操。书剑，代指文才和武艺。百夫雄，指百夫之中最雄俊者。王粲《咏史》诗云：“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起首二句称颂将军德行高尚，文武双全。“百夫雄”三字，极具气势。

“言登青云去，非此白头翁。”句意为：你此去将会大有作为，前程远大，平步青云，这不是我这个白头老翁所能做到的。言，发语词，无义。青云，比喻高官显位或前程远大。白头翁，作者自指。“登青云去”，语意双关，既是言将军远去，消失在青云之中，点题之“送别出塞”，又喻将军此去将立功边塞，前程似锦。诗人作此诗时，还不到四十岁，“白头翁”显系谦词，用在这里是以自己的“年老体衰”衬将军的平步青云。

“胡兵屯塞下，汉骑属云中。”句意为：突厥军队屯兵于塞外之地，唐朝铁骑聚集于云中古郡。胡兵，这里指突厥军队。汉骑，此处代指唐军。属，聚集。《吕氏春秋·顺民》云：“于是属诸大夫而告之。”云中，郡名，战国时置，东汉末废，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胡兵屯于塞下，意味着将要犯境，故而“汉骑”聚集以备敌。此二句气势宏大，点明将军出塞缘由。

“君为白马将，腰佩骍角弓。”句意为：将军足蹬白马，可算是位“白马将军”，腰间佩戴着鲜红色的牛角宝弓，雄姿英发。为，算是，算作。白马将，指三国时魏将庞德。他勇冠三军，曾射伤关羽，常骑白马，羽军称之为“白马将军”。（见《三国志·魏志·庞德传》）这里喻指出塞的将军，赞其骁勇。骍角弓，指用赤色的牛角制作的弓，这里泛指硬弓。《诗·小雅·角弓》云：“骍骍角弓。”《韩诗外传》卷八注曰：“此弓者，太山之南，乌

号之柘，骅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鱼之胶也。四物者，天下练材也。”良弓佩猛将，这里是以角弓之精美赞颂将军。句中一白一赤(骅)，设色艳丽，足见将军之英姿飒爽。

“单于不敢射，天子伫深功。”句意为：突厥首领见到将军，慑于你的勇猛威名，定然箭不敢射；而天子则在京城等候着你立下盖世功名。单于，此借指突厥首领。伫，等候。深，重大。“单于”一句，照应次句“书剑百夫雄”，暗用项羽事，称颂这位将军非常勇猛，威慑敌军首领。《史记·项羽本纪》载：“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入壁，不敢复出。”既然将军威镇敌酋，那么皇上静候深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此二句一赞誉，一劝勉，承接自然，气势雄健。

“蜀山余方隐，良会何时同。”句意为：我将要隐居于蜀地山林，此番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次欢聚。诗人送别故人从军远去，临别之际告诉他自己的行踪，而诗人自己的归隐山林与将军的建功塞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就更加映衬了将军的勇武。末句以感慨何时重聚首作结，足见诗人、将军依依惜别时的情深意浓。

清人张谦宜《缃斋诗谈》卷四评论诗人说：“子昂胸中被古诗膏液熏蒸十分透彻，才下笔时，便有一段元气，浑浩驱遣，载赴而来。其转换吞吐，有掩映无尽之致，使人寻味不置，愈入愈深，非上口便晓者比。”此评亦适于此诗。诗篇起笔不凡，极具气势，格调苍劲古朴，激昂沉雄，纵横开阖，挥洒自若，不愧为

大家手笔。

谭 克

杜审言

杜审言，字必简，襄阳人。善五言诗，工书翰。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擢进士第，为隰城尉。性矜诞，尝语人曰：“吾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累转洛阳丞。坐事贬吉州司户参军，寻免归。武后召见，令赋欢喜诗，甚见嘉赏，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神龙中，坐交张易之兄弟，流峰州。寻入为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卒。有文集十卷。

赠苏绾书记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
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书记，官职名称。唐时元帅府及节度使府僚属中均有掌书记一职，掌管书牋奏记，简称书记。这首诗是为赠别友人从军边地而作。诗中称述了友人文才卓异、慷慨从戎的豪迈气概，并用眷眷的儿女私情寄托勉励之意，使得全诗情趣盎然，于此

也可见杜苏二人亲密无间的深挚友情。

“知君书记本翩翩”，书记，此指书札、奏记两类散文；翩翩，以鸟儿飞翔时的轻快喻文才优美。用语出曹丕《与吴质书》：“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句意为：我知道您才思敏捷，工于文书辞翰，书札和奏记都作得很好。“知君”二字，起笔亲切自然，宛如对话，可见诗人对苏绾相知之深，读者顺其语气吟咏之时仿佛也都成了苏绾的知交。欣欣然而言道：“我深知你啊，文笔很好！”此句在称赞友人之余，极有亲和力，顿时拉近了读者与诗人之间的距离。

“为许从戎赴朔边？”为许，为什么；从戎，从军。朔边，北方边地。句意为：你为什么又远赴塞北，毅然从军呢？言外之意即：你文才如此之高妙，理应立身庙堂才对，为何远赴绝域从军呢？言外之意是因为你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豪情壮志啊！此句巧妙地寓歌颂于疑问之中，突出“从戎”这一事实，虽无一句赞扬，但弦外之音却将称慕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红粉楼中应计日”，红粉，以女用化妆品代指女性，此指苏绾的妻子。句意为：您的妻子在闺楼之中将为您的远行计算着日子。意即：家人在翘首盼望你早日得胜归来。诗人用语玲珑剔透，出人意表，在前文慷慨之辞下，夹叙一段儿女柔情，意在勉励友人努力建功立业，不负重望。这种手法在送别诗中如此运用，堪称独树一帜，极具个性。

“燕支山下莫经年”，燕支山，又叫胭脂山，焉支山，在今甘肃山丹东南。以其多产燕支（红兰花）而得名。红兰是作胭脂的原料，故古匈奴有“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谣（见《西河旧事》）；莫经年，莫要久留，经年不归。句意为：你在那燕

支山下,切莫长期滞留,经年不回。意即希望友人尽快消弭边患,安定边疆,得以早日衣锦还乡,不要辜负了“红粉楼中”的一片深情。如此勉慰之语也算是独出心裁,令人刮目相看。

诗人匠心独运,将一首赠别诗章,敷衍得生气盎然,充满必胜的信心,不舍之意,勉励之情,溢于言表,反映了初唐之时人人奋发向上的社会风貌。古诗中,赠别之辞汉牛充栋,本诗取材新颖,角度特异,不落窠臼。

范文勇

登襄阳城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
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
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
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

襄阳,即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这首诗描述的是诗人登上襄阳城头所见到的景象:自然的山水壮观广大,无穷无尽;而历史景观,则兴衰更替剧烈,昨是而今非。诗人对此感慨万端。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三秋,指九月,即秋天第三个月,王勃《滕王阁诗序》:“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句意为:我旅行在外,客游他乡,不期然已到了九月,现在站在这高高的城

头上放眼四望,顿觉景象开阔。诗人开篇点题,点明登城之事与登城的时间。这两句读来颇有旅途流离的沧桑之感,“四望开”又倍见诗人落拓的情怀。

“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楚山,在襄樊市西南,即马鞍山,一名望楚山;汉水,源于陕西宁强县北之嶓冢山,东南流,经老河口而至襄阳,会白河,东流至汉阳入江。襄阳城正当汉水之曲,故云“接天回”。句意为:楚山横亘耸出地面,汉水水势浩淼,仿佛与云天相连,转折迂回而去。这是诗人站在城头之上所见到的阔大、远渺的景象,给人以永恒之感,身处其间更感到个人的微小,如沧海一粟,苟延残喘于天地之间。

“冠盖非新里,章华即旧台。”冠盖,里名,据《襄阳耆旧传》载,冠盖里得名于汉宣帝时。因当时襄阳的卿士、刺史及二千石多至数十人。冠和盖都是官宦的标志,故名;章华,台名,春秋时楚灵王所筑。句意为:冠盖里已名不副实,不再与现在的情形相称了。章华台也只能代称旧日的台榭。这两句互文现义,说的是冠盖里和章华台都是昔日的繁华之所,如今不过是残破的历史陈迹罢了。诗人面对这人事的变迁,对比颔联中亘古永恒的自然景观,又联系到如今自己浮游漂泊于异地他乡的处境,哀伤、悲凄之情更加痛彻心扉。

“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习池,汉侍中习郁曾在岷山南作养鱼池,池中栽满荷花,池边长堤种竹和长楸,是襄阳名胜之区,后人称为习池。句意为:习池的风景已与当年不同了,不再有那种清幽之美,归路所见,满目尘埃。诗人再次列举一个曾经幽雅的名池如今只是积满灰尘之所,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流离漂泊之感。同时语带双关,意即返家回归之路一样的

“满尘埃”，困难重重，只能继续“旅居”下去。那种无奈与悲哀尽在不言之中。

全诗先在首联中点明题意，异乡之中，登城远望；颔联和颈联即是敷陈“回望”之所见，有大自然的开阔雄浑，有历史陈迹的没落破败；尾联承接上文的沧桑之意，进一步表达了无所归属的悲哀。诗人擅长五言诗，胡应麟《诗薮》中赞为“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楷模，有自来矣。”这首诗借景抒情，格调清新鲜明，篇章布局严整，格律整齐，对仗工整。这种风格对诗人的孙子杜甫影响极大。

范文勇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

晋陵，今江苏常州；陆丞，诗人友人，时为晋陵县丞。这首诗作于永昌元年。当时，诗人在江阴县任职，与陆为同僚。陆的原作《早春游望》已不可考，本诗为唱和而作。诗中刻画细致入微，生动地反映了宦游之人对物候变化的敏感。遣词造句可谓极尽锤炼之能事，春天蒸蒸日上的勃勃生机直可以呼之欲

出,与诗人客居异乡的悲怆之感相冲突、相融合,表现了诗人虽居位卑下、流离沉浮之际依然能不屈不挠,矫健自强的品质。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句意为:只有宦游异乡之人,才会为物候的新奇变化而惊诧。意即物候的转化是有一定过程的,而客居他乡之人会比常人更加敏感地体察到这种变迁。“独”字、“惊”字都十分具有震撼效果,“新”字则概括了变化的特点、趋势,起到引领下文的作用。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句意为:天刚破晓,海天一线之处,云霞涌出;江北披上新装的梅树柳树仿佛把春意从江南带来。“出”字,极写云潮涌动,霞光喷薄之景;“渡”字意指由于地气的原因江北的春天略晚于江南,由整个发展的趋势看来,春天的气息仿佛由南渡江,继而北上,这一系列拟人手法的运用可谓老辣生动,不着形迹。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蘋,水草,茎柔细,上生四瓣小叶。句意为:天气日渐暖和,催促着黄莺鸟更加活泼地啼鸣,晴媚的春光照耀下,蘋草愈加翠绿艳美。这是写“新”的另一个方面,一样的生机涌动。“催”、“转”二字,运用了拟人手法,仿佛动植物的生长是气候在有意识地督促推动一般。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古调,指陆丞的原唱之作。句意为:我读到您古雅的诗章,仔细品味之际竟然触动了乡愁,不由泪下沾巾。篇末点题,点明这首诗是唱和之作。同时“思”与首联之“惊”遥相呼应,正是因为思乡,才产生惊讶之感,使全文意境融汇贯通,浑然一体。

这首律诗造语警策;体例上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

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结构上,首联言即宦游在外,为物候变化所触动,提纲契领全文。颔联、颈联则具体阐述所“惊”的“新”,这两联华丽齐整,犹如春天的景色一般,气象万千,不可方物。尾联则点明题意,呼应首联,收束全文。这种首联一个意群,颌颈两联一个意群,尾联又一个意群,并且首尾呼应、中间展开的行文方式是初唐律诗乃至此后的唐律中常用的格式。因此这首诗可谓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具有开源辟流的意义。

范文勇

刘希夷

刘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华，落魄不拘常格，后为人所害。希夷善为从军闺情诗，词旨悲苦，未为人重。后孙昱撰《正声集》，以希夷诗为集中之最，由是大为时所称赏。集十卷。

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这是一首乐府诗，郭茂倩把它收在《乐府诗集·相和歌辞》里，题作《白头吟》。因为是拟古乐府，所以一般又题作《代白头吟》或《代悲白头翁》。乐府中多用此题写女子与负心男子决裂，而此诗却借以抒发青春易逝，世事无常的感伤主题。白头翁，即白发老人。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句意为：洛阳城东的桃花李花随风飘转，飞来飞去不知落入了谁家？洛阳女子怜惜这桃李花娇艳的颜色，独坐院中，看着零落的桃李花而长声叹息。“坐见”，一作“行逢”。起首二句，以传统的比兴手法写景。风吹桃李，花飞花落，极其平常，似乎没有什么深意，但细细品味，便发觉内涵丰富。从桃李花“飞来飞去”的“动”态可以反衬出这位洛阳女子的“静”。同时，随着花飞花落，景象也由大变小，由“洛阳城”自然转到“谁家”。后二句则顺手推舟，由景及事，写女子看花长叹。这里“惜颜色”三字极具份量，有“惜”才有后面的“长叹息”，开启下文；而人花相对，又使得“颜色”一词语意双关，既指百花“颜色”，又指女子容颜，为下文埋下伏笔。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句意为：今年我在这里看着桃花李花因凋零而颜色衰减，明年花开时节不知又有谁还能看见那繁花似锦

的胜况?世事变幻无常,已经看见了俊秀挺拔的松柏被摧残砍伐作为柴薪,又听说那桑田几度变成了汪洋大海。起首二联从空间落笔,此二联则转为从时间着手。“花落”、“颜色”与前“落花”、“颜色”相近和相同,又以“今年”与“明年”、“花落”与“花开”相对照,循环往复,反差强烈,更着以问句,有一唱三叹之妙。《红楼梦》中黛玉《葬花辞》诗句“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即似由此化出。前两句由花衰而念及人衰,后二句更以松柏为薪、桑田变海感叹世事变迁。《古诗十九首》云:“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此二句似由此衍化而来。桑田变成海,指陆地变成海洋。《神仙传》载:“麻姑谓王方平曰:‘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沧海桑田,变化无常而迅疾,而花开花落,红颜不再,何尝不是一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句意为:古人现在已不再悲叹洛阳城东凋零的桃李花了,而今人却依旧对着随风飘零的落花而伤怀。年年岁岁繁花依旧,岁岁年年看花之人却不相同。“古人”二句,紧承“桑田变海”而来,遥相呼应起首二句,“洛城东”亦即是首句的缩略,而“落花风”则照应“飞来飞去”。这里又运用今昔对比,感叹青春易逝,岁月难再。“年年”二句,乃是全诗脍炙人口的警句。年年岁岁,岁岁年年,颠倒重复的是岁月更替的无情;“花相似”与“人不同”鲜明对照,表现的是物是人非的冰冷。而“相似”不仅是像而已,实则也是“不同”。此句将斗转星移、人海花季的无限时空浓缩于一瞬,将无数人世感慨集于一言,精当隽永,读之悚然惊省,可谓千古之叹!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

昔红颜美少年。”句意为：转告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红颜少年，应该怜悯这位已是半死之人的白头老翁。如今他白发苍苍，真是可怜，然而他从前亦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红颜美少年。“寄言”二字，语意一转，由前面的感伤青春易逝，转为悲叹白头老翁的身世际遇及富贵无常。“怜”字与前“惜”字相对，语意更进一层，全诗后半部分皆围绕这一“怜”字下笔。“伊昔红颜美少年”如今已变成半死白头翁，世事沧桑，华年易逝，令人悲叹，更让如今的“全盛红颜子”心悸魄动！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句意为：这白头翁当年曾与公子王孙寻欢作乐于芳树之下，吟赏清歌妙舞于落花之前。亦曾像东汉光禄勋马防那样以锦绣装饰池台，又如贵戚梁冀在府第楼阁中到处涂画云气神仙。此四句紧扣前“伊昔”二字作笔，写如今之白头翁昔日也曾是翩翩美少年，花前树下，寻欢作乐，出入于权势之家，经历过豪华生活。这里暗用了两个典故。光禄，指东汉马援之子马防，他在汉章帝时拜光禄勋，《后汉书》说他生活很奢侈。文锦绣，指用锦绣装饰池台之物。文，一作“开”。将军，指东汉贵戚梁冀，《后汉书·梁冀传》记载他大兴土木，建造府宅，“图以云气仙灵”，生活亦很奢华。此四句极写白头翁昔日的风流与奢华，可是这一切终不过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繁华的外表下面掩盖着无常变幻的真实与无情。“落花”二字，早就从暗处点明，设下伏笔。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句意为：白头老翁如今一朝卧病在床，便无人理睬，往昔的三春行乐、

清歌妙舞如今又到哪里去了呢？而美人的青春娇颜同样又能保持几时？须臾之间，已是鹤发蓬乱，雪白如丝了。只见那古往今来的歌舞之地，剩下的只有黄昏的鸟雀在空自悲啼。此六句写得极其悲凉，令人垂泪。白头翁一朝卧病，年老体衰，就无人顾及，世态炎凉有如水落石出，真相毕露。“三春行乐”，指代上文“清歌妙舞”，着“在谁边”三字设问，可见一切皆是过眼云烟，转瞬即逝。蛾眉，指美人。宛转，形容美人的娇颜。须臾，一会儿。鹤发，即白发。此二句感叹红颜易老，人生易逝；且回写洛阳女儿，呼应篇首。“须臾”两字，涵括前文中今年、明年，少年、老年，今人、古人，沧海、桑田之飞速变化，不可把捉。结尾两句以景写情，情景交融。黄昏日落，正如生命之将逝。人去楼空鸟雀悲，鸟雀去了复谁悲？感伤抑郁的调子到此无法再叙，全篇自然结束。

为青春易逝、富贵无常而叹息，自古及今绵延不绝，这首拟古乐府，可谓尽得其中深婉情致，清丽婉转，曲尽其妙。诗中多处运用对比手法，大量使用重复词句，循环复沓，再着以四个问句引领，一唱三叹，那种韶华不再的无奈辛酸在这反复追问咏叹中被层层浓重着色，具有强大的穿透力。此诗感伤情调极为浓郁，据《大唐新语·本事诗》记载，诗人作此诗时已深有觉察，以为不祥之兆，一年之后，诗人果然被害，应了所谓“诗讖”的说法。又传说刘希夷的舅舅宋之问见到此诗后，大加赞赏；又听说此诗还未传扬，遂想夺为己有，便把诗人给杀了。这些传说未必可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此诗多么动人心弦，为人叹赏。

宋之问

宋之问，一名少连。字延清，虢州弘农人。弱冠知名。初征，令与杨炯分直内教。俄授雒州参军，累转尚方监丞，预修三教珠英。后坐附张易之，左迁泷州参军。武三思用事，起为鸿胪丞。景龙中，再转考功员外郎。时中宗增置修文馆学士，之问与薛稷、杜审言首膺其选，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徙钦州，寻赐死。集十卷。

度大庾岭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

大庾岭，五岭之一，在今江西大庾县之南，广东南雄县之北。《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五：“岭南道韶州始兴县：大庾岭，一

名东峤山,即汉塞上也,在县东北一百七十二里。……本名塞上,有监军姓庾,城于此地,众军皆受庾节度,故名大庾。”据《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所载:宋之问曾媚附张易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泷州,今广东罗定县东。这首诗即是诗人南流途中所作。诗中极言南流途中思乡的沉痛、哀苦,渴望有再被赦免、召回的机会,言辞哀婉动人。

“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辞国,离开京城。古人常称京城为国。《左传》隐公元年:“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轺,旅行用的轻便车。句意为:我离开京城刚刚度过大庾岭,便停下车子,再次回首遥望我的家乡。诗的第一句中因为用韵的要求而运用了倒装,正常语序应是:“辞国方度岭”。这两句极言南去途中,不时回望家乡,依依不舍又无可奈何之情由此发端并笼罩全诗。

“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翥,鸟向上飞。句意为:我的魂魄追随着从南方向北奋飞的鸟儿,望着那向北而开的花枝,眼泪为之流泻不止,直至枯竭。诗人身遭贬谪,但希望像鸟儿那样直上青云的心志却没改变,因而心志越高则越易触景伤情。大庾岭多梅,又称梅岭。由于南北气候寒暖迥异,据说岭上梅花,南枝已落而北枝犹开。此时,诗人家在北方,因此面对北枝而不由心生伤感。

“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霁,雨止。《史记·龟策列传》:“淫雨不霁,水不可活。”句意为:山间连绵阴雨刚刚有了一点停止的意思,江上的云彩亦微有化作云霞的趋势。这两句非常准确地描绘了一幅山雨初停,天将放晴的景象,充满变化,充满动态的美。古人以为,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表达一种

感情,同样这两句也寄托着诗人企盼厄困的时日尽快过去,重逢新生的日子能够尽快来到的强烈愿望。

“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恨长沙,典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句意为:只要有让我重回长安的机会,我是不敢像贾谊那样因为被贬长沙而感到遗憾的。此处,诗人巧妙用典,意即,不敢与先贤比肩,只希望能有朝一日重返京城就十分满足了。言辞谦卑,益见思归之心的强烈。

全诗先写南流途中的行动,再写其时的心境、思想,随即写所见之景,在这层层积淀下,诗人最后以典寄情,直抒胸臆,沉痛的言辞直可哀感顽艳。《旧唐书》中称赞宋之问:“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这首诗的确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范文勇

题大庾岭北驿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

这首诗是诗人在被贬岭南，途经大庾岭时所作。这首诗与诗人另一首诗《度大庾岭》在表现手法、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上极为相似。诗中描写了路途艰难、前途渺茫、思念家乡、渴望回归的一系列旅途见闻和所思所感，真挚动人。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阳月，《尔雅》：“十月为阳。”至此回，《方輿胜览》：“回雁峰在衡阳之南，雁至此不过，遇春而回。”句意为：十月里，大雁南飞，据说到了这里就不再往前飞行了，等到第二年春天一来便从此处飞回北方。可见由此而南必然是路途艰辛，气候恶劣。

“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句意为：我南行的路程却还未停止，什么时候才能又回来呢。雁至此而回，而诗人却不能停止，不能回转，而是要继续南行。两相对比，可以想见前路的艰险。诗人处境凄凉，更兼归期渺茫，个中痛苦又岂是言语所能表达。

“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林昏，《闻见近录》：“大庾岭险绝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仰视青天，如一线然。”句意为：潮水刚刚落去，江面上一片静寂，林间昏暗，瘴疠之气凝滞不散。诗人休憩于驿馆，聆听着窗外潮起潮落，想象着一片瘴气的前程路途，一股孤苦零丁、朝不保夕的愁思涌上心头，此时对家乡的思念更显真切、诚挚。

“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陇头梅，《白帖》：“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句意为：明天早上，登山远望家乡之处，应该可以看到陇头的梅花。诗人《度大庾岭》有：“泪尽北枝花”之句。意即见到向北开的花朵而引发诗人思乡之念。这两句意思与之类似。

全诗情景交融,思乡之情与行程之艰难紧密结合,表达了强烈的哀伤与沉痛之意,感人肺腑。

范文勇

灵隐寺

鹫岭郁岩峩,龙宫锁寂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
凤岭尚遐异,搜对涤烦嚣。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关于这首诗,有一段传说,《纪事》云:之问贬黜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行吟曰:“鹫岭郁岩峩(高峻),龙宫锁寂寥。”久不能续。有老僧点长明灯,问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问曰:“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即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纵观这首排律,对仗工整,用韵严谨,是宋之问诗作中的精品。诗中描写了诗人于寺中所见到的清新恬静、寂寥而缥缈之景,表现了诗人为不得志而伤感,希望有所作为的心态。其中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

江潮。”最为遒劲、清丽。

“鹫岭郁岩峩，龙宫锁寂寥。”鹫岭，即印度灵鹫山的小岭，此处指飞来峰；据载，东晋咸和元年，印度僧人慧理看到杭州西湖西北的武林山，赞曰：“此天竺国灵鹫山之上岭，不知何年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于是在此修建灵隐寺，飞来峰遂而得名；岩峩，很高很远的样子；龙宫，相传佛祖曾应龙王之邀到龙宫讲经，此处喻指灵隐寺。句意为：飞来峰高耸、峻峭，一片郁郁葱葱，灵隐寺仿佛更是一个独立的静寂、空落的空间。这两句极言灵隐寺地势清幽，并巧妙运用佛教典故，暗喻此地之幽静空灵与佛教四大皆空等理念相切合。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浙江，即钱塘江。句意为：站在楼上，可以远眺那苍茫的大海上喷薄而出的朝日，灵隐寺的山门正对着钱塘江上涌入的海潮。这两句气势阔大、豪放，可谓神来之笔。这两句不论是否诗人亲笔所写，亦或是骆宾王点睛之作，我们都可以感觉到正是因为诗人在灵隐寺空灵的环境中，洗去蒙蔽身心的纤尘，以毫无滞碍的稚子眼光来观察灵隐寺周围的景物，才能有这洞见天机、浑然忘我的妙句作出。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子，传说在灵隐寺和天竺寺，每到秋天，常有像豆子一样的颗粒从天落下，这便是那从月宫中飘荡下来的桂子；天香，指寺中祭佛而燃的奇异之香。句意为：那神奇的桂子在一片月华中悄然降落，妙异的馨香直飘荡到云彩之外。此二句再次化用美丽的神话传说，更增灵隐寺缥缈、神秘的美。

“扪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扪，触摸；萝，一种蔓生植物；剡，挖空，引申为拔开，伐开。句意为：攀着藤萝登上高塔远眺，

拂开丛丛树木,探寻那幽僻处的清泉。此二句意即诗人不满于眼前所见,又躬身前去寻幽览胜。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句意为:霜不甚厚,花儿更是凌霜开放,冰晶甚轻,绿叶还没有凋零。诗人被贬谪而获初赦,此时的心情应该有几分兴奋,因而这两句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即诗人不会为暂时的挫折而灰心丧气,将会迎难而上,更有一番作为。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夙龄,早年;烦嚣,喧扰,嘈杂。句意为:我从小就喜欢那远僻、奇异之地;以寻求幽静之所来涤荡尘世的喧扰。此处诗人以自己特立独行的喜好来寄托自己欲跳脱于凡俗的志向,这种写作手法与屈原好峨冠博带有异曲同工之妙。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天台,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天台山,座落在浙江省天台县,天台县的槠溪上有石桥,下临陡峭山涧。句意为:等我到了天台山的山路上,且看我轻身走过那下临万丈深涧的石桥去。因天台与灵隐都是佛教胜地,因而诗人将二者相连,思维穿梭于时空之中,仿佛身体也可以穿越空间的阻隔,直达天台的石桥。这样更衬托出灵隐寺给人的神奇、缥缈的感觉。

唐人将宋之问与沈佺期相提并论,“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被称为继李峤、苏味道后的文学宗师。此诗先写所见之景的空灵、缥缈;次写寻幽览胜之乐;再写跨越时空的奇妙感受。层次井然,笔调从容,想象绮丽、象征幽远。由此可见,宋之问以文章见称确实是名至实归,绝非侥幸、偶然所致。对历史文化名人,我们应客观地评

价,不应受偏见左右,要还其本来面目。

范文勇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人。以字显，少有大志，十八举进士。为通泉尉。任侠使气，拨去小节，尝盗铸及掠卖部中口千余，以饷遗宾客。武后召欲诘，既与语，奇之，索所为文章，上《宝剑篇》。后览嘉叹。授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久之，拜凉州都督。中宗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睿宗立，召为太仆卿。景云二年，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先天元年，为朔方军大总管。明年，以兵部尚书复同中书门下三品，封代国公。明皇讲武骊山，以军容不整，流新州。开元元年，起为饶州司马，道病卒。集二十卷，今编诗一卷。

古剑篇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
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日月。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
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这首诗的诗题一作《宝剑篇》,是诗人早年成名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诗人才华横溢,十七岁即举进士及第,是当时著名边将之一,曾官至宰相。宝剑乃古人随身携带也是最重要的兵器之一,常寄寓着主人的品行和抱负。这首诗通篇叙写龙泉古剑,赞颂其千锤百炼,霜刃如雪,锋利无比,纹章精美,百折不挠,其实也是在抒写诗人自己的胸襟。全篇豪壮雄奇,气魄非凡,向为人所称颂。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句意为:诸位同仁,你们难道没看见昆吾山冶铁工场上火光冲天、青烟飞扬的情景;那红色的火光和紫色的剑气是多么光明闪耀,令人惊悚。良工巧匠们不知经过多少年的锻造冶炼,方才铸造得一把稀世宝剑,名叫龙泉。起首四句写“古剑”的来历。昆吾,山名,传说山上有一种石头,冶炼成铁,以之作剑,光明如水晶,割玉如切泥。铁冶,即冶铁的工场。炎,指火光上升。红光,指火光。紫气,即剑气。赫然,光明闪耀的样子。诗人起笔便描绘出一幅尘烟飞扬,红光紫气冲天的动人场景,慑人心魄,为“古剑”的“登场”作了浓墨重彩的渲染铺垫。凡:即共,一作“经”。龙泉,宝剑名,本名“龙渊”,因避讳唐高祖李渊,改称“龙泉”。相传为战国著名工匠欧冶子所铸。矿石是稀世之珍,工匠是铸剑大师,又经过多年精心锤

炼,才锻造出此剑,因而此剑的精美、锋利,可想而知。“凡几年”三字,辅以疑问语气,足见此“剑”锻打焚烧,千锤百炼的工序是多么复杂,做工是多么精细。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日月。”句意为:龙泉宝剑,色如霜雪,霜刃寒气逼人,令善于铸剑的工匠自己也为之赞叹不已,连连称奇。即使把宝剑装在琉璃玉匣里,也会吐露出莲花一样的光芒;剑柄上镀了金,镂刻得色彩斑斓的金环发出的光华,辉映着日月。此四句具体刻写“古剑”的颜色、光芒及精美的做工等。宝剑色如霜雪,寒气逼人,可想剑锋之利。咨嗟,即赞叹。铸剑大师自己也为剑折服,叹为奇绝,可见此剑非同一般。莲花,形容宝剑的光芒。传说著名相剑者薛烛曾对吴王称赞宝剑的光芒如湖水中的芙蓉(莲花)。错镂:指错(涂饰)彩、镂(雕刻)金。金环,指刀剑上装饰的带金的环。映,一作“生”。好马配好鞍,古剑配以琉璃玉匣,错镂金环,何其精美。而剑吐莲花,光芒映照日月,这既回扣次句“紫气赫然”,又可见此剑非寻常之物,乃稀世珍品。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句意为:此剑一出世正赶上天下没有战争烟尘,因而很幸运地能够担负起周密防卫君子之身的光荣使命。剑光幽暗,色如青蛇;剑上花纹片片,如同绿龟鳞甲。此剑不只结交过轻生重义的游侠剑客,亦曾亲近过英雄美人。前面既写道古剑乃稀世之珍,当为英雄侠士所用,此六句便承前叙写古剑的遭际。风尘,即烽烟,借指战争。幸,庆幸。周防,即周密防卫。黯黯,同“暗暗”,

指幽暗而不鲜明。文章,指剑上的花纹。直,同“只”。游侠子,指古代那些轻生重义、勇于救人急难的英雄侠士。名剑配英雄,从古剑周防君子、结交游侠、亲近英雄的景况,显示了古剑高贵的品质和优良的品性。夹以中间两句描摹古剑的精美景状,更显其幽雅古朴,文彩斐然。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漂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句意为:为何要一个劲儿地说它曾中途遭到抛弃,漂零流落在荒凉的古狱旁边呢?此剑毕竟是稀世珍宝,虽然又为尘土埋没,才华得不到显露,可其赫赫剑气依然能够夜夜豪气冲霄汉。中路,即中途。弃捐,指抛弃。尘埋,为尘土埋没。此处借用《晋书·张华传》典故。据说,三国末年,天上南斗和牵牛织女二星间常有紫气,到晋平吴后,紫气愈益明亮。张华问雷焕是什么原因,雷焕说是宝剑之气,张华就荐雷焕为末城(在今江西省)令。雷焕到任后,在监狱屋基下,掘得双剑,一名“龙泉”,一名“太阿”。他把其中一把送给了张华,一把自佩。这首诗因咏“龙泉”剑,所以第二句的“紫气”和这里的“古狱边”、“夜夜气冲天”用的都是这个典故。此四句称赞古剑虽遭人遗弃,历经劫难,埋没无闻,却矢志不渝,豪气冲天。“虽复”、“犹能”等字,语意层层递进,饱含着诗人的钦佩之情。

这首咏物言志诗,通篇不离龙泉宝剑,实则句句喻写诗人自己的高洁志向。全诗层次清晰,转切自然,气势雄健。诗中使用了“红”、“紫”、“雪”、“青”、“绿”等多个色彩艳丽的字眼,五彩斑斓,使全诗在雄奇中亦含秀美,洋溢着一种雄豪剑气,令人振奋。而结句气冲斗牛,可谓一篇之警策,曾激起过多少志士仁人为之挥洒满怀豪情。史载,武后见到此诗后,大加赞

赏,命令抄写数十篇,给李峤等学士传看。杜甫对此诗也是甚为厚爱,在其《过郭代公故宅》一诗中,称赞说郭震“高咏宝剑篇”。此诗不愧为盛唐宰相的壮怀之作。

谭 克

沈佺期

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擢进士第。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预修三教珠英，转考功郎给事中。坐交张易之，流驩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神龙中，召见，拜起居郎，修文馆直学士，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佺期与宋之问，尤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集十卷，今编诗三卷。

杂 诗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
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

封建社会战争频仍，有战争就需要有士兵，有士兵的边塞

戍守,就会有妻子独守空闺的相思。因此以征人思妇为题材的作品,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成为唐诗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首诗亦是抒写此类题材,不过它在诗坛上的意义却重在艺术上的创新。

“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黄龙戍,唐时东北要塞,在今辽宁开原县西北。句意为:听说那黄龙要塞戍守之处,连年都有许多驻守在那里的士兵。征人思妇的题材,多从思妇落笔,本诗也不例外。“闻道”意即思妇们深处闺中,对外界的事经历得太少,但征战之事影响深远,因此亦传入闺中很多。古时女子识字的不多,有文采的更少。而心思机敏的诗人们对闺阁这一神秘的禁区又充满好奇,力图用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来描摹其中之万一。这一工作,包括李白在内的许多伟大诗人都曾努力尝试过。本诗即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闻道”二字极为传神。“频年”又反映了思妇们对战争造成他们夫妻分居的怨愤。

“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句意为:可怜那闺阁中的月亮,长年照耀着汉军营寨。意即思妇们心系远方的丈夫,根本无心赏月,反而觉得月亮好像懂得自己的心思一样一直伴随着戍守边关的丈夫。这两句想象极为神妙,把那种刻骨相思表现得维妙维肖,月亮也好像人一样,有丰富的感情。句中“长”字和前文“频年”相照应。

“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句意为:闺中少妇这个春宵的深情蜜意,也正是远方丈夫昨夜的相思之情。意即,夫妻俩虽天各一方,但彼此间那股刻骨的相思却永不泯灭,深入心扉。这两句以相思之情将夫妻两人遥遥相连,横跨时空,想象绮丽,这正是本诗的过人之处。

“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将，率领；旗鼓，指军队；龙城，古代匈奴大会祭天处，这里泛指敌人要地。句意为：谁能够率领军队，一战而为君王攻取敌人的堡垒。击破敌人的主力后就能赢得边境的安宁，就不必再驻兵守卫，就可以夫妻团圆了。此联以战促和，充满自信，闺阁之人渴望团圆，却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和平安宁。这种将个人幸福寄托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态度，无疑具有相当的思想高度。这也是盛唐气象的反映。同时这两句与一、二句遥相呼应，使全诗浑然一体。

明徐献忠《唐诗品》中评价沈佺期，“其语拙如田家，而殊深俊朗。”如这首律诗的首联，即如脱口道出，却是含义丰富，摹状得法。而颌联、颈联极尽想象之能事，迭荡笔墨，又“可谓意象纵横，词锋姿媚者也。”尾联酣畅淋漓，言语泼辣之余又呼应首联，将全诗衔接一体，可谓“仰承贞观，弥见周留。”全诗想象绮丽，结构灵动，堪称唐律精品。

范文勇

独不见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独不见》，乐府杂曲歌辞旧题。这首诗在形式上已经是完整的七律作品，甚至被视为初唐七律的压卷之作。诗中刻画了一位闺中贵妇对远戍丈夫的刻骨相思。女主人公虽居华堂广厦，锦衣玉食，但在只身孤影的情形下，亦是食不甘味，心境哀苦。

“卢家少妇郁金香，海燕双栖玳瑁梁。”卢家少妇，萧衍《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东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香合香。……”本诗中的“卢家少妇”即是化用此典故而得；郁金，异香名。多年生草本植物，春天开花，其香在花，出大秦国；郁金堂，以郁金香浸洒和泥涂壁；海燕，又名越燕，燕的一种，躯体轻小，胸紫色，产于南方滨海地区，故名；玳瑁，水产动物，甲光滑，有文彩，可制装饰品；玳瑁梁，以玳瑁为饰的屋梁。句意为：卢家的年轻主妇，居住在以郁金香浸洒和泥涂壁的华美屋宇之内，海燕飞来，成对成双地栖息于华丽的屋梁之上。女主人公养尊处优，却是孤身一人，见到那成双的燕子，心情悲凉。结合李白写的《子夜吴歌》等唐代此类题材的诗章，可见这种因思念远戍的丈夫而生闺怨的情形，不论贫富，所在多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本诗的记录是有广泛的社会现实为其依据的。

“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砧，捣衣用具；辽阳，今辽宁省一带。句意为：九月里，寒风过后，在急切的捣衣声中，树叶纷纷下落，丈夫远征辽阳已逾十载，令人思念。一、二句的景物中有“海燕”出现，应当是在春天，此中已是“九月”，进入了秋季，时间的移转意在表现“少妇”无日不处于忧

愁之中。“十年”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让我们看到征战时间之长,可见战争对社会影响之大,“少妇”哀思之苦。

“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白狼河,又名大凌河,在今辽宁省南部,流经锦州入海;丹凤城,指长安,汉武帝于长安造凤阙,凤为赤色,故称;城南,唐时长安城的建筑,宫廷在城北,住宅在城南,故云。句意为:白狼河北的辽阳地区音信书函全部被阻断,幽居在长安城南的少妇感到秋日里的夜晚特别漫长。音讯隔绝更令少妇牵肠挂肚,夜里难以入眠,长夜亦因此而更显漫长。这是在进一步具体地描述令人肝肠寸断的相思之情。

“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流黄,黄紫相间的丝织品。此指帷帐。句意为:我到底是在为哪一位思而不得见的人满含哀愁啊!为何还让那明亮的月光照在帷帐之上。意即哀怨之情无处倾诉,那入帘而来的月光,更增惆怅。《古诗》“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帟”与这两句意境相似,可以看到诗人向古代诗歌的优秀之处借鉴的痕迹。

全诗多处可以从古诗中找到痕迹,所用的词语亦往往有所出处,使得全诗风格更显华美艳丽,词藻典雅。所表达的哀怨之情如哭如诉,动人肺腑。正如沈德潜所评的那样:“骨高气高,色泽情韵俱高。”《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六》载:“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本诗以古乐府之名,实作律诗之体,堪称律诗发展道路上的一块丰碑。

范文勇

夜宿七盘岭

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
晓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
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
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

七盘岭，又名七盘山，唐时属巴州，在今陕西褒城县北。诗人因为趋附张易之，“会张易之败，遂长流驩州。”（事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七》）这首诗即作于被南流途中，夜宿七盘岭之时。

“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句意为：我独自远游千里之外，如今在七盘山的西面高枕而卧。“游”是诗人对被流放的婉转说法。“高卧”，原意是安闲无事，高枕而卧，此处诗人用以形

容旅途的寂寞无聊。由此可见,诗人对此次被流放的哀伤颇多,却也无所抱怨,抱着一种安于天命的态度。

“晓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句意为:拂晓的残月很近地挨着窗子,天上的银河向西低垂,仿佛要从门户中流入。诗人彻夜难眠,因此一直盯着窗外的星空,直到凌晨。因为宿在岭西,所以可以见到即将隐没的“晓月”、“天河”,所以觉得它们“近”、“低”;又因为山岭颇高,所以月能“临窗”,天河可“入户”。诗人的哀苦由此可想而知。

“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平仲,木名,即公孙树,一名银杏,俗称白果;子规,鸟名,一名杜宇,又名杜鹃。子规春暮出现,夜间鸣声尤为哀怨动人。据说它鸣叫时,声音好像是说“不如归去”。句意为:在这芬芳艳美的春天,银杏树一片翠绿,凄清的夜里,传来了子规的哀啼。景色的美好,让人想起家庭的温馨;杜鹃的悲鸣则更添了一缕愁思。

“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浮客,无所归宿的远行之人;褒城,地名,具体所指不详。句意为:我孤身在外,无依无靠,空自惆怅地留在这儿听那子规的凄鸣,褒城里传来公鸡报晓之声。诗人面对旅舍中如许凄清的景象,再次强烈地感到无所归依的悲哀。

全诗抓住凌晨时分的自然环境的特点,巧加刻画,充分表达了诗人被远流他乡的哀苦心绪。胡应麟评价这首诗为:“气象冠裳,句格鸿丽。”确实是有识之言。

范文勇

张若虚

张若虚，扬州人。袁州兵曹。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号吴中四士。诗二首。

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
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首诗可说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语)。张若虚诗今仅存二首，然此篇“孤篇横绝”，使诗人“竟为大家”(王闳运《湘绮楼论唐诗》)。《春江花月夜》是乐府《清商曲·吴声歌》的旧题，陈、隋时曾被用以写浮艳的宫体诗。此诗一破宫体诗的藩篱，改为长篇歌行，以富有生活气息的清丽之笔，创造性地再现了江南春夜的景色，如同月光照耀下的万里长江的画卷，同时寄寓着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诗篇意境空明，缠绵悱恻，洗净了六朝宫体的浓脂腻粉，词清语丽，韵调优美，向为人们所传诵。

本诗题目就已令人心驰神往。全诗共用四个“春”字、十二个“江”字、两个“花”字、十五个“月”字、两个“夜”字。字字珠玑，成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钟惺惊叹此诗说：“将春、江、花、月、夜五字炼成一片奇光，分合不得。”(《唐诗归》)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张若虚是扬州人，本篇所描写的背景，就以其家乡长江下游为起点。起首二句写新月初出时的景象。月亮

从地平线上升起,从水边望去,就好像从浪潮中涌出一样,故云“共潮生”。海,指宽阔的江面。滟滟,动荡闪光貌。里,一作“顷”。月光照在海潮江波上,随着水波流经千万里途程,何处春江没有明月映照呢?开篇四句,一幅壮丽而优美得让人心醉的画面活泼泼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无边的大海,漫长的江水,皎洁的明月,烘托出了一种既实又虚、空廓无际的空明意境。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句意为:长江弯弯曲曲地流过春天的原野;树林里月光朗照,枝头上繁花洁白得如雪一般。这如霜的月华从空中倾泄而下,却感觉不到它在飘飞;月光落在江中洲渚的白沙上,使沙儿显得更白,白得几乎让人看不见它的本来面目。芳甸,即春天的原野。郊外之地叫做甸。霰,雪珠。此用来形容在洁白月光照映下的花朵。流霜,即月光。因空中月色朦胧动荡,故称。汀,指水中沙地。这四句,诗人以其独特的感受和轻灵的笔触,把无形的月光写活了。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句意为:江天一色,明净得连一丝尘埃也没有,空旷的天宇只有一轮明月喷洒着清辉。亘古以来,那江畔上最初是谁看到了这轮明月?那江月又是从哪一年开始照到人的身上的?此四句承上启下,前两句写景,后两句转而抒情。此时,长空如洗,这独自徘徊于天宇的明月,引发了诗人无限的深思和遐想,思索着这亘古不变的宇宙和易逝的人生。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句意为:人生代代不同,而代代相传,无穷无尽;这江上明月,却年年岁岁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形容。不知江

上明月今夜又在等待着何人,只见滚滚长江浩浩东流而去。此四句紧承前两句,继续写望月而产生的联想。这里将人生与自然对照而产生了一种江月依旧,人生易逝的感慨。“人生”两句,突破前人窠臼,哀而不伤,别开生面。它由开头部分描写自然景色而突然转入联想和疑问,跌宕起伏,富于变化。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句意为:自由自在的白云,悠悠然直向远方飘去;这青枫浦的江畔上真使人不胜离愁。今夜站在这清枫浦畔的是谁家漂泊在外的游子?其妻子又在何处月下高楼上相思相怨?“白云”两句承上启下,引出后半部分离人思妇的两地相思之情。“白云”隐喻客子远去。曹丕《杂诗》云:“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此化用其意。青枫浦,地名,此指离别之地。浦,河口。扁舟子,指飘荡于江湖的客子。明月楼,即月下高楼,指旅人妻子的住处。白云悠悠然飘去是就江天而说,离别青枫浦是就江畔而说,白云飘去又象征游子舟远,这样就从夜景自然过渡到了人事。夜景美妙,然游子思妇,两地相思,缠绵悱恻,诗的后半部分就顺此写去。此处加以“谁家”二字,使得这异地相思具有普遍意义。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句意为:可怜相思楼上月影徘徊,照在主人多时不用的梳妆台上。华美的屋子中,女主人心烦意燥地把帘子卷起,月光更无遮拦地泻洒进来;她想把捣衣砧上的月光拂去,可手拂过去了,月光依然还在。曹植《七哀》诗云:“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叹叹有馀哀。”“可怜”一句即化用此意。徘徊,谓月影移动。捣衣砧,即用来捶打缣素或洗

衣用的石头。皎洁的月华勾起了楼中思妇的离愁,无法排遣,难以入睡,因而想“赶走”这恼人的月光。这里“卷不去”、“拂还来”两个动作,刻写细腻,形象生动,不仅写活了月光,还把思妇烦躁无聊的心情表现得维妙维肖。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句意为:此时与夫君同望一月,却听不到他的声音,多么希望能随着月光照见远在异乡的他啊。鸿雁善飞,却飞不出月光影里;鱼龙冷不防地跳跃一下,江面激起片片波纹。思妇想到远方的旅人此时也许在望着月光思念自己,于是突发痴想:“愿逐月华流照君。”可见思念之凝重,却又无可奈何,徒增无限惆怅。“鸿雁”两句,寓情于景,一写仰望长空,一写俯视江面,都是写寂寞夜景,望月怀人的情景。说“鸿雁”,说“鱼”,取鱼雁传书之意,“龙”是因“鱼”连类而及。乐府《饮马长城窟行》诗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此二句以动衬静,写长空寥廓,大地寂静,暗寓音讯难通。思妇百般思夫而终不可得,于是转而寄望于梦中与其相会。下句便转入梦境。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句意为:昨夜梦中,梦见片片春花落入幽静的潭水中,不见夫君,可怜春天去了一半他还没有回来。此时此刻,江水长流,春天将尽;潭中月影西斜,一个难眠的夜晚即将结束。闲潭,指幽静的水潭,即下文的“江潭”,当在明月楼外。昨夜梦不见夫君,今夜又行将过去,且春天即将逝去,丈夫依然未回,多么落寞。此四句着重叙写相思情怀,并转换成响亮的韵脚,如同曲子中的音阶突然升高,使诗篇临近结束的时

候，波澜起伏，令人心潮澎湃。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句意为：斜月沉沉，藏于海雾之中，难眠之夜即将结束；碣石潇湘，天南海北，路途遥遥。不知今天夜里，有几人乘月而归；而我缭乱不宁的思绪，伴随着残月余辉，散落在江边的树林里。碣石，在河北昌黎。潇湘，乃潇水和湘水在湖南零陵县合流后的江水名称。这里以碣石指北，潇湘指南，极言相距之远。这最后四句，离开人物转而写景，写到辽远的自然界，写其他踏着月色回家的人，境界开阔，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在声调上，由响亮的平声变为低抑的仄声韵脚，更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具有无穷的穿透力。

这首诗可分为三个部分：头十句破题，描写春江花月夜的壮丽景观；“江畔”以下六句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慨和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思索；“白云”句以下则写离人思妇的两地思念之情。全诗以明月为线索，从月生写到月落，从黄昏写到清晨，首尾亦皆以明月相呼应。全篇每逢诗意转折，总暗埋伏笔，自然过渡，虽意深体深，却给人一气呵成之感。此诗的韵律节奏也与全诗的内容情调非常协调。全诗四句一韵，共九韵，每一韵形成一个自然段落，标志着诗人想象的进程。这韵律的灵活婉转，结构的新鲜活泼，语言的清丽自然，思绪的跳跃自如，把诗情、画意、哲理融为一体，在幽深邈远的意境中创造出一个奇丽空灵的艺术世界，此诗可谓登上了初唐七古歌行的顶峰。闻一多论及本诗时无限感佩地说：“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他更进一步敏锐而深刻地指出：“（张若虚）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

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宫体诗的自赎》语)

谭 克

张 说

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武后策贤良方正，说所对第一。授左补阙，擢凤阁舍人。忤旨，配流钦州。中宗召还，累迁工部、兵部侍郎，修文馆学士。睿宗拜为中书侍郎，知政事。开元初，进中书令，封燕国公。寻出刺相州，左转岳州，召拜兵部尚书，知政事，敕令巡边。后为集贤院学士，尚书左丞相。卒，谥文贞。说为人敦气义，重然诺，喜延纳后进，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与苏颋号燕许大手笔。谪岳州后，诗益凄惋，人谓得江山之助。集三十卷，内诗九卷，今编诗五。

蜀道后期

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
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

这首诗作于武后天授年间，其时诗人任校书郎，曾两度奉使入西蜀。诗人本已预期归程，却因事而被迫推迟，因而心情烦闷，倍感思乡，遂创作此诗。

“客心争日月”，句意为：我客游在外，心情急切，行事尽量迅速，像同时间在竞争一样。“争日月”三字极见气魄，诗人身历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数朝，这一时期是李唐王朝宫廷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诗人持身严谨，虽多有挫折，最后终于官至宰相，成为一代名臣。诗人有如此成就，正是有这种与“日月”相“争”的精神。只此一句便顿现诗人思乡之心切，可谓归心似箭。

“来往预期程”，句意为：我来往的行程都预先规划好了的。这一句是写“争”的具体行动，具体措施，即预先作出详备规划，来往都按步骤实行。这句诗意在表达心中挂念家乡，因此精打细算，以期早日得返，由此也可见诗人持身严谨的一面。

“秋风不相待”，句意为：秋风不肯相等待。意指直到秋天都还无法准备归程。诗人此前有《被使在蜀》云：“即今三伏尽，尚自在临邛。归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可见诗人是预计秋天返回洛阳的，如今却“后期”了，诗人倍感无奈，因而埋怨“秋风”太无情了，不肯“相待”。如此假癫作痴之语使全诗在趣味横生之余益见浓郁的思乡之情。

“先至洛阳城”，句意为：(秋风)自个先到了洛阳城去了。诗人客居他乡，念念不忘的就是返回洛阳，得见家人，如今不能按预期回转，时逢气候无情，秋天已至，秋风自然也降临到了洛阳城，诗人对此惆怅不已。

全诗语短情长，思乡之情真切感人。先是为了能早日返乡，事事计划缜密，从行动上让人看到一位思归游子的忙碌形象，眷眷深情蕴含其中；随即以秋风作为诘难的对象，恨其不

肯“相待”，其焦急无奈之状呼之欲出，无限的乡愁溢于言表。全诗始终洋溢着一种与自然相抗争，毫不屈服、毫不妥协的斗志，而不是完全沉浸在思乡的悲伤之中，这一点是诗人博大胸怀的外露，亦是同类诗作难以企及之处。

范文勇

送梁六自洞庭山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

梁六，即诗人友人梁知微，时为潭州（今湖南长沙）刺史，途经岳州入朝，遂有与诗人的相遇。当时诗人被贬官为岳州刺史，在送别的宴会上创作此诗。诗中笔势纵横，开阖有致，诗人的心思缜密，在描写的景物之中蕴藏着深刻的含义，寄托着宦游异乡的沉郁心情和对朝廷的思恋情绪。全诗气象阔大，情感在洋溢之时又能有所节制，足见诗人心胸广阔，可以行船其中了。

“巴陵一望洞庭秋”，巴陵，即岳州，今湖南岳阳；洞庭，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长江南岸。《水经·湘水注》：“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其中。”句意为：放眼遥望一下巴陵地区洞庭湖一带的秋景。关于洞庭一带的秋景，《楚辞·九歌·湘夫人》中描述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可见其冷漠

肃杀。此句的秋景也正象征着此时诗人心情的抑郁寥落。“一望”给人以登高而眺,洞庭秋景尽收眼底的感觉,气度雍容,风采天然。

“日见孤峰水上浮”,孤峰,指君山,亦即题中的洞庭山。句意为:成天看到的,就是这孤独的君山漂浮在水中。君山处于湖中,四周皆水,因此让人觉得好像是漂浮着的一般。诗人的处境也好像这“孤峰”一般,孑然自处。“浮”字更增流离落泊之感。此句中的描写亦寄托着诗人孑然独立,卓而不群的高贵品格。

“闻道神仙不可接”,神仙,《拾遗记》:“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可见君山传说为神仙居所。句意为:传说这君山上曾居住着神仙,可惜未能得见。此句中,诗人以神仙暗喻朝廷,抒发不被任用的惆怅之情。行文自然,语意却隐晦。

“心随湖水共悠悠”句意为:我的心潮随着那荡漾的湖水,

绵远悠长。诗人当此宴别之时,回首过去,仕途挫折令人感慨;放眼前程,茫然无期,又更令人叹惋。于是诗人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静。这一句将内心世界与当时的景观融合在一起。意韵悠远,情致绵长。

全诗之中,诗人的心绪始终与洞庭的山水相伴相随,情融于景,景含深情。不仅字句之间,含意幽远深邃,而且平仄俯仰有致,韵脚分明,音律优美,是盛唐七绝的成熟之作。

范文勇

张九龄

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知属文。擢进士，始调校书郎，以道侔伊吕科为左拾遗，进中书舍人，出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乡里，表换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以张说荐，为集贤院学士，俄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迁中书令。为李林甫所忤，改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贬荆州长史，请归还展墓。卒，谥文献。九龄风度酝藉，在相位，有謇谔匪躬之诚，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尝识安禄山必反，请诛，不许。后明皇在蜀思其言，遣使致祭，恤其家。集二十卷，今编诗三卷。

答陆澧

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
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

陆澧，作者友人，生平不详。因陆澧邀诗人到山中居处饮

酒小叙,诗人遂赋此诗作答,表示欣然愿往。全诗以酒为引子,写得颇具特色。

“松叶堪为酒,春来酿几多。”句意为:清香的松树叶可以用来酿造甘甜的美酒,春天又已来临,不知这种美酒你到底酿制了多少呢?堪:即可以、能够。李商隐《和友人戏赠》之三诗曾云:“明珠可贵须为珮,白璧堪裁且作环。”也许酒最能代表人间的真情,也许饮酒时最容易勾通与别人的感情,也许酒中包含着对友人无限的情谊,作者开篇即选取这种极为平常却又极富深情的事物,随意而问,显得浓情依依,轻快自然。“松叶”清香,可以作为酿酒的佐料,同时,此处它还寓含着陆澧居于山中,雅洁脱俗,并引出下文之“山路”。“春来”二字,点明时间。次句采用问句的形式,似问非问,略显诙谐,直接道来,足见诗人与友人的浓浓真情。

“不辞山路远,踏雪也相过。”句意为:虽然山路崎岖遥远,但我不会推辞你的盛情邀请;纵使大雪厚积,也要前往拜访,

何况现在已是春天,冰雪已消。过:意即拜访、探望。《汉书·韩信传》云:“尝过樊将军哙,哙趋拜送迎。”“山路”二字,照应前“松叶”。为了喝朋友的松叶酒,更为了与朋友饮酒倾谈,诗人表示即使山路遥远崎岖,也要拜访友人,朋友情深,于此可见一斑。而结句语意更进一层。由“春来”可知,此时已是春天,山中已然冰消雪化,这里诗人做了一个假设:即使积雪满地,也要前往拜访。此句既是说诗人自己,又似告诉友人,应该如此。结句看似平淡,实则蕴涵丰富。

这首绝句体小诗,短小而质朴,亲切而自然。诗中用语极为平实,几乎就是口头语,然而从容写来,淡而有味,语浅情深,言尽而意不绝。这里有陶渊明田园诗的影子,而这种风格又被后来的王维、孟浩然等发扬光大,形成山水田园一派,张九龄不愧为开启盛唐诗风的诗坛领袖。

谭 克

湖口望庐山瀑布水

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
 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

庐山古名南嶂山,又称匡山,总称匡庐,在今江西九江市

南。湖口在九江隔江之东,本为彭泽县地,唐时置湖口戍,以其在鄱阳湖之口,故名。水从高处倾泄,望去如下垂的布疋,称为瀑布水。瀑布是庐山的奇景,唐人多所题咏,名作迭出,此诗就是其中著名的一首。诗写从湖口远观瀑布,描绘了一幅形神绝佳的日照飞瀑图。

“万丈红泉落,迢迢半紫氛。”句意为:瀑布从高耸入云的庐山上滚滚而下,在日光的映照下放射出红色的光辉,半山腰中弥漫着紫色的云气。开篇写远望庐山瀑布景状,切题之“望”字。“万丈”,写出了瀑布的气势,也写出了庐山的高峻。“红泉”,即瀑布。瀑布水在日光的照映下,发出璀璨的色彩,故云。谢灵运《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曾云:“铜陵映碧涧,石磴泻红泉。”“迢迢”,高远貌。“紫氛”,即紫色的水气。氛,指水气。此处红泉、紫氛,交为互文,相互衬照,更显示出瀑布的夺目光彩。

“奔流下杂树，洒落出重云。”句意为：奔流的瀑布之下是一片茂密的树林，而那瀑布又更像是从层层云雾之中洒落而出。此二句亦为远望之景，但写得更详细、具体。诗人定神细看，庐山脚下，杂树丛生；庐山顶上，白云缭绕。瀑布冲破白云的阻挡，奔流而下，洒落在那片杂树林中，气势宏大，摄人心魄。周景式《庐山记》云：“泉在黄龙南数里，即瀑布也。土人谓之泉潮。其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飞湍于林，出峰表，望之若悬索。”（《太平御览》卷七一引）这两句即写出了这种雄壮的气势。奔流、杂树，洒落、重云，一动一静，以静衬动。而以“下”、“出”二字相联，形象生动，极为传神飞动。

“日照虹霓似，天清风雨闻。”句意为：瀑布水花飞溅，又逢红日朗照，绚烂多彩，宛若彩虹；虽然天朗气清，但瀑布奔流飞溅，好像是风雨大作，远远地都能听到。虹霓，同“虹蜺”，即虹。虹常有内外二环，内环叫虹，也叫正虹，雄虹；外环叫霓，也叫副虹，雌虹。合称“虹霓”。虹霓，紧承前“红泉”，衔接紧密。此二句一写视觉，一写听觉，声色并茂，极具感染力。

“灵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氲。”句意为：仙山上秀色美景，美不胜收，瀑布悬挂空中，水气云烟，融为一体，弥漫天际。灵山，犹言仙山。氤氲，气盛貌。此二句为全诗点题之笔。全篇八句，全为写景，独“灵山”一句，寓情于景，在写景中暗含对庐山秀丽景色的赞叹，可谓全篇之警策；这既是对前六句的概括，又是对第八句转为实写，补充语意。构思精巧，回味无穷。

在众多的题咏庐山瀑布诗作中，清人沈德潜对此诗赞颂有加：“任华爱太白瀑布诗，系‘海风吹还断，江月照还空’二语，此诗正足相敌。”（《唐诗别裁集》卷九）此言不为虚美。全诗

紧扣“望”字着笔,对仗工稳,刻写精细,声色并茂。在遣字用词上,选取了红泉、紫氛、重云、虹霓等色彩艳丽的意象,使全诗五彩斑斓,流光溢彩;而落、奔、流、下、洒、落、出等字,准确精炼,生动地描绘出瀑布雄壮的气势。全诗文笔老辣,景象壮美,故有人又把此诗与李白《望庐山瀑布》并称描绘庐山瀑布的“双壁”。

谭 克

归燕诗

海燕虽微眇,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这是一首咏物诗,诗题一作《咏燕》。张九龄乃盛唐玄宗开元年间名相,以直言敢谏著称,为开创开元盛世的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奸相李林甫、牛仙客等人的毁谤,后来唐玄宗渐渐疏远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736),张被罢相,此诗当作于这年秋天,亦即被罢相前夕。此诗名为咏叹将要归去的燕子,却并没有仔细地描绘燕子的体态和风采,而是叙述、议论多于刻写,以燕喻己,蕴涵深刻。

“海燕虽微眇,乘春亦暂来。”句意为:那海边的燕子虽然

微小卑贱,却乘着春风暂且来到了北国大地。“海”,点明燕子来自天涯海角,写其来路迢迢,旅途艰辛。虽,一作“何”。“微眇”,意即细小,卑贱。起句隐喻诗人自己出身微贱,不如李林甫那样出身豪贵。次句则隐寓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如燕子春来秋去,不会久留。一个“暂”字,照应题中“归”字,使全诗萦绕着浓浓的“归”意。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句意为:它哪里知晓泥垢渣滓的脏贱,只是看见金玉华堂的大门开着便飞了进来,并在这里衔泥作巢。泥滓,即泥垢渣滓。玉堂,此喻指朝廷。此二句隐喻诗人在朝廷为相。言不知“泥滓贱”,意即自己不辞辛劳,不怕卑贱,鞠躬尽瘁,一心为政。“岂知”,采用反问句式,语气更为强烈。“玉堂”的“玉”字,与前“春”字一脉相承,隐喻清明的朝政。

“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句意为:它喜欢这锦绣的居室,一个时辰要飞入两次,它喜欢这华丽的窗子,一日里总是几番飞回。绣户,指锦绣的居室。华轩,一作“华堂”,指华丽的窗子。二者皆喻指朝廷。“绣”、“华”照应前“玉”字,隐含着对圣明朝政的欣喜及留恋。这两句暗喻自己在朝廷为相,如燕子一日数次出入其间,不辞劳苦,日夜惨淡经营。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句意为:我无心与万物竞夺争先,鹰隼猛禽你莫猜疑我。竞,即争先。隼,一种猛禽。此二句笔锋一转,正告李林甫们,自己无心与其争权夺利,希望他们不必猜忌、中伤他,他就要退隐了。这里以猛禽喻指李林甫等,可见其多么凶残和可恶,诗人满腔愤懑流露无余。当时朝廷大权已经落到了李林甫手中,诗人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他

不得不退让,不可能没有牢骚和感慨。

这首五律,对仗工稳,言辞素雅,格调清淡,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字字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禹锡《吊张曲江序》说张被贬之后,“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此言亦同样适合此诗。此篇即是“托讽禽鸟”之作。清人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卷一又评论张九龄说:“赤董氏云:读张曲江诗,要在字句外追其神味。又云:曲江诗若蜘蛛之放游丝,一气倾吐,随风卷舒,自然成态,初视之若绝不经营。再三读之,仍若绝不经营,天工言化,其庶几乎?”此言可谓极有见地。

谭 克

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清风明月之夜,最易牵动乡思,牵动对远方之人的思念,对此东晋名士刘惔曾有妙言:“清风朗月,辄思玄度。”(《世说新语·言语》)古诗中,月夜怀人之作颇多,名篇佳句俯拾即是,而此诗构思精巧,别开生面,意趣不凡,深受后人喜爱。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句意为：一轮明月升起在茫茫大海上，你我天各一方，共同赏看这出海的皎洁月色。大海浩淼无垠，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高高地挂在天空，在这空阔无际的大海上显得更加夺目、雅洁。起句与张若虚的“海上明月共潮生”相比，境象都很阔大，后者气势磅礴，而前者简洁明朗，因而传诵更广。此时明月在天，刚才看起来还有些幽暗的世界顿时沐浴在融融的月光之下，不分天涯海角，共被照彻。次句“天涯”与首句“海上”相呼应，境界博大。谢庄《月赋》云：“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此化用其意，而新意迭出，既点出了空间上的遥隔千里，又强调了时间上的一致。它把远在天涯相隔万里的人的心紧紧拴在了一起，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慰藉。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句意为：有情人怨恨长夜漫

漫,因相思而彻夜未眠。此联笔锋陡转,从首联的绘景变为内心独白,从梦想回到现实,从欣慕向往转为怨恨和相思,与首联形成鲜明的对比。“情人”这里指多情的人,“遥夜”即是漫长的夜,“竟夕”即通宵。《古诗》云:“愁多知夜长。”诗人望月怀远,虽然天涯之人与自己同沐清辉,却相见不得,怎能不心生烦怨,彻夜思念。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句意为:熄灭蜡烛,走出门外,更见天地间满是倾泄而下的清辉,让人无限怜爱;披起衣衫,发觉衣衫早已被露水沾湿了。梁简文帝《夜夜曲》云:“愁人夜独长,灭烛卧兰房。只恐多情月,旋来照妾床。”谢灵运《怨晓月赋》又云:“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素月。”此二句化用其意。诗人怀念远人,彻夜难眠,灭烛出门,与远人共赏一明月,不知不觉中已让露珠沾湿了衣裳,可见对月华之爱怜,怀念远人的情意之深重。这里一个“满”字,与前面“天涯”意韵遥相衔接,意境同样阔大,但并未损害此联朦胧寂静的诗境,堪称妙笔。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句意为:不能手捧银光赠给你,还是回屋睡觉去吧,或许梦境中还能与你欢聚一堂,共度良宵佳节。晋陆机《拟明月何皎皎》中有“照之有馀辉,揽之不盈手”的诗句,南朝齐梁陶弘景《答齐高帝诏问山中何所有》诗又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诗人化用古人诗句抒己情意,可谓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熟练程度。此联诗人又回到了室中,在这一出一进之中,饱含着诗人多少思念远人的深情厚意及失望情绪。虽与他共对一轮明月,却无法得以相见,且明月有影无形,不可把握,无以寄赠相思。

而夜深露寒,只有回屋在梦中找寻与他相遇的佳期良辰。现实中求之不得,梦境又虚无缥缈,纵然美好却难以成真,怎能不让人怅然失望!

这首诗境象博大,言词婉转,理想现实间交替出现,回环往复。忽而欣喜,忽而怨恨相思,忽而怜爱,忽而无可奈何,情绪波澜起伏,回肠荡气,而意韵完足。诗人乃盛唐名贤,胸怀远大抱负,此诗名为“怀远”,所怀之“远人”实为诗人孜孜以求、矢志不渝的政治理想。诗人把自己执着的政治理想巧妙地镶嵌在这样一个缠绵怀人的博大雄浑的诗境中,更增添了此诗无穷的艺术感染力。

谭 克

感遇(其一)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张九龄是开元时期有名的宰相,又是盛唐前期开一代诗风的大诗人,这首诗可说是他五言古诗的代表作之一。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由尚书丞相贬荆州长史。他晚遭谗毁,忠而被贬,“每读韩非《孤愤》,涕泣沾襟”(徐浩《张公神道碑》语),遂作《感遇》十二首。这组诗托物寓意,抒发身世感慨,

“雅正冲淡,体合《风》《骚》”(《唐诗品汇》语),是其五言古诗的代表作。此诗即为第一首。全诗借对兰、桂芳雅的赞颂,表现了诗人对高尚情操的向往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可视为诗人高尚人格的自白。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兰,即兰草。葳蕤,草木枝叶茂盛下垂的样子。桂华,即桂花。华,古“花”字。皎洁,即明净。句意为:春来兰叶繁盛芬芳,秋天桂花飘香皎洁。兰举其叶,桂举其花,以代全体。兰草的叶有香气,与次句的“桂华”相对。兰称“葳蕤”,重在表现其郁郁勃发的旺盛生机;桂用“皎洁”,重在赞美其溢彩流光的清雅姿质。兰盛于春,桂洁于秋,姿貌有别,季节各异,此处列举春兰秋桂,深有喻意。卢文弨注《文选》云:“兰桂,皆有异香,以喻怀才抱德之士。”诗人以兰桂起兴,与屈原的以“香草美人”咏其志一脉相承。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自尔,自然地。句意为:兰桂

在不同的季节吐露生机,点缀春意,充实秋景,春秋自然就成了美好的季节。陶潜《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这里以“欣欣生意”回扣兰之葳蕤和桂之皎洁,以“佳节”照应春秋,言春、秋之所以被人称为“佳节”,正是由于兰叶和桂华(花)的欣欣向荣。而人世间,怀才抱德之士逞才得志之时,国家亦繁荣昌盛,二者何其神似!这正是诗人的寄寓所在。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林栖者,即山林栖隐之士。坐,因而。句意为:又有谁知道山林隐士,闻到清风送来的兰桂香气,而生爱慕之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春兰秋桂本身的芳美自然会招致林栖者,亦即结句的“美人”的欣慕爱怜。古人称兰为“幽兰”,向被山林隐士所慕而引为同调。这里,“风”既是兰桂之香风,又寓含着君子德人的高风亮节。而以“谁知”二字引领二句,采用拟人化的笔法,表现了兰桂美而不媚,不求人知的品格,为诗结句埋下伏笔。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本心,即天性。美人,指林栖者。句意为:散发芬芳是兰桂的本性,并不是为了希望别人将其攀折。《孔子家语》云:“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此化用其意。草木,借指兰桂。本心,一语双关,托寓怀才抱德之士及自己的“本性”。美人折,概括五六句的“闻风相悦”,前冠以拟人化的“何求”二字,以议论的笔调对林栖者闻风坐相悦的情形予以解释:兰桂味芳姿美,并非献媚取宠于春秋,也不是求人相悦而摘取,乃完全出于本心。这种“本心”亦是诗人及古之仁人孜孜以求的君子之心。

张九龄七岁能诗,文采卓异,他的《感遇》十二首,后人以

之与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相提并论,并称他为继陈子昂之后开启盛唐诗风的诗坛领袖。由此诗观之,并非虚言。此诗托物言志,与陈子昂《感遇》其一(兰若生春夏)大体相若。陈诗感伤岁华摇落,此则强调自我进修;陈感叹怀才不遇,沦落自伤,此则明穷通得失,不变初衷,似更胜一筹。屈原《离骚》有云:“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全诗即化用此。

谭 克

感遇(其四)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
兮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此诗是张九龄《感遇》组诗中的第四首,诗中以孤鸿自喻,以双翠鸟喻其政敌李林甫、牛仙客,抒写自己的处世哲学及身世之感。此诗可视为诗人高尚人格和晚年心境的写照。

“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句意为:孤独的大雁从茫茫的大海上飞来,可是连这小小的池塘都不敢看一下。鸿,即鸿雁。潢,积水池。起句将鸿雁与大海相比。大海浩淼无垠,鸿雁些微细小,亦如人在茫茫宇宙中渺小孤弱。何况这是一只离

群孤雁，海愈见其大，雁愈显其小，相衬之下，更突出了它的孤单寥落。次句则句意一转，平地起波澜。这只孤鸿见过大海的惊涛骇浪，为何见到这区区的池塘却不敢回顾一下？这象征着诗人在人海中经历过太多风浪，而格外有所警惕，同时也反衬出下文的双翠鸟，巢居三珠珍木自以为安乐，而不知金丸灾祸即将临头。

“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句意为：侧眼看见两只羽毛艳丽的翠鸟，高高地筑巢在珍贵的三珠神树之上。孤鸿不敢回顾池潢，而此时连双翠鸟亦不敢正视。何也？翠鸟羽毛翠绿鲜艳，又筑巢于传说中的三珠神树梢，正如李林甫、牛仙客的窃居高位、正得其势。“侧见”二字，显见了李、牛的煊赫气焰和不可一世之态，亦流露出了诗人对其侧目而视的鄙视之情。

“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句意为：你们威风凛凛地栖息于名贵树木之巅，难道半点也不担心惧怕猎人用金弹丸来猎取你们吗？矫矫，威武的样子。《诗经·鲁颂·泮水》云：“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巅，树梢。金丸，猎人用的金色弹丸。“珍木”前承“三珠”，与“金丸”一起，衬出了“双翠鸟”的华美。“矫矫”二字，则写出了翠鸟的得势状。羽毛艳丽夺目，居于珍木之巅，又得意忘形，安无金丸之惧？此二句是诗人正告政敌不要得意忘形，然语句之中并无怨愤、刻薄的语气，显示了诗人宽厚温敦的诗教哲学。

“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句意为：衣装华美，要忧虑别人的指点猜忌；身居高位明处，容易招致神灵的厌恶。美服，指华美的服饰，承前“矫矫”。指，即指指点点。高，承“巅”。明，呼应“翠”、“珠”、“珍”及“金”等字，承接紧密。此二句可说是诗

人宽厚温敦诗教哲学的详细阐释,对政敌不但没有怨愤贬损,还谆谆告诫,足见诗人泱泱大家的君子之风。扬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此处暗用此典,了无痕迹,亦不影响赏读句意,足见诗人笔力之老辣。

“兮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句意为:如今我遨游于高远浩邈的太空,射猎之人对我无可奈何而又欣羨不已。冥冥,高远貌。《法言·问明》云:“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此化用其意。弋,指用带着绳子的箭射猎。此二句转述孤鸿自己,呼应起首二句。鸿雁翱翔于冥冥太空之中,无金丸之虞,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亦让弋射之人羡慕,这又反衬了矫矫翠鸟的得意忘形,随时都有遭金丸袭击的不测之祸。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评价张九龄说:“张曲江五言以兴寄为主,而结体简贵,选言清冷,如玉磬含风,晶盘盛露,故当于尘外置赏。”此评极善。亦适用于此诗。这首诗托物寄寓,言词清淡,衔接缜密,而情韵深长,向为人所叹赏。清人贺贻孙又称颂说:“张曲江《感遇》,则语语本色,绝无门面矣,而一种孤劲秀澹之致,对之令人意消。盖诗品也。而人品系之。”(《诗筏》语)

谭 克

感遇(其七)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这首诗是张九龄《感遇》组诗十二首中的第七首。诗人贬荆州后，李林甫、牛仙客等人在朝当政，极受玄宗宠信，正人君子均遭排挤打击。张九龄是南方人，橘是南方植物；而荆州的州治江陵，即战国时楚国的郢都，又是著名的产橘之区。“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与张九龄有着同样遭遇的屈原曾作《橘颂》，歌咏橘树“与世独立，横而不流”的品格。诗人有感于朝政的紊乱及自己的身世遭遇，故因物寓志，以橘自比，而以桃李影射当权得势的小人。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句意为：江南之地，盛产红橘，经历严冬，橘林仍然葱葱绿绿。此二句用简明的语言描绘橘树的形象。“江南”点其所在之地，“经冬”言所在之时。“丹”、“绿”，色彩鲜亮，正状其艳丽。江南之地，秋冬之时一般树木也要凋落的，然橘树却历经严寒依然葱绿，生机盎然。一个“犹”字，写出了橘树傲立严冬的坚强品格。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句意为：橘树之叶经冬不凋，这难道仅是江南地气暖和使然？其实是因为它本来就具有凌寒傲霜的品质。伊，语助词。岁寒心，意即耐寒的特性。《论语·子罕》曾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二句承首句“江南”二字而来。江南地气暖，橘林经冬犹绿。真是因为“地气暖”吗？先着以设问，接着答以是其本性使然。两句一问一答，

一放一收,从否定到肯定,特别强调了丹橘的耐寒本性,寄寓了诗人对坚贞不移节操的赞美。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句意为:如果要用来款待嘉客,红橘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上品,怎奈路途遥远,为重山深水阻隔。此二句写橘子的功能及际遇。荐,进奉意。橘子汁多味甘,本为贡品。《尚书·禹贡》曾言:“淮海惟扬州,厥苞橘柚,锡贡。”橘生江南、山高水深,难以进贡。这既是实写丹橘,又寄寓着奸佞当道,有识之士才不得展、志不能伸的愤慨之情。“奈何”二字,几多无奈,凄婉沉痛。

“运命惟所遇,循环不可寻。”句意为:命运难测只能听其所遇,如同四季更替循环不能追寻其缘由。此处笔锋一转,由橘及人,感慨自己的政治际遇。循环,意即命运否极泰来的交替。诗人最初很受唐玄宗信任,然后来罢相被贬,故有此语。人生世间,何其渺小,有时真如水中浮萍,全然不能自己。诗人历经磨难,宦海浮沉,如今直道见黜,忠而被贬,怎不心生感慨,慨叹自己的渺小无助!复又言不可寻求命运的缘由,百思不得其解,更见其深沉凄惋。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句意为:世人只知桃李可以成荫,而不知丹橘经冬不凋,远胜桃李。树,种植意。《说苑·复恩》言:“夫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此化用其意。此二句由上两句的言人转为言橘,蕴含深刻。丹橘形质佳美,表里如一,凌风傲雪,四季不凋,而桃李随季而变,趋媚一时,反得到“嘉客”的百般青睐和竭力栽培,这丹橘的命运与诗人的人生际遇何其神似!此联托物寓志,寄意遥深,言已尽而意无穷。

《古诗》中曾有“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的歌咏丹橘的句子,比喻贤者要求用世。而屈原《橘颂》亦赞美橘树“独立不迁”的品格。此诗兼有这两种涵意。全篇通过对橘树形质佳美的“扬”和其际遇坎坷的“抑”,表达了对公道不行,正义难伸的沉郁不平之气,揭示了玄宗晚年用人的昏聩和社会的黑暗。诗作设喻恰当,行文曲折而意深味隽,抒发情怀圆转自如,不愧为名作。

谭 克